

Shin Wentzyh Shianfeng Dwy Tzongshu D-1 Joong

HANNTZYH GAEGER LUENNWEN SHEUAN

Shiau Dyichern

sheuan

新文字先鋒隊叢書第一種

漢字改革論文選

蕭迪忱

選

Shandong Sheenglih Minjonq Jiawuyh Goan Chubaan

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出版

1935

漢字改革論文選

目 錄

- | | |
|--------------------------------------|------|
| 爲什麼要提倡國語羅馬字？（1—80） | 疑古玄同 |
| 歷史的漢字改革論（9—20） | 疑古玄同 |
| 漢字的進化——由衍形傾向衍聲（21—26） | 伯 潛 |
| 中國文字必須改用羅馬字母拼音（27—30） | 嵩 山 |
| 條駁反對中國改用拼音文字的謬論（31—41） | 疑古玄同 |
| 反對羅馬字的十大疑問（42—68） | 趙元任 |
| 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69—86） | 黎錦熙 |
| 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87—102） | 林語堂 |
| 國語羅馬字公布經過述略（103—128） | 黎錦熙 |
| 關於 Gwoyeu romatzyh 字母的選用及其他（129—142） | |

附 錄

- 國語羅馬字音節分韻表（143—160）

爲什麼要提倡「國語羅馬字」？

疑古玄同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十一月九日，國語統一籌備會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這件事在我們看來，真是應該而且必要辦的。因爲我們確認四四方方的漢字非改革不可，改革非拼音不可，拼音非用羅馬字母不可。「國語羅馬字」便是 tomorrow 之中國文字。

四四方方的漢字之難識難寫，這是早已有許多人說過的。文字本是一種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不長，用他的人便要喫虧受累；我們既然發現了它的不適用，當然就應該把它改良，才是正辦。語言是用聲音來表示的，拼音文字便是那聲音的符號；無論哪種語言，它所含約音素，總不過幾十個，拼音文字只須把那幾十個音素造成字母，便

可拚切那語言的全部。文字所表示的就是語音，盈千累萬的字都是那幾十個字母拚成的，拚音文字是這樣，當然易識易寫，與難識難寫的四四方方的漢字相較，孰巧孰拙，孰便孰否，那還用說嗎？所以我們主張記載國語，應該把不適用的漢字廢棄，改為適用的拚音文字。這樣，可以使今後的學童在識字方面少費許多腦力，少耗許多光陰；騰出這些寶貴的腦力和光陰來，可以為社會謀福利，為自己求知識，這不是最有益最上算的辦法嗎？

改用拚音字的好處還多着呢，隨便舉幾點說說。漢字只是許多牛鬼蛇神式的面孔，那面孔上就沒有「音」這樣東西，（若有人駁我：「形聲字的「聲」難道不是「音」嗎？我就要反問他：「屍體可以當它活字看嗎？你讀「江、紅、缸、項、」這些字都是 gong 嗎？你讀「河、奇、阿、呵、」這些字都是 kee 嗎？要不，則什麼形聲字的「聲」，現在還有「音」的價值嗎？」想靠漢字來統一國語，何以異于想在沒有米的鍋子煮出飯來呢？拚音字則看了拚法，可以得到正確的音讀，這才能達到國語統一的希望。又如字典、目錄、索引等等，漢字都沒法處辦的，無論數筆畫，分韻，或依那狗屁之尤的什麼康熙字典分部法，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便查」三個大字足以盡之，故一言以蔽之曰，「沒有辦法」。拚音字對於它們，就有一個最方便最適用的法子，叫做依字母編次。又如打電報，若用漢字，除了用「○○○一，○○○二，……」那些

十死笨伯的玩意兒以外，請問還有什麼妙法？用拼音字，則把一個一個字母打過去，那句話完全傳達過去了。（這是就社會上正式的電報而言。至於那「（銜略）天禍中國，共和肇建，十有五載，變亂相尋，靡有寧日，……」式的電報，拼音字對於它當敬謝曰，「免勞照顧！」）又如打字機，漢字的至少非列二三千字不可。二三千字的面積，大概不會很小吧。打字的時候，對於這二三千字，無論看得怎樣熟，總得一個一個的去找；第一個字在儘東北角，第二個字在西南角倒數第八字；第三個字又在東北角靠中間第三行第十一字；第四個字在西北角靠下一一些，第五個又在中央偏東南一些，……這真要令人「目迷五色」了。遇到沒有的字，不是要預先在「罕用字盤」中檢取加入（罕用字盤中也不能什麼字都有），便須用筆添上，你瞧，這夠多麼麻煩哪！拼音字只有幾十個字母和幾個符號，打起字來之便利，那本是不用說的。又如排字，排字房中的漢字，求其勉強敷衍夠用，總得要好幾千字，每一個字又得要預備好幾十個，所以漢字的排字房非佔上幾間屋子不成。排的時候，這里找一個，那里找一個，吳稚暉先生說，「每檢一稿，便如驢旋蟻轉，不出戶庭，日行千里」，真妙喻也。拼音字，則拿了幾盤字母和標點符號，高坐而排之，其事甚逸。……

（寫到這里，忽然想起，必有人要來反對上面的話，說：「文字不是為打字和排字而造的，只有叫機器來

遷就文字，沒有叫文字去遷就機器的道理。」關於這一點，我在去年此時曾有一文辨駁，載在語絲第五十九期上，這裡不去說它了。（按此文本書也選錄了）

以上諸例，皆足以證明漢字之不適用與拼音字之適用。但是，拼音字何以一定要用羅馬字母呢？注音字母不也是拼音字母嗎？它本是爲中國語音而造的，何不就用它呢？

講到注音字母，自從它呱呱墮地以來，就常常聽見有人罵它，甚至要咒它死。我的意見却全不是這樣。我并不以爲注音字母怎樣可惡，我認爲它在過去這幾年中，對於國語國音，的的確確立了許多功績，我更認爲它在最近之將來，它還是我們的好朋友，尤其在平民教育方面。我對它的感情和評它的功用，與吳稚暉先生完全相同。吳先生曾於民國十三年著有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一小冊（商務印書館出版），那裏面關於注音字母的話，字字我都同意，所以我不但絕不想推翻它，我而且還要來竭力推行它以利平民。可是從別的方面說，我却絕不願認注音字母爲中國拼音字的字母，中國拼音字的字母，是一一定要用羅馬字母的。要我說理由，（1）（2）（3）……這樣排着說下去，原可以說出許多來。現在也不用多說，只舉「不重要的」，「較重要的」，「最重要的」三點：

不重要的是 它的形式不甚簡便，也不大美觀，印刷和書寫都不如羅馬字母。書寫體要使轉圓潤，又要便于聯絲。

它的書寫體，由黎劭西先生費盡心機，經過長時間的試驗和數十次的改良，結果，所定的那種，使轉既欠圓潤、亦不甚便于聯絲。這並非黎先生手段之拙劣，實在使轉再圓潤些，再便于聯絲些，便要成爲冒牌的羅馬字母了，那當然是不行的呀。

較重要的是 它在標聲調上有一個大缺點。它只造聲母和韻母；對於聲調，起初是用老法子，于四角記點，後來覺得此法不宜于橫行，于是又定了幾個符號，記在每音的末一字母之上。可是無論用哪法，都是寫完了音再加符號的。寫一個音要加一個符號，這是很不便利的，所以大多數的人寫它都不加符號；然不加符號，則讀起來就不免要陷于聲調錯誤，或沒有聲調的危險了。那時有些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以爲聲調是專爲舊時文人做詩填詞而設的，與應用的語言無關，故注音字母不必注意于此點，遇必要時，加上個符號就行了，其實這個見解是完全錯誤的。聲調在中國語中的重要，不亞于聲與韻，同聲同韻而異調的兩個字，在應用上並不認爲同音而可以隨便讀的。這一點，現在的國語羅馬字完全改良了，同聲同韻而異調的字，都用不同樣的拚法來區別，就是不用符號而用字母來表示聲調；這樣，不但好看，而且好寫。還有一層，事實上因爲認同聲同韻而異調者爲不同音，故往往有兩個詞只差了異調這一點。拚音法對於這些詞，當然要以能用不同的拚法來分別詞形爲宜，這是國語羅馬字所

做得到的 如唐山是 Tarnghshan 湯山是 Tangshan 山西是 Shanshi , 陝西是 Shaanshi ; 曹操是 Tsaur Tsau ; 戒嚴是 Jiehyan , 解嚴是 Jieeyan ; 買是 mae , 賣是 may 又有油是 yow yeou you ; 二兒子是 ell erltʷ。諸如此類，注音字母是遠不及國語羅馬字的

上面那兩點，還不甚要緊。還有最重要之一點，則用了羅馬字，對於學術上的一切詞，可以完全採用西文原字是也。我爲了這一點，十分堅決的主張中國拼音字非用羅馬字母不可。我以爲現在及將來的中國人要研究學術，就應該乾乾淨脆的研究「西學」，這才是真正的學術。我反對梁漱溟先生們那種分別東西文化三類（中國、印度、歐洲）之說，我相信胡適之、吳稚暉、徐旭生、唐肇黃諸先生的話。認爲東西文化之異，並非性質不同，只因西洋人比咱們要努力上進，一切學術都超邁到咱們的前面去了。咱們應該恥于落後，不甘「自外生成」，急起直追，趕向前去，跟上他們，才是有出息的民族，有希望的國家。彼等所謂「西方文化」便是現世界最較合理的文化，所謂「西學」便是現世界最較近真的學術，這斷斷不是西洋人私有的東西。所以我個人的意見，西洋人尋常日用的語言文學，暫時或者可以說這是有國界的，他們有他們的詞，咱們有咱們的詞（其實也不必這樣深閉固拒，也大可吸收他們一些來）；至于學術上的詞，那是全世界的，西洋人用它，咱們中國人也應該用它，學術是絕對沒有國界的，

所以學術上的詞也是絕對沒有國界的。用西文原詞的好處約有數端（1）學術上的詞，畫一，則說明便利，易得確詰；紛歧，則要多爲解語，多加注解，徒亂人意，有損無益。（2）那些西文原詞，因爲他們那邊學術發達，早已下了精密的解說，咱們只應該照着字跟着說。若無事自擾，鬧什麼「義譯」「音譯」這些「莫須有」的辦法，結果，不但自己不能統一，即使統一了，原詞還是非知道不可，何苦做那樣疊床架屋的無聊事！而且一經翻譯，必有許多妄人來望文生訓，把好好的學術鬧得烏煙瘴氣，一場糊塗。所以斷斷以直用原詞爲最對。中國拼音字用了羅馬字母，采用西文原詞，真如天衣無縫，自然熨貼；而且覺得不用原詞而譯義，是極晦澀不便的；例如用 wushernluenn, shehhueyjuuyih，一定不如 atheism, socialism 好。用漢字寫的文章，若到處摻入西文原詞，實在嫌它龐雜眩目，所以不得不采翻譯的辦法。用漢字翻譯，那「義譯」的雖然影響模糊，還略有意義可尋。若用注音字母寫的文章，則到處摻入西文原詞，同樣感得它龐雜眩目。若采用翻譯之法，無論「義譯」「音譯」都不知是什麼東西，這更不適宜，自不待言。

廢話說得太多了，現在趕快來收束吧：

因爲要使文字易學，所以要提倡拼音字。

因爲要使國語統一，所以要提倡拼音字。

因爲要謀編目、分類、打字、排字等等的便利，所以

要提倡拼音字。

因為要圖形式美觀，書寫便利，表音精確，所以要提倡國語羅馬字。

因為要與現在世界的文化學術融和，有盡量采用西文原詞之必要，所以要提倡國語羅馬字。

一九二六，一 二，二一。

——自選新生週刊第一卷第二期——

歷史的漢字改革論

疑古玄同

我們提倡國語羅馬字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要拚中國的地名人名給外國人看：例如郵務局，火車站和輪船局等處所用拼音字。我們所以要提倡國語羅馬字，是因爲覺得中國文字有根本改造的必要，關於這一點，請大家看我做的那篇爲什麼要提倡國語羅馬字，（見前）就明白了。現在對於提倡國語羅馬字懷疑的，大概有下列幾類人：（一）老頑固黨。他們以爲中國人應當用中國字，羅馬字是外國字，絕對不許用的。這種人的見解，和民國初年反對剪辮子的人一樣，不值得一駁，可以不用去理他。（二）自命爲愛國者。他們是要保存什麼「國魂」，什麼「國粹」的。他們最愛搭妄自尊大的臭架子，開口便是什麼「中國有四千年的文化」，什麼「我們有很光榮

的歷史」。他們因為漢字也是中國文化之一，為保存自己固有的文化起見，應該寫漢字，不能改用羅馬字；中國文字如果改用羅馬字拼音，那就要喪失國粹，國將不國了。這種論調，是襲日本和革命前的德國那種偏狹的國家主義的口吻的。二十年前的新黨發這種論調，還可以原諒；可是到了現在還要拿牠作為時髦嶄新的主張；那未免太可笑了。前些時候，上海有一個所謂「國家主義者」，他看見了國語統一籌備會將要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的新聞，氣得什麼似的，立刻打電報給北京的教育部，竭力反對，大意說，中國人切不可用羅馬字，因為那是外國的文字；如果中國人用了羅馬字，就是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像這樣可笑的話，自然也是沒有一駁的價值，也不必去討論牠。(三)認中國改用拼音字是不可能的。這派人以為用國語羅馬字來替代漢字，倒不是道理上不應該，乃是事實上不可能，不但現在不可能，將來也不可能。他們的意見，比起前兩派來，可以說是較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但是我從漢字變遷的歷史上看來，覺得牠實在有改革的可能性。中國文字早已有拼音的趨向。現在先把他們所謂不可能的理由述說一下：

(A) 他們以為世界上的文字可分為兩類：(一)衍音的文字，如印度文、西洋文、以及國文、滿文、藏文等等，都是用字母拼音構成的。(二)衍形的文字，就是中國文，用象形等方法構成的。衍形文字的形體和意義有密切的關係，例

如篆文「日、月、鳥、牛、羊、」等字的字形都是代表字義的，離掉字形，就看不出字義來。就是諧聲字，也是以形爲主的。凡鳥類字用鳥旁，例如「鳩、鵝、鴈……」等等。水類字用水旁，例如「江、河、漢……」等等。要明瞭字義，全靠研究字形。這樣看來，中國文字是以形爲主的。因爲主形的緣故，所以漢字雖有很多的同音字，而其義可以由字形來分別。如果改用羅馬字，去掉原來的字形，那末，同音的字就要鬧到意義混淆，無從區別了。這豈不是要發生義異而音同的大毛病嗎？衍音的字是以「不同音」來區別字義的，衍形的字是以「不同形」來區別字義的。音同而形異，則同音的雖多，了無妨碍。要是把幾十個同音而異形的漢字改用羅馬字拼音，則原來幾十個字形就要合做一個，牠們的字形既同，自然于義就無從區別了。——這是他們以爲不可能的一個大理由。

(B) 他們以爲文字又可分爲單音和複音兩類：西洋字屬於複音類，中國字屬於單音類。複音字把幾個音合成一個字，表一個意義。單音字一個字只有一個音，表一個意義。複音字變化多，同音少；單音字變化少，同音多。單音字雖然同音多，但是沒有妨碍，就因爲全靠他的字形有區別。如果單音字去掉種種不同的形，在意義上就要發生混淆了。——這也是他們以爲不可能的一個大理由。

以上兩種論調，是常常聽得到的。據我研究，事實完全

不是這樣。

(a) 中國字是不是衍形字？ 他們不知道中國造字和用字的不同。不錯，漢字在初造時確是主形的；可是到了應用起來，便完全主音，對於字形只看作音的符號，牠爲什麼造成那樣的形，那樣的形表什麼意義，是不去理會牠的。您看，古文籀篆變而爲隸楷行草，又變爲破體小寫，把初造時那個有意義的形變的不可究詰，在應用上只覺得書寫之日趨于便利，從沒有人感到因原形消失而發生意義不明瞭的弊病。這就可以證明漢字在造時雖然主形，而用時却把有意義的形只看作音的符號罷了。因此，再進一步，只要是同音的字，那許多不同的形，用的人把牠們看作一個東西——某音的符號，凡用到這個音，無論寫那個形都可以。「六書」中的「假借」，除了「引申」和「本無其字，依聲託事」（這類也是主音的，因爲與這里所說的性質上微有不同，所以把牠提開）那兩類外，以「同音假借」，佔極大部分，無論古今哪篇文章，十個字之中，同音假借的字至少總有兩三個。所謂同音假借，例如「伏羲」，有「處戲、伏戲、宓戲、宓羲、庖犧、包犧、炮犧」種種寫法，還有把第二個字寫作「虧」的，這許多不同之字，寫的人都不過作爲 Fwushi（因爲古音無微，爲便于講說計，卽借國音代表古音，用國語羅馬字拚寫，下同）兩個音的符號用罷了。又如「仲尼」，有「中泥、仲泥」種種寫法，這也是作爲 Jonqni 兩個音的符號用的。又如傳詩經的有齊

魯韓毛四家，他們的文字互有異同，十分之九以上都是把同音的字隨便寫哪個，以致歧異，這都可以查考得出的。又如春秋有左傳、公羊、穀梁三家，他們的傳雖不同，而經是同的，但經中的字也很不相同。例如隱公元年經中有一個地名，左傳作蔑，公羊和穀梁都作決，這也不過作為 Mieh 或 Mey 音的符號罷了。此外如周秦諸子、史記、漢書等書，牠們裏面所用的字，這本寫這個字，那本又寫另一個字，也是只顧字音而不顧字形的緣故。我再來說一件故事。從前做入股的時候，有陸潤庠其人也者看考卷，看見一本卷子把「感慨」寫成「感概」。他說：「這一定是寫白字，感慨是從心裏發出來的，不是從木頭裏發出來的，如何可以寫木旁呢！」別人笑他：「自己沒有讀過漢書，反要來說人家寫白字，豈不可笑！」原來漢書裏是有「感概」這個寫法的。那時對於「慨」「概」兩字，也不過作為 kae 或 gay 音的符號罷了，心旁也可，木旁也可，就是牛旁、犬旁、魚旁、鳥旁、火旁、水旁、土旁、山旁，乃至形體全異的也無不可，只要同音就行。又如「飛」「蜚」兩個字，都可以作 fei 音的符號，所以史記裏把「飛鴻」寫作「蜚鴻」。現在的人以為「蜚」字很古雅，用「蜚聲……」來頌揚人。但若問「蜚」的本形本義，牠原來是「臭蟲」，那麼「蜚聲」不是「臭氣洋溢」嗎？這樣的頌揚，豈不可笑！但是並沒有什麼不應該。因為用「蜚」字的時候，只注意牠的音是 fei，並不管牠的本義是「臭蟲」啊。又如古書中「成湯」的「湯」字沒有

別的寫法，但在商代的甲骨文裡却寫作「成唐」，這也是因為「湯」「唐」音同罷了。由上數例看來，在現在見得到的最古的文章——甲骨文——中就有「同音假借」的字了。到了現在，那就更隨便了，例如白話裏所用「什麼」這個字，有寫作「甚麼」「什嗎」「甚嗎」的，好像康熙字典也說過，還有寫作「拾沒」的（記不清楚了）；這都不過作為 sherme 兩個音的符號罷了。此外如「竈」作「皂」，「價」作「价」，「幾」作「几」，「乾」作「干」，「羅蔔」作「羅卜」，「餛飩」作「雲吞」，「漢書」作「汗書」，「叢書」作「从書」之類，凡平民應用的文字，像這樣用兩音假借之法的很多很多。從「成唐」到「汗書」，三千多年以來用字都是主音而不主形的。用字既然主音而不主形，則造字時儘管用衍形法，實在毫不切於實用；若改用衍音法造字，不但是可能，而且只有便利適用，因為漢字的同音字如此其多，在實際上就等於一個音弄成許多符號，這實在太眩人耳目了；若乾脆採用羅馬字母，一個音只用一個符號，豈不省事？

(b) 中國字是不是單音字？單音複音的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世界上的語言沒有純粹是單音的，也沒有純粹是複音的，所以任何國的文字，沒有都是單音的，也沒有都是複音的。中國字也許可以說單音的較多一點，但決不能說完全都是單音字。例如詩經「關關雉鳩」，「關關」，狀鳥的鳴聲，是複音字。「雉鳩」一種鳥的名目，也是複音字；又如「窈窕淑女」，「窈窕」也是複音字；這都是代表一個意義的。又如「鳳

鼠」、「鴛鴦」、「牡丹」、「薔薇」、決不能把牠們拆開的，當然也是複音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到了現在的白話，複音字就更多了。例如「目」爲「眼睛」，「木」爲「木頭」，「桌」爲「桌子」，「酌」爲「斟酌」等，都是複音字。我想漢以前的古語也是複音的居多，只因那時寫字的工具太不方便，自然可以省寫的字就省寫了，所以常有單寫一個字來代表兩個音的，也有把動詞、介詞、連詞、助詞等等省略不寫的。例如「蟋蟀、樵僂、獬豸」古作「悉𧈧、焦僂、解廌」，從字形研究，下面三個字是本字（爲這些意義而造的）。而上面三個字都是假借字（與這些字初造時的意義無關，不過拿牠來表音而已），其實這些都是複音語，不能單說一個音的；吾師章太炎先生說「𧈧、僂、廌」三個字本來就讀「悉𧈧、焦僂、解廌」六個音，後來覺得一個方塊的漢字只應代表一個音，於是借了「悉、焦、解」三個字來表示牠們的前一音（「蟋、樵、獬」三個本字是在借「悉、焦、解」以後才造的）。又如左傳第一句「惠公元妃孟子」寫完全了應該是「惠公之元妃曰孟子」，因爲工具不方便，要想省寫，於是便把介詞「之」和動詞「曰」都省略了。我想那時候，語言未必也是這樣省略。孤另另的單說這樣三個名詞吧；要是單說這樣三個名詞，意義豈不是太含糊。別人能夠聽得明白嗎？又如孟子裏有一句「許子冠乎？」，意思是說「許子戴帽子嗎？」，單寫一個「冠」字，無論作名詞 *guan* 或動詞 *guann* 用都有些不成話；我們若說「許子帽子嗎？」，固然不通；就是說「許子

戴嗎？」，這句話也就糊塗得可以了。在寫字的工具不方便時用這樣省略法，是可以原諒的；但是漢唐以來，寫字的工具日趨于便利，而文人以古人那樣殘缺不全的文章爲好，竭力去摹擬牠，弄到語言愈隔愈遠。這就不能不斥爲胡鬧了。駢文詩賦的省字更爲荒謬，例如「司馬遷 東方朔 諸葛亮」，竟替他們改姓，稱爲「馬遷、方朔、葛亮」。有時字數不夠了，又把一個意思換幾個字來湊成兩句，如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這好比說，「我今天吃了兩樣菜，一樣是豬肉煮白菜，一樣是白菜煮豬肉」。這種亂刪字或亂加字的文章，豈可根據牠來證明中國語言是單音語呢？總之，用漢字的古文不能拿來代表中國的語言。實際的國語也和西洋語一樣，有單音的，也有複音的，而複音的占極大多數。西洋語能用拼音字，則國語事同一例，也能用拼音字。

文字是語言的符號，聽了語言的音能夠了解說的是什麼意思，則看了拼音的文字同樣也能夠了解寫的是什麼意思。文字和語言的功用是同樣的，不過用的器具不同，一個是用嘴和耳朵，一個是用手和眼睛罷了。嘴裏說「今天」，人家一聽就懂，則手下寫 jintian 一樣也能看得懂。決不會看了 jin 字來想「斤兩的斤呢？金銀的金呢？筋骨的筋呢？手巾的巾呢？天津的津呢？衣襟的襟呢？還是古今的今呢？」看了 tian 又來想「加添的添呢？還是天地的天呢？」因爲「今天」是一個複音字，說時連做一個，寫時也連做一個，聽慣了一聽

就知道，看慣了一看也就知道，決不必再加以思索，更絕不至於與別的 jin 和 tian 相混淆的。拼音字的本身既有了固定的形體，而且一個一個字放在語言中，無論單音的或複音的，都不是可以獨立的，都有牠的上下文。斷斷沒有因為有與牠同音的字，弄到看的人不知道是哪一個的道理。若說國語用了羅馬字拼音，認了字母，學了拼音以後，對於拼音的文章也不是一看就能了然；那是一定的。請問，咱們學外國文字，哪一國的文字是認了字母學了拼音就能看文章的？若說那是中國人學外國語，還要加上學語言的工夫；那麼，又要問，譬如英美人學英文，是單單認了字母學了拼音就夠了嗎，就能看文章嗎？外國人學他們自己的國語拼音字要經過好些時候的學習訓練，則中國人學咱們自己的國語拼音字當然也是事同一例，也該經過學習訓練，才能自由看拼音的文章。

漢字在應用時是主音而不主形，這話上面已說過了。但是看了漢字的字形，多少總可以猜出一點意義來，這是一般人都作如此想的，所以我現在還要再加說幾句。例如看了「果」字從「木」，可以猜出這是「果子」的意義，這固然是不錯。但是「果敢」和「果然」，與「木」全無關係；而也用這個從「木」的「果」字，這不但沒有猜得出意義的好處，而且從字形上反要發生意義眩亂的壞處來，不如寫作 guoogaan 和 guooran，倒沒「毛病」；而「果子」寫作 guootz，看不出「木」來，也毫無不便。又如「猶豫」本與「容與」是一個字，只不過聲音小異

而已(古音或者完全一樣也難說)，因用了「猶豫」二字，猶從「犬」，豫從「象」，於是望文生訓，有什麼「猶豫二獸，進退多疑，故疑惑不決曰猶豫」，這樣很可笑的解說了；若寫拼音字作 youyuh，則斬盡葛藤，不生枝節，實在比可以從字形中瞎猜意義的漢字要好得多。況且漢字從變隸楷以後，哪兒還有象形的味兒？鳥的腳、馬的腳、魚的尾巴、火(如「焦，熱」等字)、槎根(「無」字，下本從「林」，四點是林字下半的變態)；都變成平列的四點，這種形還有什麼價值？

我以為漢字最初造的是象形，後來造的還是衍形的，俱是造字時儘管從形上着想，而用字時却完全把牠看成音的符號。站在形的地位上看，古文籀篆變為隸楷行草，又變為破體小寫，把有意義的形變到不可究詰，實在太胡鬧了；又，某字專為某義而造，偏偏不用牠，要亂寫和牠同音的字，就是用牠，也要亂寫和牠同音的字，這也是一種胡鬧。所以以前好古的學者喜歡照着篆文改楷書，而且嚴行杜絕破體小寫，又要不寫同音假借字而寫本字，這種主張倒不能說牠沒有道理的。可是站在文字變遷的地位上看，則破體小寫之變更本形、同音假借之拋棄本字，都是把文字看作音的符號，不在形中去找意義，應該承認這實在是文字的進化。既然主音不主形，形只為音的符號，則「對」變為「对」，「聲」變為「声」，其功用完全等于寫 duey 寫 sheng，自然愈簡易愈好，毫無所謂胡鬧。「竈」借用「皂」，「漢」借用「汗」，其功用完全等于

寫 tzaw 寫 hann，自然同音的字隨便寫哪個都行，也毫無所謂胡鬧。破體小寫和同音假借固然都是文字的進化，然而尚未達一間，因為破體小寫還不很簡，許許多多同音的字還未曾簡為一個；換言之，還未曾把這幾千幾萬的漢字簡成幾十個拼音的字母。您看，秦朝不到二十年工夫，文字就改變了三次：大篆改為小篆，小篆改為隸書，隸書改為草書，改革何其勇猛！可恨從漢以來二千年中濡滯不進（破體小寫還是用的隸草的方法，同音假借也是漢以前早就有的方法，不過這兩類方法只有民衆還自由使用，至于學士文人即一味好古、擬古、復古，對於這兩種方法總是嚴行禁止，不許人家使用的），到了現在，漢字竟成了教育上最大的障礙物。咱們若真心愛國，希望中國教育普及，與世界並駕齊驅，就應該順了漢字在歷史上變遷的趨勢，「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把國語寫成拼音文字，這是咱們今後極切要的工作。

羅馬字母已成爲世界公用的拼音字母，正如公曆、公尺、數學上的 1、2、a、b、x、y，以及一切學術上的種種名詞和符號一般，是沒有國界的。因為牠通用最廣，而且好看又好寫，所以國語拼音字要用牠來製造。若有人說，「那是外國東西，你要愛國，你就不能採用牠作爲國語的字母。」那麼，我要對他說，「你還不澈底。短髮、西裝、脫帽、鞠躬，那是外國的習慣；還有輪船、火車、電報、電話、電燈、洋房、汽車、……都是外國的東西。像你那種愛國的人，萬不

可學那些習慣，用那些東西。以前愛國愛得最澈底的，畢竟是屠殺「二毛子」的義和團，你應該拜他爲老師，事事效法他才對。「我自信我是極愛國的，所以我極誠懇的希望中國趕緊向着進化的路上走：凡經自己的理智審查過認爲合理的，適用的，進步的事情，應該毫不遲疑的去幹，「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

十五(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在北京大學第二院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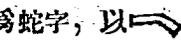
——見于新生第一卷第八期——

漢字的進化

——由衍形傾向衍聲——

伯 潛

文字的進化，可分爲四時期：（一）助記憶時期（The Mnemonic Stage）（二）圖畫時期（The pictorial Stage）；（三）標意時期（The Ideographic Stage）；（四）標音時期（The phonetic Stage）。——見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s, p. 38, Edward Clodd——西洋的Quipus以綵索記事。Wampums以貝殼記事，我國上古也是結繩而治，這是第一期。但是這些雖可說是文字的先導，還不能說牠們是文字。所以文字的進化，實際上只有三個時期。

埃及的文字，當初完全是圖畫，如以 爲蛇字，以 爲腿字。後來漸漸簡單起來了，已不能很像所表的物象了。腓尼基人又取埃及文字的簡體，當作拼音的字母；遞嬗下

來，由希臘文拉丁文，漸漸變為英法各國的字母。—— 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s, p. 143, 列有一表——由圖畫，而標意，而標音——由衍形而衍聲——遞次變遷進化的歷程是很明白的。這原是文字進化的公例，漢字怎能跳出牠的圈子呢？

漢字的古文，如「虎」字子作父戊解作，「集」字集谷彝作，「魚」字魚曾作；這不是圖畫是什麼？所以許慎說文解字序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又說：「文者，物象之本。」又說：「書者，如也。」文的本訓是「遺畫」，就指的上古時代的圖畫文字。這種文字，本是描繪物象，以為呼此物象的聲音的記號的。這時候，各造各的文字，同一物象可以畫出許多花樣，所以古文的異形很多。後來，由古文，而大篆，而小篆，而隸，草，楷，行，就是象形字，也不像了，不過「約定俗成」，大家用這記號來表這意義，就脫了圖畫時期而入於標意時期了。可是，現在漢字還不是拼音的；漢字的進化到了標意標音兩期之間，終被方塊兒的字形所束縛而停滯了。

現在研究文字的人，往往把各種文字分為兩系：（一）由形體而推衍孳乳的叫做「衍形」，（二）由聲音而推衍孳乳的，叫做「衍聲」。他們把漢字歸入「衍形」的一系。我對於這種主張，根本不敢贊同。我以為現在決沒有純粹衍形的文字，漢字也決不是純粹衍形的。說文解字序明明說「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可見漢字本是從「形」「聲」兩方面推衍的！由

「形」而「聲」的傾向，是極顯明而有力的，所以，說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則可，說漢字不是「衍聲文字」則不可。這種傾向，就是漢字的進化。

漢字中，如「棗」和「棘」，「古」和「叶」，「忠」和「忡」，「召」和「叨」，「意」和「怡」……形體構造是同的，因為讀音不同，意義也就不同了。又如包、胞、袍、泡、苞、匏、抱……等字，從「勹」聲的，都有「包裹」的意義；霧、晦、暮、迷、謬、渺、冥……等字，古音在「明」母的——因古無輕唇音，故霧晦亦為「明」母字——都有「蒙昧」的意義：這是因為聲音相近，意義也就相似了。所以就字義說，漢字是衍聲的。

容貌古作「頤」，後來音變為「UL」，就用訓「盛」的「容」字了；濟水古作「滂」，後來音變為「PI」，就用水名的「濟」字了。莊子齊物論：「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夫」字用在句末，表示商度；後來音變了，就用「啜」，「罷」，「吧」等字。白居易詩「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歐陽修詞：「去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無」字用在句末，表示問詢；後來音變了，就用「麼」，「嗎」等字。所以就字說，漢字也是衍聲的。

爾雅郭注說布穀本因鳴聲得名；而方言的擊穀，結語，說文解字的鵠鷓，結鷓，本草拾遺的撥穀，郭公，六書故的勃姑，步姑……都是布穀的異名，都是從聲音轉變而推衍出來的。其他如促織，趨織，趨趨，蟋蟀……（見爾雅法疏）

蜘蛛 龍龍 蜻蛉 蠅蠅……(見方言)蝓，子子，蝓蠅(見爾雅)，厥昭(見列子天瑞)……都是一樣的由聲音的轉變而演釋的。所以就物名說，漢字也是衍聲的。

漢文中有用兩字合成的複詞；用作副詞或靜詞的，往往是雙聲(如丁東 伶俐 乒乓……)或疊韻(如徘徊 倉皇 零丁……)而且這類的詞，可以由聲音推衍出許多樣子來。如相羊(見離騷)，徜徉(見史記吳王濞傳)，常羊(見漢書禮樂志)，徜徉(見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彷彿(見傅毅舞賦)，彷彿(見揚雄甘泉賦)，方弗，放弗，放悉，柄佛，悅歎(並見甘泉賦注)……。這也是漢字衍聲的例證。

漢文中的代詞，往往是本無其字的假借字。例如「他」字，本作「佗」，(史記周本紀的莊王佗，春秋世族譜作「他」可證。)是「負何」的意思。「你」字是從「尔」字來的；而「尔」字本義是「詞之必然」，「尔」字又從「爾」字來的，而「爾」字就是「斂」字，本義是「窗甃之交文」(朱駿聲說)；「我」字當以「傾頓」爲本訓，故古文从勿(古文尠)戈聲(吾師錢玄同云)。其他代詞，都是如此。而且漢文代詞很多，都是從聲音轉變而來的。這又是漢字衍聲的例證。

漢文的介詞，助詞，接續詞……，昔人叫做「虛字」的，也大都是無本字的假借字，而且可以互相通借的，例如「而」字，本義是「頰毛」，多用作接續詞；又可以假借爲「如」(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爲「乃」(禮記祭義「無敬

齊之色而忘本也。』，爲「以」(荀子成相「到而獨鹿」)，爲「與」(論語「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爲「爾」(論語「己而已而」)；其他如「然」，「於」，「焉」，「與」……等字，都是如此。只須打開經傳釋詞一看，就可知道這類字的以音近通借，真是百變不窮了。這又是漢字衍聲的例證。

古人用字，語緩則一字可以增加爲數字，語急則二字可以爲一字。如左傳襄二十六年：「繕完葺牆，以待賓客」。戰國策齊策「今吾有區區之薛，而不捐愛子其民。」「繕完葺」，「捐愛子」，意思都是重複的，都是「慢聲」的例。隱元年公羊傳以「如」爲「不如」。莊二十三年左傳以「敢」爲「不敢」，都是因語急而省去一「不」字，都是「急聲」的例。至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之於」爲「諸」……，「不律」爲「筆」，「僻倪」爲「陴」，「明旌」爲「銘」……，寺人勃鞞即寺人披，單於頭曼即單於纁……，沈适所謂「合二聲以爲一字」的，竟是用反切拼音了。這又是漢字衍聲的例證。

就據上面所舉的例證看來，我說漢字的進化的由衍形傾向衍聲，想不至於空談無據吧！試再就六書來說，「象形」是具體的客觀的描繪，「指事」是抽象的意匠的描繪，雖有摹寫實物和想像虛象的不同，但都是圖畫時代的文字。「會意」是由主觀者會合二個以上的形體去表示他對那表德的抽象名詞的界說，已進至標意時期了。「形聲」雖有表形義的部分，已兼顧到聲音。「轉注」則以音有時間一(古今音)一或空間一(方

音)一的關係而稍變,就另造一字,(如考老,聲變而韻不變;逆迎,韻變而聲不變。)字的孳乳寔多,全由聲音了。「假借」則以不造字爲造字,無論是假借的,通借的,全是聲音的關係,和形體無涉。這不是竭力地想擺脫字形的束縛,向標音的時期猛進嗎?——可是,字形的束縛終不能擺脫,漢字終只是「衍聲」而非「拚音」,進化終是停滯於中途!

爲什麼文字的進化定要趨向於衍聲這方面去呢?因爲人類原是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文字原是聲音的記號。陳澧東塾讀書記說:「天下事物之象,人自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書之爲文字。文字者,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王筠說文釋例轉注篇說「……故其始也,呼爲天地,卽造「天地」字以寄其聲,呼爲「人物」,卽造人物字以寄其聲;故聲者,造字之本也。」聲既爲造字之本,又爲用字之方,(用郝敬語)則文字的推衍,自然不得不從聲音這方面發展,文字的進化,自然不得不向衍聲這方面演進。所以我們研究文字之學,須從聲韻上去下功夫,才能尋出一個端緒來。

一九二三,一二,四,於杭州。

——見於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四號——

中國文字必須改用

羅馬字母拼音

(嵩山先生致豈明先生的信)

豈明先生：

我是什麼也不會研究過，並且向來沒有什麼主張的，但覺得中國的文字非用羅馬字母來拼寫不可的念頭却一日也未曾去掉。這種信念並非得自學理，只是直覺的感到非如此不可罷了。我前回和一個排字頭腦談起，據他說，譬如排一種雜誌，所要用的字大約需四千多樣。排字房中每一格放一樣的字，例如一格都是「上」字，又一格是「下」字等等，那麼，便得四千多格。這四千多格排列起來要如板壁的一堵。排字人尋字的時候，一手拿着稿紙，走到那邊格上找一個字，又向那邊去找一個，其勞可想而知，況且有許多字如「穀」與「穀」、「鴿」之與「鴿」等等都極相像，極易混錯。現在假使用

二十幾個字母來拼寫，那麼，排印的時候可以坐在檯子面前檢出來裝排，便利不知有多少。現在中國漢字的書，大六開本，用五號字排，大約一百多頁，由三人排裝（一人稱「上手」的管裝，二人稱「下手」專找字），最快恐怕也須一個月以上；我以為若用字母來排，必定要快些。並且我相信文字是謀進化的工具，這個工具一便利，進化一定要快些。現在如把字母拼寫，和中國的漢字在便利上一比較，就可以測得進步遲速的一部分了——雖然社會進化的快慢，還有別的複雜原因。

又有一回，我和一個朋友向一個印刷店裏去取印件。這時已是黃昏時候。那店是很小的，他的鉛字不能一一分格來放，把同部首的及相似的放在一格裏；而且這盛字的有格子的板平放在一條長桌上。我去時正見一個十餘歲的學徒爬在桌上找字。他的電燈又暗，鉛字又舊又黑，那孩子找字找得滿面都是油汗，還找不到幾個字，——雖然已是十一月中旬的天氣。我給他幫找了一回，只找得兩三個，然而眼睛已酸了。何況那年幼的學徒呢？許多字混在一起，找尋本來已不容易，況且學徒弟的孩子認識的字有多少？不認識的字自然分外難尋着，所以無怪他要找得滿面是汗了。我想如果有人犯了過失，罰他在這一堆字中檢出那些字來，恐怕已經是不很輕的刑罰了吧？如果叫學徒來找二十幾個字母，他雖年幼一定要容易得多多。

現在再來看打字機，西文的打字機叫熟手的人打起來，差不多如下雨一般的快。然而中文打字機怎樣？他雖熟手也不中用。他須先尋着所要的字，然後移針指在這字上，再打一下，方才有一個字印在紙上。其慢直若烏龜爬行一般。況且盤上那能備齊所有的字呢？所以遇着略微冷僻的字，它便沒有，只好在打字的紙上留一空處，隨後再補印上去。我覺得在生存競爭裏，中國的文字已成為鏽泥老厚的舊兵器，因它的運用不便，顯得這競爭是要失敗的。

我因為覺得漢字應用上的不便利，遂渴望羅馬字母拼音的早點實現，和感到用白話寫及採用簡筆字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不是根本的治療。至於改用羅馬字母拼音須用何種方法來謀實現，這個我却不知道，因為我對於文字學等等的知識太缺乏了，想不出好方法。

至于用的字母，我却覺得以前國語月刊的「漢字改革號」內所列三種羅馬字母中，似乎錢玄同先生的第二種字母比較的最適當。我以為拚法不妨和英文近些，那麼，許多用慣的英文拚的地名等，可以不必一一都再拚過，適用的仍可採用。標準音符我却不敢贊成，因為我覺得這音符是留着作法音用的符號好，若用在實際生活上，如果用慣之後，恐怕不上數百年或數千年後，讀音就會發生變化，那麼，那標準音符，中國人反不能用作注音的標準了。別的理由我却說不出，只聽見一個懂言語學的朋友曾說過些有許多不適用的理由，但我已說不

清楚，只記得他說的有一條是標準音符太複雜細密，而實用上的字母不必(或不應當)如此細密繁複的。爲什麼如此：我却不曾問他。

我的話已經說得太多了，總之我對於羅馬字母拼音以代漢字抱着一種渴望。有人或者以爲一經如此改變以後，要讀中國古書就不容易了，可是我覺得中國人受病之一就在容易讀古書。你看現在的英文變得和法文怎樣相似，和古文已絕不同，雖然它的句法上仍是和德文相似，不失它日爾曼文的系統的。此外如拉丁系統的法文及意大利文等也和拉丁文變得很不同，不下一番工夫不能讀了。不過我們正要古書不容易看，這樣，可以留這些叫專門家去研究；如果容易看，倒能夠使人變成古人的頭腦，思想弄得糊里糊塗。簡單的說，我們是要它變化，不願意保守它。要想保守的思想，邏輯上不能成立，因爲如真求保守，却應當到林子裏去做人類的始祖去，不應做近代人。或者能變成和變形中差不多的東西更加好。用羅馬字母拼音的初步，當然須先有一本字典和怎樣拼法的入門書，只是我對於這些實在太外行了，所以只有一種渴望而沒有具體辦法，這是使我很感到歉缺的。

嵩山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條駁反對中國改用 拼音文字的謬論

(原題是「一個很長的狗尾巴」)

疑古玄同

豈明先生因為我喜歡談漢字革命，喜歡談國語羅馬字，所以拿嵩山這封信給我看。我看了一遍，實在高興得很，不免來接上“一個很長的狗尾巴”。可是我講話寫話，都有「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毛病，關於這「國語羅馬字」的問題，尤其覺得廢話繁多，不曉得從哪里說起的好——呸！反正是個狗尾巴，何必如此裝模做樣！亂七八糟的寫下去，不就得了嗎！

嵩山先生從「排字困難」跟「打字不易」這兩點來主張改革文字，我想一定有一班先生們要來反對，而且還要大肆譏嘲的說：「文字不是為排字跟打字而造的呀！只有叫機器來遷就文字，沒有叫文字去遷就機器的道理呀！」這種論調，不是

我臆想的，我的確聽見有人這樣說過的。這一類話，似乎是「言之成理」，其實是「大謬不然」的。我敢乾脆的說道，「叫文字去遷就機器是極應該的，是極正當的。」

文字本是記載語言的符號，語言是用聲音組成的，所以文字應該就是表示聲音的符號，——所謂「音標」。古代野蠻人，因為智識蒙昧的緣故，不會分析音素，製造音標，只好要說太陽就畫太陽；要說烏龜，就畫烏龜；要說「歇腳」就畫一個人靠在樹底下（休字）；要說「下山」，就畫兩只腳向下，而旁邊再畫一座山（降字）；要說「看見」，就在身體之上畫一只大眼睛（見字）；要說「救人」，就畫一個人掉在坑裏，兩只手拉他出來（丞字，卽拯）：這就是所謂「象形」「指事」「會意」之類。這種文字，不但難寫，也造不多，而且給事物的形狀束縛了，既不便於移作別用，又不易於改變一部分，只合給野蠻時代的獨夫民賊們下上諭，出告示而已。到了社會上有了學術思想，著書立說者逐漸加多，這種野蠻的文字早就不能適用了，所以有所謂「形聲」「轉注」「假借」種種的方法，把事物的圖畫漸漸變成聲音的符號。既然把文字看做聲音的符號，自然「烏龜」的符號用不著像烏龜，「看見」的符號也無須乎有很明白的一只大眼睛；質而言之，便是字形沒有表示意義的必要而有表示聲音的必要，沒有求像的必要而有求簡的必要。由寫本字到了寫假借字，是棄義主義的證據；由寫古文到了寫草書，是捨像趨簡的證據。

這是周秦之際中國文字進化的情形。論起來，比假借字跟草書再進一步，便應該變為幾十個音標而改成拼音字了。但是，周秦之際的人們敢於變古，把文字逐漸改良；秦始皇能夠實行韓非「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這幾句名言，把改良了的文字許可大家通用了；而漢以來的人們實在不要好，竟不會循此趨勢，再行前進，而改用拼音。他們不但不想前進，而且還要開倒車，由草書復為楷書，由隨意揮灑而復為謹守繩墨，由破體簡寫復為古體正書。一班謬人，不自知其退化，不自知其拙劣，偏要強作解人，像殺有介事的說道「世界文字有〔衍形〕〔衍音〕二系，中文衍形，西文衍音；而二者之優劣，殊未易斷言。」他們聽見有人主張要把國語寫成拼音字，有人說漢字不適用於排字打字，有改用拼音字的必要，便氣炸了肺，說什麼「中國同音異義的字很多，改了拼音，便要混淆到不可究詰」嘍；又是什麼「文字不是為機器而造，沒有叫它改變了去遷就機器的道理」嘍；其尤謬者，至謂「一經如此改變以後，要讀古書就不容易」嘍。這真叫做胡說八道！試條駁之如下：

(1)所謂「文字有衍形衍音二系」也者，完全沒有這麼一回事。現在歐洲拼音字，源出於埃及的象形字，自從腓尼基人把埃及的象形字變成極簡單的形式，作為拼音用的字母，由是而漸變為希臘、拉丁、及今之英、法、德等等文字，這是大家知道的事；那麼，現在的歐洲拼音字最初也是

象形字。中國的象形字，到了周了，已經不成其爲象形字了。秦漢暢寫假借字，改用隸書乃至草書，正是走到音標的路上來。那時的情形，跟腓尼基頗相像：他們的象形字寫到不象形，咱們也是這樣；他們把寫到不象形的字作爲表音的符號，咱們也是這樣。所不同者，他們猛進一步，改爲拼音，從此便以形式極簡而數目極少的幾十個符號拚成上千下萬的文字，分合改變既極自由，書寫印刷又極便利；而咱們則因未達一間：誤入歧途，只知道把一個一個字的筆畫改簡，而不知約成幾十個符號；只知道把許多同音的字隨便通用，而不知道單用一個，這已經對於腓尼基望塵莫及了；重以開倒車者之再復簡爲繁，復假借字爲本字，於是倒退復倒退，愈走愈遠了。所以他們跟咱們都是由象形進化到表音的。象形跟表音的不同，是古今的不同，是野蠻文明的不同，哪里是什麼中西的不同！說中國字永遠是象形字，中國人永遠該用象形字，好比說中國人永遠是野蠻人，中國人永遠該做野蠻人一樣。他們自甘野蠻，原也不妨聽之。但咱們總應該努力振拔，拚命前進哪！「實迷途之「已」遠」矣，但能「覺今是而昨非」，前途總是有希望的呀。

(2)「同音字多，改了拼音，便要混淆」；這是最易感人的話。但若一經戳穿，則荒謬可以立見。說到這兒，先要把中外學者常說的一句話推翻，便是「中國語是單音語」這句話。這完全是一句無稽之談！中國語何嘗是什麼單音

語？從現在的活語言直溯到鐘鼎款識、尚書、詩經，何嘗有通篇都是用單音詞的？不過一個方塊字是只表示一個音罷了；但這話究竟是否全對，也還是問題，吾師章太炎先生曾著有一字重音說一文（國故論衡，浙江圖書館木刻本，卷上，頁29—30）他說一個方塊字也有讀兩個音的。這且不論。即使一個方塊字都是只表示一個音，並不能說一個意義都是只用一個音表示，最顯著的是鳥獸蟲魚草木之名，往往不能一字獨用，可見「單音語」之說之無稽也。但已死的什麼文言文，大半都是本來沒有這樣一句話的，硬把一句長短無定的白話，用砍頭剝腳挖心去勢的辦法，做成或短促或整方或駢偶的文句，這裏面大概有許多古怪的單音語，但既非真的語言，便不足據為典要。今且讓一百步說，古語多用單音詞，再讓一千步說，古語都是單音語，即使這樣，仍與改用拼音文字的問題，「風馬牛不相及」，「相差有十萬八千里」！咱們要寫成拼音文字的，不消說得，當然絕對的不是古語，尤其不是本無此語的什麼文言，乃是咱們現在的活語言。活語言之中，單音的詞不過佔極少一部分，兩個意義用同聲同韻而又同聲調（聲調就是平上去入）的是絕無僅有的（同聲同韻而異聲調的，在語言中不算是同音字）；有之必是在語句中所處的地位絕不同，不會混淆的。所以根據活語言做拼音字，什麼「同音字混淆」的問題，簡直可以說是不會發生的；因為若有混淆，則說話時早已發生障礙；

民衆們早已把它改好了。咱們造拚音字，只須緊跟着民衆的活語言走，那是一條真正的平陽大道；若像咱們現在的白話文這樣，多用古文中那些短促、整方、駢偶的詞句，則荆棘發生，却是意中事。

(3)文字只是任意造些形式來做表示聲音的符號，這形式既然沒有客觀的標準，當然是沒有一定的；但形式雖然沒有一定，而必須簡單使用，乃是不易之理。就拿前代來作證吧。在甲骨刻辭、鐘鼎款識、尚書、春秋的時代，社會那樣野蠻，人事那樣簡陋，反正吃飽飯、沒事幹，自然無妨拿起烏龜壳、牛骨頭、銅鍋子、銅臉盤、木片、竹片等等，慢慢的雕刻那些灣彎曲曲的麻煩文字。到了諸子著書立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雖然咱們那不要好的祖宗們沒有殺上前去的勇氣，老想按兵不動，甚而至于有時還要退避三舍，究竟也逆不過自然的趨勢，終不能安於唐虞三代之隆，尤其無法回到羲農燧人之朴。漢魏變爲唐宋、唐宋變爲明清，無論思想呵、文藝呵、政治呵、以及種種人事，無不日見進步，日趨繁劇，所以一切使用的工具也都朝着簡單使用的方向改變。由竹變帛，由帛變紙；由刀刻變漆書，由漆書變筆寫，由筆寫變刻板：一言以蔽之曰，朝着簡單使用的方向改變而已矣。由古籀變篆隸，由篆隸變行草；由正體變破體，由本字變白字：亦一言以蔽之曰，朝着簡單使用的方向改變而已矣。符號跟器械都是人造的東西，人造了它們，

目的在於「利用、厚生」；前一個時代造了，後一個時代覺得不夠「利用厚生」了，毀了改造，這是極正當的辦法。怎樣便利，就應該怎樣改造。排板比刻板便利，就應當改用排板；打字比寫字便利，就應當改用打字；排板打字都是器械，文字是符號，器械改良了，而舊符號不適用於改良的新器械，就應當改變符號；四千多個的符號比起二十幾個符號來，其巧拙難易之相差，奚啻天壤！即使咱們寫的是二千年前的象形字，說的確是他們所謂什麼單音語，改用那二十幾個拼音符號，實在有極大的困難，非一蹴可幾，咱們還應該盡腦漿，挖空心思，想出怎樣達到能夠改用拼音的地位。何況現在的漢字只是象形字的枯骨遺骸，一點象形的味兒也沒有了，早就成了表音的符號呢？（這實在應該感謝造行書草書跟寫破體白字的先民們，雖然他們改變得不澈底）。又何況咱們的語言本就不是什麼單音語，而現在的活語言中同音異義的字尤其是絕無僅有的呢！把四千多個方塊符號改用二十多個拼音字母，沒有絲毫困難，而適用於改良的新器械。在其他種種方面，如學呵、寫呵、音哪，……都是有千利而無半害的，這還有什麼不應該！須知符號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符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正與器械一樣，不適於「利用厚生」了，就得要改。改了舊符號來合新器械，有什麼不對，值得那樣大驚小怪！文字不該遷就機器，活人倒該遷就死鬼嗎？

(4)「文字改變了，古書就難讀了」，這是的確的。
「中國人受病之一就在容易讀古書」；「我們正要古書不容易看」：嵩山先生這個意思，我極以為然的。我認為歷史的知識是一般人都應該有的，不過這全無讀古書的必要，而且讀了古書也全得不到正確的歷史知識。古書的文字難懂，編製不當，倒還在其次；所可慮者，古書是古人做的，杜撰的事實，荒謬的議論，觸目皆是，它從今以後，只適于給頭腦清楚的專門學者作為史料看，絕對不適于一般的青年學生作為文化看；青年學生對它誤讀誤信，最容易被它拐進迷魂陣裏去的（即使不被拐，徒然耗費許多寶貴的光陰跟腦力，也就損失不小啦）。所以文字改變以後看不懂古書，是不成問題，不值得討論。還有一層，古書難讀，何必等到文字改變以後？自從古文改為白話文，已經難讀了。何必等到改用白話文？八股陋儒能夠「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的皇帝」的能有幾個？何必等到八股陋儒的產生？那桐城派的「太祖高皇帝」韓愈不是說過什麼「周語般盤信屈聾牙」嗎？然則古書難讀，蓋自昔已然矣。至于青年學生要想得到些歷史的知識，應該讀國故學專家如梁任公、胡適之、顧頡剛等人用過「整理國故」的工夫以後，把那些史料編成的新體的古史。這種新體的古史所用的文字，是跟着時代變遷的，現在自然用漢字寫白話，今後拼音字製成通用了，自然就用拼音字寫白話。一切的國故的知識，

與普通的中國歷史一樣，青年學生要知道一點普通史實，自然是看新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跟參考書，不是看二十四史、通鑑、九通等等；其他的國故的知識也是同例，全無讀古書的必要。

說到製造中國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現在也主張用羅馬字母。以前國語月刊出「漢字改革號」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傾向于羅馬字母了；不過彼時被音理所困，所以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夠用與發音密合一點的，所以又想試用標準音符（國際音標）。但是不久就覺得這個意思是錯誤的，其理由也就是嵩山先生的朋友所說的「標準音符太複雜細密，而實用上的字母不必（或不應當）如此細密繁複的」。因為文字是應該易識易記易寫的，尤其重要的便是每字要有一個乾乾淨淨的面孔，而且相關連的字，還要看得出乙面孔上的眼睛就是甲面孔上的眼睛，丁面孔上的鬚鬚就是丙面孔上的鬚鬚，所以面孔雖在必要時也不能不改變一些，但總不可到處「易容」，尤其不可塗成三花臉的樣子。但聲音是變動不居的，不必講到數百年或千年後了；甲的眼睛裝在乙面孔上，也許因為要跟乙的眉毛鼻頭配得合式的緣故，就把眼睛修改一下，甚至於甲的眼睛在 A 處宜於瞪着大眼，在 P 處又宜於做出俏眼，用標準音符便當各按其真相表示，而音符的數總是有限的，又不得不仰仗着種種記號，於是免不了要到處「易容」，或塗成三花臉的樣子了。注音是應該這樣的，若文字則應當有

乾乾淨淨的面孔才能易識易記易寫。還有一樣，實用的字母，確是「不應當如此細密」的，因為字母粗疏一點，一母可以兼數音，不但簡便易記，卽字音有小小變遷，面孔也無須改易。若用標準音符作實用的字母而又務求其表示粗略，則一面既失去它的本來作用，一面終不能如二十六個羅馬字母的易識易記易寫，那就進退失據了。所以我那年主張用國際音標，乃是一時謬誤之見，現在理合「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以自劾。

近兩個月以來，我正與趙元任、林語堂、汪一庵、黎劭西諸公討論「國語羅馬字」，在最近的將來，當可發表一個暫時試用的草案。據我們的研究，聲調在中國語言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其重要與聲紐韻部相同。凡同聲同韻而不同調的，在語言上是不認爲同音的：例如「買」與「賣」，「那兒」（指示）與「哪兒」（疑問），都是同聲同韻而有「上」「去」的區別，在語言上分別截然，不會混淆；又如「山西」與「陝西」，也全靠「平」「上」的區別。所以我們認爲國語羅馬字對於同聲同韻而不同調之字，非用字母來表明聲調不可；換言之，便是對於同聲同韻而不同調之字，認爲不同音而造成不同樣的面孔。至於許多用慣的英文拼音地名，可以不改變的當然不去故意改變它，但是那些拼法實在雜亂的可以，因為拼的時候不同，根據的原音不同，所用的拼音法又不同，我們即使想曲爲遷就，也應該統一下。說到統一，恐怕就要

改變不少了：列如 \times 或 oo 或 u， u^{h} 或 Kiang 或 Chiang；又如廣東作 Canton 之類，這總不能一任其舊；又如浙江之硤石鎮，火車站牌是 Hsiehshih，郵政局印是 Yahzah，這當然也是要統一的。我的意思，如北京一名，英文作 Peking 而讀爲「 $\times\text{I}^{\text{h}}\text{I}^{\text{h}}$ 」，法文作 Peking 而讀爲「 $\text{u}^{\text{h}}\text{u}^{\text{h}}\text{I}^{\text{h}}$ 」這只能當作外國字罷了，在國語拼音字中，應當依著國音之「 $\text{u}^{\text{h}}\text{u}^{\text{h}}\text{I}^{\text{h}}$ 」而另定拚法。中國人請 John Dewey 與少陵詩翁聯宗，請 Bertrand Russell 與兩峯畫伯通譜，這也只能當作中國字罷了；Dewey 決不該改姓「Tuwei」；Russell 決不該改姓「Luosu」；則 $\text{u}^{\text{h}}\text{u}^{\text{h}}\text{I}^{\text{h}}$ 也決不該改爲「 $\times\text{I}^{\text{h}}\text{I}^{\text{h}}$ 」或「 $\text{u}^{\text{h}}\text{u}^{\text{h}}\text{I}^{\text{h}}$ 」也。

狗尾巴拖到這樣——「尾大不掉」決不再接下去了，就此擱筆吧。

疑古玄同。

一九二五，十二，十九。

反對羅馬字的十大疑問

趙元任

羅馬字的好處人家贊揚的已經不少了，例如學習起來很容易；看字就可以讀音；宜於普及教育；打字機印刷機都有現成的好用；可以一順手連寫；便於查字典、書目、索引、姓名錄等；便於打電報；可以直接譯名；便於中國人學外國語言和外國人學中國言語，等等好處，只要現在已經通行，自然多數人都承認的。所以本篇不必再翻人家說了又說的陳話。本篇是要解剖幾種反對羅馬字的誤解。乍看起來似乎用了羅馬字母，有一利總有十弊，但是細究起來，有一利總是真的，有十弊，種種都是幻想的，都是從誤解上來的，所以都不是真弊。本篇把最常遇的誤解來列說和解說，希望使讀者當中反對羅馬字的看了可以多學到幾種反對的新理由，

贊成羅馬字的看了可以不會再遇見了懷疑者底批評的時候只得強詞奪理地說：‘我相信我的主張是對的，但是我也沒有理可以講給你聽就是了！’

第一疑問：言語文字不可輕易改革。——

‘凡是社會上的改革總帶有不少的損失。我們幾千年來用的文字，已經是根深柢固的了；凡是現在的生活沒有不和漢字有密切的關係，凡是現在在社會能做點事情的人，沒有不拿漢字當思想出入的惟一的媒介。試問現在中國知識階級裏的人哪一個是專用拼音文字寫國語，作為思想或表意用的？只要漢字教授法改良，用注音字母助漢字的讀音，不怕漢字難。這樣又兼改良的利，又免改革所帶損失的弊，這就是西人所謂進化方法總勝於革命的方法。（“Evolution, uersus Revolution.”）’

‘而且言語和文字是一種自然界的現象，牠的變化有一定的自然定律，不比人爲的制度，可以任意配制，要這麼就這麼，要那麼就那麼的。現在要把中國話全寫成字母，是把全國的文字改了樣子。造文字的事情是總歸失敗的，Alfabetik, Esperanto, Ido, Idjom Neutral, Lips Kith 等等世界語都歸於失敗，就是因為這些都是人造的原因。’

第一答。所謂根深柢固的制度改革了總有損失，這種議論是守舊派的老調。假如有人提倡不近情理的改革，用這論調駁起來似乎很得勁，可是用在應有的改革上，也是這麼老調。

發揮：比方十年二十年前有人提倡改用電燈，照這議論就要說：‘我們幾千年來用的都是油燈，已經是根深柢固的了；凡是現在人的生活沒有不和油燈有密切的關係，凡是現在晚上要給社會服務的人沒有不拿油燈當惟一的取亮的器具。我以為只要把燈做好一點，用美孚煤油來幫助菜油荳油底不足，不怕油燈不亮，這樣可以省掉許多費用，免掉新用電氣因外行而生出的火險危險，可以省得把多年用馴的燈盞棄掉，免得燈鋪子關門，免得煤油大王 J. D. Rockefeller 破產，這豈不是進化比革命好嗎？’所以這種議論不過是一種守舊的態度，並沒有論理的價值。

至於說世界語的命運，現在還在試驗中，不能定說‘失敗’；縱然就算牠失敗了，這也不能和國語羅馬字一口氣說。世界語非但是人造的文字，而且是人造的言語。中國的國語已經是有十幾省人說的言語了，現在不過用羅馬字寫出這言語就是了。同是一句話，無論是寫：‘你要這個不要？’或寫：‘Ni iao jego buh iao?’ 耳朵裏聽起來一點沒有分別。人造文字是世界上屢見的事，就是歷史上各體的漢字漸進的改變，不算在存意識的創造底例內，但是在高麗的用字母代漢字是忽然的改變。在東歐有幾個小國本來沒有羅馬字的，後來也一下子造出他們的‘國語羅馬字’的，現在還用得好好着地呢。再進一層，可以說言語也可以用人力稍稍地改變。用言語的是誰？不就是‘你、我、他、她’等等人嗎？所謂

‘自然’的變遷不過是很慢的，不規則的，無意識的，可是依優勝劣敗的條件的改變，所謂‘人爲’的改變就是有規則，有意識的改變。假如改革的人或團體是懂言語的趨勢的，看得出優勝劣敗的方向，順着牠走的，這種有意識的改革就會有效，而且比所謂‘自然’的變遷還要快得多。德國的 HochdeutSch 和中國的國音就是人造的言語標準。德國的 HochdeutSch 本來純是紙上存在的，現在已成一般有教育人底嘴裏的活國語了。中國的國音，有相當的傳授也可以通行全國。言語的本體都可以向好處改良，何況代表言語的文字呢？

第二疑問：文字尙形。——‘文字有文字底用處，不是專爲謄錄口供而設的。文字既然是給眼睛用的，自然應該以適於視覺與否定優劣。比方‘山、林、日、人’等字，看見了字形就可以想到意思，在英文寫作 Mountain, forest, sun, man, 就要先把字母拼出聲音來，聽見了或想到了聲音才想到意思；語音這東西本來已經是思想的符號了，再拿文字作符號的符號，豈不是不如直接拿文字當思想的符號好嗎？’

第二答 這議論是常聽見過的，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牠的假威勢是從兩個錯誤的前題來的：

第一個前題就是假定拼音文字是不重字形的。這個一點沒有事實的根據。陝西的文字雖然大都可以從字形上讀出聲音來，但不必定要拼出音來才認得出字來，非但不必

拚，而且平常用字的時候，沒有人像初學的慢慢拚着念的。這話很容易證明：試問一個懂法文的英國人，這句是甚麼意思：

iou harre couaitte ouellecomme,

他就莫明其妙。叫他照法文讀音念念，他才慢慢吞吞地念出來，就是

You are quite Welcome

一句話。又比方寫

Rush a automobile eyes her arm is,

乍看好像一句文法不週意思不明白的話，但是照聲音念起來聽得出是

Russia ought to mobilize her armies,

這兩例足以證明西人看書認字的時候，一點也不拚音，一個字有一個字的‘面孔’，看見了同時就想到意思，叫出聲音來，和中國人認漢字一樣的，並不是先讀出聲音，然後想到意思的。西人當中看書快的，是用‘視覺讀法’ Visual reading，把眼睛沿着字，一行一行地晃過去就能領會意思，連字音都不必清楚地想到的。由此看起來，拚音和不拚音的文字的分別大半在學習的時候和遇見生字的時候：前者比後者容易認識學習，到實用起來的心理兩樣都是見面就認得的，實用上羅馬字比漢字的優點不是拚音文字的優點，乃是字母文字的優點。

第二個錯誤的前題就是假定言語和思想完全是兩樣事情，一個是符號一個是本體似的。這種本體和符號的關係只有在言語當中佔一小部份的看得見摸得到的具體的東西才是這樣，例如‘橘子、月亮、扇子’。在言語的大大部份裏，差不多聲音就是意義，意義就是聲音。例如說：‘這件事情怎麼辦呢？我們應該好好地想一想才能打定主意罷？’這是兩句很平常的，一點不是故意造出來少遇見的句子，是很足以代表言語的大部份的話。試問這二十六個字裏那幾個字是可以作象形字的。把‘好好地’畫成一塊田，上頭長些很興旺的麥子，把‘打定主意’畫一個人拿着棍子打，這樣能幫助人懂這句子一絲一毫嗎？總而言之，言語的成分十分之九是抽象的，就是像‘擻麵杖吹火，一竅不通’這種極端的具體的話頭，其中的‘一’字，‘不’字和字與字的語法關係也都是抽象的，這種抽象的成份和言語的聲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所以答這問題就是好像相反而實在相伴的兩句話：無論哪種言語，大部份的意義和聲音是分不開的；無論何種文字，在實用的時候都是見而認字的。

第三疑問 同音字多。——‘就是承認以上的答語，羅馬字於中國言語上能行不能行還是一個問題。外國字一個字有一大串聲音，中國字一字只有一個字音，所以同音字多。日本也已經試用過羅馬字母，已經失敗了，他們常用兩音的

字尚且嫌同音字太多，何況我們一字一音的呢？」

第三答 這問題是最常遇見的，所以須仔細點作答。在舊體文當中有許多同音字，自不必說。假定文裏頭常用的字有八千，國音連五聲的分別算在內也不到一千三百，平均一個字音要派到六七個不同的字，這自然是不適於拼音的寫法的。但是爲了這個緣故，舊體的文章除非是給對於內容已經較熟的人念起來，是不能讀出來就聽得懂的。（我們聽人背詩背文的興趣和外國人聽 опера 戲一樣，不把戲本子拿在手裏或預先看過一遍，就聽不出唱的甚麼字。）譬如對人說

“始仁歷兒題“

五個字音，聽者要不是昨天晚上在那兒溫習左傳某公的，一定不會懂這是“那豬像人似的站起來叫”的意思，非得要看見了“豕人立而啼”，才曉得是甚麼意思。

但是在言語方面，無論哪一處哪一國的言語自然沒有說了預備人家聽不懂的，而且言語的變化上常常趨容易聽懂的方向走，日久由自然的優勝劣敗的淘汰作用，凡是於聽覺上的明了不相宜的就自自然然地成廢的。京話在各方言中算字音最少的當中的一個，不算四聲只有 420 字音，算四聲有 1380 字音，但是京話一點沒有因爲同音字多而聽不懂的難處，可見得天然的東西裏有自己醫自己的藥在內。言語所以聽得懂有以下四種方法：

1. 省去多餘的單字不當作詞用。例如用“好”字，其餘

‘善、佳、良’等字除和別字連成詞以外都不單用。從這上就減少許多同音詞。

2. 用多字詞。例如‘捉拿，桌子，愚拙。’這樣拚起來就是寫成拼音字，也不會和別的詞相混。因為字字相拚是沒有限制的，所以這樣拚起來，白話的詞彙(vocabulary)漸漸可以發展到比舊體文還要豐富精細了。

3. 取同音字少的，避同音字多的。例如‘拿’字沒有同音字(同聲韻異調的不算同音)，‘持’字有許多，所以‘拿’字佔優勝。‘好’字沒有同音字，‘佳’字有好幾個，所以在言語競爭場上‘佳’字被‘好’字擠掉。

4. 有同音字的字改用無同音字的音。例如‘給’字本來有舊體文裏‘急、級、吉、及、極’等同音字。但是在許多方言裏都已改作 geei，就沒有同音字了。京話對於這層有特別長處，參閱下第四篇第七疑問。

這些‘方法’並不是故意用的，是‘你、我、他、她’等等平日向人家說話過日子上頭不知不覺地順着這取去的法則。所以結果是天生就不會有聽不而能長久生活的言語。讀者要知道言語底單位是句，句底單位是詞，詞底單位才是字，同音字雖多而同音詞比較地佔少數。既然沒有聽不懂的言語，哪裏會把這言語的聽覺成份表示出來倒反不了嗎？

作者曾經做過一個單字詞的詞彙，其中每字音不過派到 1.3 個字，在兩字詞，三字詞同音自然更少，所以通扯起來，

我想中國言語裏的同音詞和法國言語裏的總差不離多少。

至於日本的失敗也有種種原因，我們看明白了也可以得些益處。第一，日本音類極窮，他們的輔音，元音，兩併三併的元音，和韻尾的輔音，都比我們無論那塊方言的少，又沒有五聲，七聲，九聲的區別，所以共總字音的如同不過我們方言中平均字音數十分之一，這是一個大短處。

第二，日本一向沿用的羅馬字是從英文的習慣，不大適宜於日本本國用的。例如 sh 和 ch 是常用的聲音，偏偏用兩個字母代牠，又如長音短音的分別是很要緊的，他們的寫法是把字母上加橫杠。這樣既不醒目，又不便於寫印，所以不合實用。

第三，日本的新文明發達比我們早幾十年，所以有許多新觀念新名詞已經定的好好的，很難改動的了。但是這些名詞，除掉有些直譯西文字音的，其餘的大都是靠漢字字形的幫助，不適於以音獨立的；但是因為他們學問家在言語上的勢力很大，所以是改革上一個大阻礙。我們舊文學裏出身的化學家，不曉得世界底和本國底言語進化底潮流，還做着夢‘扭天行事’造了些‘尅、尅、耗、糧、鏗、鈔、鈔、鈔、鎰、鎰、鎰、鎰、砂、礪、氫、汙、汙、汙’不痛不癢叫不出說不清的怪字，要不趁早明白過來，我們也要蹈日本底覆轍的。

第四疑問 羅馬字不能寫文話，——‘照你說起

來既然一定要聽了就能懂的言語才能用拼音字寫，那麼只有白話才能寫得出，文話就不能拼音寫的了。但是一國的文化全靠牠文學的成績為代表，才可以傳給後世。中國的文學除掉幾部小說戲曲之外，百份之九十九以上都是文話的，文話既不能用拼音寫，豈不是有國粹淪亡的危險嗎？’

第四答：這是一個很有道理的疑問，不是可以拿‘迂、舊’等字隨便罵得倒的。要是在七八年前答這問題，就有一手打兩仗的困難。因為拼音文字和語體文運動是互相依靠的。

(A)先說平常人不大想得到的：就是語體文怎麼必有拼音字？現在用漢字來寫語體文，總是一件暫時將就的辦法，因為言語的本身是音，但是漢字照文話寫起來已經夠明白了，爲了聲音不夠，多寫幾個重複的字，就寫得太多了。例如‘忠、汽、本、氫、趾、衣、助’等字形在文話裏很可以當單詞用的，但是在言語上因為同音字太多，聲音不夠懂，所以要說‘忠心，水汽或水蒸汽，根本，氫氣，腳趾，衣裳，幫助’。這麼寫聲音夠是夠了，可是字寫得太多了，‘忠’字就是‘忠心’，‘汽’字就是水氣……‘助’字就是‘幫助’所以‘心、水、木’等字寫兩遍都是重複多餘的。假如說把有傍的字都去掉旁，也有許多做不到的地方，‘忠心’，可以寫作‘中心’還好，‘水蒸汽’寫成‘水丞气’。就不太好了，到了‘根本’和‘幫助’難道可以寫作‘良一’和

‘封且’嗎？所以這是漢字不合語體文的症狀。這語體文底短處是常被舊文學派指破出來的，而新文學的代表常常因為膽小畏縮，只得含糊過去算牠不要緊，不敢和澈底的羅掘的結果面對而相見。這短處補救的方法不是要復古，也不是把漢字假心半意地東減兩筆，西去個把偏旁就弄得好的，是要進一層向完全拼音文字走，這才是語體文底羅輯地必要的結果，這樣才可以恰恰好好應該寫的不比應該說的少，應該說的不比應寫的多呢。

(B) 次說拼音字必有語體文：疑問所論的文學為文化的代表，是不能駁的真理，但是語體的文學已經成了事實，漸漸地發展起來了，無論你有甚麼精雅奧妙的思想，只要有文字能達的思想，不怕言語達不出。照上第二答第二‘方法’用字拚起詞來，不用說三字詞，就是兩字詞有了一千三百字音就可拚出 1,690,000 個兩字詞，這是比康熙字典裏的字數或 Webster 大字典的 Words 的數目已經多十幾倍了。至於中國的舊文學，自然不久就有人把其中有價值的，全做成語體文（其中專講詞章，用典故，譯成了語體文就空空然沒有東西的，本來不值得譯，本來是我國文學的糟粕，丟掉了也不可惜）；假如有人有相當的天資，有興趣來拿舊體文學史學當一種專門的研究，或把舊體詩和各體的漢字當一種美術，這自然也是很有用的研究，這猶之乎歐美的情形一樣：歐美的文化和言語文字全根據於希拉和羅馬。但是現在歐美各國只

有少數的學者（但是總數在全國人口的比例也比得上我們漢文好的在全國人口當中的比例（直接用希拉和拉丁文來研究希拉和羅馬的文化，但是多數人的國粹教育都是用現在的本國文（就是他們的語體文）得來的。

上段的議論已經是近年來常常有人發表過的，作者也不必多說。就是有一個枝葉的問題應該稍微研究一下的，就是同音的地名人名怎麼分辨法子？別的都可以在譯成白話，私名怎麼譯法呢？比方有人名字叫‘胡適’，難道在語體文裏要譯作‘到哪裏去’不成？這問題有幾方面的解答：第一，總計起來，同音的地名在歐西的歷史上也不是不常見，在中國的歷史上也並佔不到一大部份，真到含糊起來，儘可以加字注明；例如‘北恆山、南衡山、北通州、南通州’。在人名上還可以把姓名號都寫出來更不會混亂。在歐西人名後加‘第幾第幾，甚麼樣人’，例如 Napoleon III, William the Conqueror, 地名後加在甚麼河上，在甚麼省城，例如 Newcastle-upon-Tyne 和 Newcastle-under-Lyme；Cambridge, England 和 Cambridge, Mass. 這都是因為怕同音同形的字相混的分辨法。

第二，在西文因有拼音字，常有把古名照古拼法的。我們一向沒有拼音字，所以只得把古名今讀。近來瑞典的中國音韻家 Bernhard Karlgren 經曾把唐朝時代的讀音很詳細的研究出來，他現在正在研究漢朝的讀音。唐音的數目連四聲

算起來總不下五千，比現在的國語多好幾倍。所以就是不能把個個朝代的讀音找出來，只要把古名都拚作唐音，就可以免掉許多重音的地名人名了。

第三，論到今名，更容易解決。現在本有多音詞的趨向，用了拚音文字，自然會有用長名字的趨向。在外國的留學生不得不用拚音的，常把名號並寫起來以免和別人的混。現在時興用名不用號，這還是“漢字時代”裏的一種小進步（作者也犯了這個習氣）。但是到拚音字通行了，名字自然會加長，或者名號總是並稱。那時像姓于名實，姓易名一翼的又短又不順嘴不順耳的名字自然不會有人要的了。

第五疑問：文字統一，言語不統一，——“中國的文言是全國一致的，這省人做的文章寫的信無論哪省人都看得見的。但是言語就各處不同，要是都寫了拚音字，不是失去了一國底唯一的統一的利器嗎？”

第五答：對於這問題的解答也可以說兩仗已經打勝了一仗了。上頭已經說拚音文字和語體文運動是有密切關係的，現在要說這兩者又和國語統一的運動也是各各相關的。中國的言語本來在長江以北和跨長江的各省所謂“官話區域”內已經是近乎統一的了，現在全國方言的語法本來沒有甚麼出入，詞類的用法，在官話區域裏也是差不多本來就是統一的。就是讀音的分別最大。但是讀音統一的運動已經一天盛似一天；有了國語的傳習所，國語發刊品，留聲機片，

國音字母等利器，和政府的贊助，自然是已經有漸成事實的希望。等到國語將近統一的時候，試行拼音文字更可以促進國語的統一。所以這問題在十年前問起來，我就答“從統一國語入手”；現在國語已經在積極的進行了，這疑問自然也就解決了。

第六疑問：外國字不能拚中國音。——“以上的理論只說拼音文字的好處和字母文字的好處，並沒有說到羅馬字體的好處。羅馬字究竟是外國字，怎麼能拚中國言語？例如寫 Shanghai 作為‘上海’，只能拚到近似不能拚到準確，這拚法念起來好像‘鄉害’，哪裏是‘上海’兩個字？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現成的國音字母，而且橫行直行都便，為甚麼一定要用只能橫行的外國字母呢？”

第六答：羅馬字底範圍在世界各種言語上一天擴充一天，在本來不用羅馬字的言語也漸漸取用起來，而且在德國已有 Gothic 字形的也漸漸地改用羅馬字，可見這字母是世界共有的最便利的字母。至於說外國字不能拚中國音更是一種糊塗見解：試問 c 字底所謂“外國音”是甚麼？e 字是甚麼？g, h, i, j, n, o, r, s, u, v, w, x, y, z, 底“外國音”是甚麼？c 字在英文裏有 Cat, mice, chat, ache 四種念法，在德文有 Cent, Choral, China, ach, dents, h 五種念法，在法文有 ce, coup, chez 三種念法；r 字在法國有兩種念法，在德國有三種念法，在英美又有不同的念法，有的念作摩擦音，有的念

成純元音，有的念成打滾音，有的念在舌尖，有的念在舌葉，有的念到嗓子裏頭。比方一個法國人生在法國，學會了本國話，沒認得字，就到英國去進學堂去。等到長大了，他實用羅馬字母的習慣完全是英文的習慣，假如有人告訴他法文‘年’字的寫法是 an，他一定會不信起來，因為他照他英文的讀法把 an 字念得像法文的女名 Anne 似的，一點不是法文‘年’字盎盎然宏亮的帶鼻音元音的聲音。因此他就說羅馬字是英國字母，不能拚法國言語裏許多英國沒有的聲音！我們學過英文而沒有用過羅馬字寫中國話的人，看見了羅馬字母拚的中國字，就做著外國嗓子來學外國人說中國話，這豈不是和那法國人拿英國音念他自己法國的字一樣傻嗎？此方我說某字母某字母拚起來是中國的某聲某韻某調，照法則拚起來，自然‘上海’是‘上海’不會念成法音的‘傷愛(廿)’，德音的‘傷害’或英音的‘鄉害’了。

注音字母在國語運動上已經有很大的功勞是自然不必說。以後可以作為獨立的文字也是會有的事。但是這字母沒有合於實用的五聲寫法，寫起來無論楷書或草體都有些不便的地方，所以我對於注音字母的態度和德國的科學派的學者對於 Gothic 字母一樣 就是用，我也願意用，但同時我又贊成把羅馬字母作為國語的一種別體字母，這個在實際上一定有很大的利益的。

至於說能寫的好處，其實沒有甚麼要緊。第一層，科

學裏有許多東西豎寫極不便當，不得不橫行的。所以現在出版物橫行的一天多似一天。本報就是一例。第二層，人眼的構造是每眼有兩組橫動的筋肉，兩組左右上斜動的筋肉，兩組下斜動的筋肉，而沒有專管上下動的筋肉；所以看書的時候，除習慣影響以外，左右動比上下動容易得多。第三層，看書的時候是上半頁離眼遠下半頁離眼近，強迫天下人把書舉起來使與視線垂直，自然是不近情理的事。左右看書眼睛去字的距離變得少，上下看書眼睛就須把靈視的焦點長，時時刻刻地大改變，所以比較地累眼睛。因為這幾層理由，所以能夠豎寫也算不得甚麼大好處。

第七疑問：開闢放西文進來的危險。——‘中國的言語文字一向很純，沒有受過外國的大影響。有些留學生在外國說些夾中夾西，或夾中夾東的雜話，但是他們寫信的時候總還有點顧忌，不大犯這習氣，這是因為文字不同，混起來不好看，寫‘烟士披里純、德謨克拉西’等又很麻煩，所以還有點關攔。要是本國的言語也拿羅馬字拚起來，懶惰的人，就很容易讓外國字混到中國字裏來，這樣於中國的言語和文學的前途是很危險的。’

第七答：這問題所預料的現象是很對的，但這種發展於言語和文學上非但無害而且是一個大富源。純種的言語和純種的民族一樣，都是瞎子看影戲：沒有這事情的。人種學者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不是雜種的人，言語學者知道世界上沒有

完全純種的言語。就不要說在中國影響有限的梵文底地位，就是有史以前和歷朝來邊界各民族和中國互爭互混的結果，還會留下來甚麼黃帝的或是孔夫子的純粹國音國語嗎？

還有一層，世界上民族混雜起來，常常會產出新文明來；同樣言語和言語混雜起來也有很好的結果。英文是世界上最雜的雜種，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文學最富用詞最講究的言語。無論是 Anglo-Saxon，是 Old English，是 Keltic，是希拉，是拉丁，是法，是德，是甚麼，收了進去，消化出來，還是好像很“純正”的英文。比方說：

No one would criticize the English of this sentence as being 'impure', and yet its etymology goes back to no less than half a dozen different languages.

這句話底英文沒有人會嫌牠不“純”，其實“追根”是從好幾種言語雜湊起來的。大概取用外國字的原因不僅是因爲懶惰，一半是因爲新思想或私名或專門名詞應該用一個於本國言語裏本無意義的符號代表，牠才不至於有附會牽涉的弊病。“烟土披里純、德謨克拉西、羅輯、么匿”那些譯名，不是因爲沒有意義的不好，是因爲那些漢字有不相干的意義的不好，而且字形又太繁複，所以一向譯音沒有好的成效。

大凡一個文明和別個文明相接觸，一定會生出很強的互借言語的趨勢。中國漢字對於這趨勢的阻礙，猶如虞鱓的治水一樣。這閘一放開，登時就要讓洪水大沖過來，這是免不

了的。大凡社會上與一種有道理的新運動，總有許多沒有道理的人在裏頭學着時髦暗附和；現在有許多本來不想做詩不能做詩的人也來做白話詩，就是一例。爲了容易取用外國字根而生出言語上和文學上不純的狀態也是會有的，大禹治水，也不是拆掉了鯀底堤防就完事的；但是這不純的狀態不過是暫時的，不久這種新材料自然會受中國言語裏國性的消化作用把牠同化起來，而成極豐富極有用的思想的器具和文學的資料，同極‘純粹’的英文一樣‘純粹’。

第八疑問：羅馬字不夠用，所以字形太長，——‘羅馬字母的數太少，所以 ㄅ ㄆ ㄇ ㄏ 等音不得不用幾個字母拚起來弄得字形太長，又佔地方，又不好學。比方一個‘向’字用注音字母只要 ㄒ ㄩ ㄥ 就寫好，用 Wade 的拚法要寫成 hsiang 六個字母，一定很難拚念的。在打電報上用了白話，字數更多，豈不比文話的漢字更費？’

第八答：羅馬字究竟夠用不夠用讀者看下篇‘國語羅馬字草稿’（按此篇沒被選錄；可以看本書的國語羅馬字公布述略一篇），至於說字形太長。有兩層解答。

第一層解答就是字形一點也不太長 Wade 的拚法雖是在西文當中最通行的，但是只能算一種既不合學理又不合實用的‘糊弄局兒’，自然不能當‘國語羅馬字’的代表。作者曾把阿麗思曼遊鏡裏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底頭三段照本篇的拚法得下列的甚足令

人尋思的比較結果。

因為怕佔篇幅太多，只寫原文和譯文的第一段。下列的統計是三段的統計。

原文：One thing was certain, that the *white* kitten ha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it was the black kitten's fault entirely. For the white kitten had been having its face washed by the old cat for the last quarter of an hour (and bearing it pretty well, considering). So you see that it *couldn't* have had any hand in the mischief.

譯文：Iuu ih iaq cr kaodejudih, ziucr na beh maoh biq mehiuu zai liitou dih—na want syen cr na xeh maoh dih tsotcu. Inuei na beh maoh ihjrh zainær raq toh laao maoh geei toh sii lieen, zuhzuh sii le ih keh joqh (zooq suan nai de ju dih) : suocii nii tsyao, na ttaotci dih crtsyq cr buhxui iuu tohdii fer dih. (有一樣是靠得住的，就是那白貓並沒有在裏頭的——那完全是那黑貓的錯處。因為那白貓一直在那兒讓牠老貓給牠洗臉，足足洗了一刻鐘(總算耐得住的)：所以你瞧，那淘氣的事情是不會有牠底份的)。

第一段英文 62 words, 79 syllables, 252 字母；

第二段 76 86 299

第三段 93 122 388

共計 英文 231 words, 287 syllables, 939 字母；

第一段	<u>中文</u>	62 詞，	78 字音，	234 字母
第二段		80	103	326
第三段		<u>92</u>	<u>123</u>	<u>383</u>
共計	<u>中文</u>	234 詞，	304 字音，	943 字母
平均	<u>英文</u>	每 words	4.06字母，	每 syllable 3.27字母
	<u>中文</u>	每 詞	4.03字母，	每 syllable 3.10字母

可見中國的‘詞’簡直就是英文的 word，中國的字音（包括聲母、韻母、和字調三者）就是英文的 syllable 假如配的得當，中國語的一個羅馬字恰恰抵英文的一個羅馬字。但是英文在各國文字當中已經是用字母極省儉了，在德、法、荷蘭文要把上三段譯起來一定要多佔些地方；現在中國字和英文還比得上，還說得着‘字形太長’嗎？

第二層，字長了難學這話是從一種學習法和教授法的誤解上來的。常聽見人說：‘我注音字母已經背得爛熟的了，怎麼還不能看注音的書，還不會說國語呢？’這是因為認音和讀音不是慢慢地拚認的，橫豎是要預先認熟了‘面孔’的（參閱上第二答）。認得了‘ㄆ、ㄇ、ㄨ’三個字母和賞聲的符號，還是不能看見了‘ㄆㄨ’就認得的，必定要把‘ㄆㄨ’字的面孔看熟了才能算認得，所以非但認四十個注音字母或二十六個羅馬字母的工夫應該連認一千多個字音的拚字形，甚至二三千常用的詞音詞形的工夫，都要算在修業時期之內的，要能一看見‘ㄆㄨ’字或 lieen 同時就能想到聲音和

‘面孔’的意義，這字這詞才算認得。學習的心理既是這樣的，那麼從這方面看起來，把 π γ ξ ……等母劈開作兩個羅馬字母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有好處是寫明了 π 是 a 加 i, γ 是 e 加 i, ξ 是 a 加 u, 等等初學起來容易些，不會讀錯些，沒有壞處是上頂已證明國語羅馬字一點不太長，而且初學完了，進學的時候橫豎要把一千多字音一一認臉的。不會因為字形拆長了拆法的課程會加長的。

至於說打電報太費也是根據一種誤算。中國電報局裏辦事的人十個人沒有一個能不用英文而用中文在電報上談事務的，可見漢文於電報的不相宜了。電報的長短不是論字數，是論點線的時間的。例如要打 ‘二弟病，速來京’ 這六個字的電號是 ‘0059, 17 7, 4 16, 6643, 0171, 0079’，打起來共計

6	個	0	字，每	0	是	—————	共	30	線	0	點
5	1	1				• ———		20		5	
1	3	3				• • • —		2		3	
2	4	4				• • • • —		2		8	
1	5	5				• • • • •		0		5	
3	6	6				— • • • •		3		12	
4	7	7				— — • • •		8		12	
2	9	9				— — — — •		8		2	

共計 79 線 47 點

一線時間大約等於三點，

$$\therefore 73 \text{線} + 47 \text{點} = 3(73) + 4 = 66 \text{點}。$$

現在把這句改成白話。其實說“二弟病，快來北京”連五聲注起來，聲音已能夠懂了，但姑且再讓一步，故意說長些，說：“二弟弟病了，快上北京來”，寫成羅馬字就是

Er didi biq le, kuai caq Behjiqh ilai. 照萬國的 Morse 電碼打起來

a	3	個 a 是	· —	共 3 線	3 點
b	2	b	—	2	6
c	1	c	— . — .	2	2
d	2	d	— . .	2	4
e	3	e	·		3
h	2	h	·		8
i	6	i	· .		12
j	1	j	· — — —	3	1
k	1	k	— . —	2	1
l	3	l	· — . .	3	9
q	3	q	— — — —	9	3
r	1	r	· — .	1	2
u	1	u	· . . —	1	2

共計 23 線 56 點 = 140 點

上面打漢字的號碼也是用的萬國的 假如專為打漢字用，

把牠改簡了也可以省掉許多。或者現在中國電報局一向是這麼辦法，也未可知，作者沒有能調查。但是下面的國語羅馬字也是用萬國的電碼算的。假如我們仿美國的例把自己言語裏最常用的字母改用最短的符號，例如把常用的 j · ——— 和 q ——— · — 和 a · — 改短了，也可以省掉不少。所以上頭漢字 2) 點，羅馬字 140 點可以算代表兩種利弊的比例。這還沒包括省得查電報書，打出來就是字母的大好處呢。

第九疑問 羅馬字沒有漢字好認 —— “羅馬字母的拚字總是差不多的樣子，看上去不容易分辨，念起來一定很慢。而且純粹拚音不能和半拚音的西文比，英文裏 pair, fare, fear ; two, too, to ; 法文裏 SenS, Sent, cent, sanS, sang ; 德文的 Sie, Sieh, Sie 因為音同形不同，所以容易認。”

第九答：西文裏雖然有音同形不同的字，但是也有許多音同形同義不同的，例如英文的 can (罐頭、能夠), bat (蝙蝠、球棒、襪被單), rail (欄干、鐵軌、秧雞、嘲笑、大罵) ; 法文的 en (在、牠的、些), le (= 英文 the ; it, him) 德文的 ihr (你們、她的、牠的、他們的、到他、到牠；大寫起來又是你的、你們的)。況且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幾乎近於純粹拚音的，更不能借同音異形來辨字，他們的字並不難認。現在歐洲最新的教言語的法是先用萬國發音符號，用那上面舉的那些同音異形字的例就都拚作一樣，也並沒有難懂的弊

病，因為同音異義的字只要不像中國舊體文那麼多，總可以念得懂看得懂的。

至於說拼音字念起來太慢，這是因為無論哪一種文字，隨便怎麼容易，也要經過一番上文所說的‘修業工夫’才能畢業，等到畢業的時候看見一句，例如

Nii jinhtien tssou naali ilai ?

一定不是先自己咕咕叨叨地問：“Nii 是ㄋㄧ的賞聲，ㄣ的賞聲是甚麼呢？讓我想想看，奧！原來可不就是‘你我’的‘你’字嗎？……這 tssou 字又是甚麼字呢？讓我看，ㄊ，ㄙㄨㄛ，ㄊㄨㄛ；ㄙ 雙寫是陽聲的符號；‘通同統痛’；ㄊㄨㄛ ㄊㄨㄛ ㄊㄨㄛ ㄊㄨㄛ，那麼還是‘叢’字還是‘從’字呢？讓我再看底下是甚麼字再定’。要是這樣猜法子自然不是常態的念法了。總而言之，我們對於認羅馬字正確的觀念應該是這樣的：凡是日用的言語，如

Jego rren cr cwi ? 這個人是誰？

Baa je uaan tcca nna tev. 把這碗茶拿去。

Cienzai iu iuu yen, iu iuu yu. 現在又有鹽，又有油

Qoo siee dih z nii rende buh rende, nii dooq buh dooq? 我寫的字你認得不認得，你懂不懂？

都要把詞形用熟了才算會，這上頭無論有教育的或無教育的都要費點工夫的。這工夫在已懂官話的人假如有適當的教授和教科書和羅馬字詞典的帮助，可以兩三個禮拜就學好，

在沒有教育的人要長些，在南方不懂國語的人那是學話的問題，不在學用羅馬字問題之內，但是有了羅馬字母還可以幫助人學國語學得快些。

此外用到學問上思想上的詞類，如

Cexui dii tcyvenlih xeen da, taaquaaq ioq tcyaq lih
tsuijeh gorren dii gcsiq, iahjr gorren zyu duhlih dih ziqh-
cen,

社會底權力很大，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之精神。

這些詞類給小孩子和沒受過教育的人學起來不僅是學羅馬字的問題，是增長知識的問題。他們腦子裏本來沒有‘社會、權力、壓制、個性……’那些觀念，所以學這些詞聲詞形和詞義，一大半是思想和言語的教育，只有一小半是文字的教育。我們中年人已經犧牲了多年的寶貴的光陰來學這些‘忠心、根本、水汽……’等不合於現在言語趨向的詞形了，所以看見了羅馬詞形先要譯成漢字才懂，這是我們從前漢字教育和習慣的影響，也難怪我們如此。但是下輩的人學起國語裏幾千詞類有了羅馬字母幫助就是要費好幾年，其中十份之八九是思想和言語的教育，不過十份之一二是文字的教育，不比我們文字的教育佔了一大部分的吃虧了。

第十疑問：羅馬字已經失敗——‘羅馬字在中國已經試用過了，何以不見有成效？西人在中國也試過許多種，

上海、廈門、福州、廣州等處方言都有羅馬字的聖書等發刊品，怎麼還競爭不過漢字？可見得你上面說的種種羅馬字可以優勝的原因不過能給你在紙上打個勝仗罷了。”

第十答：上第五答裏已經說羅馬字何以必須同新文學運動和國語統一運動互相依靠，所以局部的方言的羅馬字不能通行是應該的。但是一向羅馬字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造那些拚法的外國人又不是語音學家，又不深懂中國言語現在的性質和過去的歷史，而且最要緊的，他們目的底一點不是造出一種給中國人用起來最便利的文字，乃是湊他們各人本國用羅馬字的習慣而定的，所以弄得雖繁複而沒有準確的好處，雖欠缺而沒有簡易的好處，真是叫“吃力不討好，挨餓不省錢”，這樣哪有不失敗的？比方照現在最通行的 Wade 拚法（照 Goodrich 字典稍“改良”的）寫：“叫他兒子快跑去看那個人是誰”，要寫

Chiao⁴ t'a¹ er²-tzū k'uài⁴ F'ao³ chū⁴ k'an⁴ na⁴-kē⁴
jèn² shih⁴ shui².

這裏頭要用 12 個數字，4 個撇號，1 個雙點，2 個帽子，1 個反帽子，2 個連號，0 個字母。這些既不醒目又費事的符號其實比多寫那麼些個字母還麻煩得多，就算他一個符號等於一個字母，加起來這行就等於 2 個字母。現在用作者所擬的國語羅馬字寫上面的句子，就是

Jiao tah errz kuai raao hev kan nago rren er cwi.

只有乾乾淨淨的 38 個字母，每一個字像一個字的‘面孔’，半個囉哩囉唆格哩格賴的符號也用不着，而且字的聲調註得明明白白地（‘子’字不注賞聲符是爲輕音的緣故），自然另是一種文字了。

以上種種反對羅馬字的疑問是最常遇見的，雖然都是根據於誤解，但也是有價值的理論，不盡是無理的瞎反對，所以作者費了這些事來一一解答牠。現在要從積極的方面來討論國語羅馬字的系統了。

——見于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

編者附註：反對羅馬字的十大疑問是從國語羅馬字的研究一文中截錄來的，計該 內分五篇，這是第一篇。文裡舉的國語羅馬字例子是趙先生第一次的草稿，爲保持原文，沒有根據大學院公布的國語羅馬字改正。

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

黎錦熙

當這全國礮火連天，肝腦塗地的時候，我們忍住慘痛的呼聲，噴出滿腔的熱血，來組織來提倡這個好像無關輕重，難救危亡的全國國語運動大會，這究竟爲的是甚麼？爲的就是我們確認這件事是‘有’關輕重的緊急大事，是‘能’救危亡的根本要圖。

第一，民主之國，主權在民，天經地義，全國共守。不料十四年來，專制餘毒，流爲軍閥，‘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我們人民僅僅領受了‘主權在民’這一句話的空頭人情，却安坐而遭實禍。我們人民向來是愛和平，重禮讓的；讓無可讓，和平無可求，墮落到乞憐和討饒，賣身與求死；試問自己的主權，擱在甚麼地方

去了？然而一旦覺悟，便可馬上收回：犧牲是不能免的，要犧牲便作自動的犧牲；打仗也是不能免的，要打仗便作有目的的打仗。爲收回應有的主權而犧牲，爲取得永久的和平而打仗，這是值得的。但必須較多數的人民能夠明白這個道理，深信這個道理，有熱情和壯志來實行這個道理，有組織和方法來貫徹這個道理，然後這種社會的民衆才算有真正的覺悟。否則又不免要受智識階級，惡劣政客的利用和愚弄，終於替少數人作了武器和犧牲。但是，這種民衆的真正的覺悟，究竟要走哪一條路才能夠得到呢？我們就不能不說這個國語運動是‘有’關輕重的緊急大事了。

第二，我國自從辛亥革命以來，國內實力，社會經濟，一天一天地往下沈淪；歐戰以後，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仍舊一天一天地往外發展。歷年內亂的真實原因，小半由於生計的壓迫，大半由於列強的操縱；這種事實，是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知道的。知道了，只是想不出辦法；想出辦法來了，也不過多發表幾篇文章。至於怎樣才能實行，怎樣才能挽救？有的希望好政府，但好政府要怎樣才能產生？有的主張澈底改造，但澈底改造的原動力究竟在哪裏？有的注重地方分治，企圖實業的發展，但資本人才種種的貧乏，其病根又種在什麼地方？有的說關鍵全在教育，但教育的不能普及，不能提高，又是甚麼東西作了障礙？總而言之，一切救亡建國的根本要圖，雖各人所見不同，歸根結蒂，還

是二十年前一句老話，而在號稱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尤其適用，曰：在乎‘民智’，‘民德’，‘民力’而已。只要這四百兆人個個都算得上一個‘人’，還有甚麼事情不好辦？還有甚麼暴力敢來侵陵？然而，這三樣東西究竟要從那一條路上才能得到呢？我們又不能不說這個國語運動是‘能’救危亡的根本要圖了。

國語運動，具有兩大宗旨：一曰‘國語統一’，二曰‘國語普及’。

何謂‘國語統一’？又含有兩種意義：一曰‘統一’，二曰‘不統一’。何謂‘國語普及’？也含有兩種意義：一曰‘普及’，二曰‘不普及’。

所謂‘統一’的國語統一怎麼講呢？大凡一國的文化，隨時代而蛻變，應環境而改觀。而運輸傳播這種變動不居的文化，其工具就是語言文字。我國在秦以前，是列國紛爭，部落兼并的時代，方言歧出，文字異形。相傳周宣王的太史籀曾把倉頡傳來的古文字改變了一些，但其意只在美觀，並沒有力量能統一，而且那時文字之用也不廣。

到了戰國，百家爭鳴，著書立說，實在那時也還是嘴的作用大，文字傳寫，隨音異形。一直到秦始皇，他既用武力辦到了國家的統一，便跟着從事於文化的統一，下手處就在語言文字的統一；可是疆域既廣，交通不便，語言統一，無法辦到；便用了‘焚書坑儒’種種嚴厲的手段來促成思想和文字

的統一。李斯的小篆便是統一的‘國字’。這時候，假使李斯的眼光再高一點，像腓尼基人對於埃及文一樣，利用古文大篆中許多奇形異樣的字體，挑選若干，定為字母，分析聲音，組成一套國定的拼音文字；那麼，這二千多年以來，中國的語言、文化、文學等等，大家想，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可惜李斯見不及此。第一，拋棄語言，讓牠脫離文字去走牠自家的路，便成了二千年來言文分歧之局。第二，繪畫式的造字法；那時這條路早已走不通，秦以後陸續產生的新字，不能復‘衍形’，而只能‘衍聲’；本無其字的語詞，就給牠來一個‘假借’；本有其字，忘記了，或難寫，便濫用一個同音的字，也算‘假借’。你的方音是這樣，假借了這個字；他的方音是那樣，便假借了那個字。於是一個意義，可用許多方塊兒的音標；一個音標，弄成許多關不清楚的意義。傳到如今，成了古今萬國最難學的‘國字’。第三，文字的用處既廣，小篆這種國字還不便寫，同時程邈作‘隸書’。漢與即有‘草書’，這都是應用上自然產生的，用不着誰來創造。幸而唐以後的科舉政策，把所謂‘今隸’的‘楷書’把持住了，法令上只承認這一體，再不讓牠另變花樣。然而傳到如今，通行的正楷、行書、行草、草書、省體、俗體等等，五花八門，毫無條理，成了古今萬國最離奇最複雜的‘國字’。總而言之，現在我們享有這一套漢字，全國‘同文’，總算是食了李斯丞相‘焚

書玩儒’之賜，也應該感謝歷代帝王‘科舉取士’之功。但是，花樣這麼繁多，‘通借’這麼容易，窗下用功十年，還要鬧成笑柄；面子上固然統一了，骨子裏實在是亂七八糟。正好像這時的民國，何嘗沒有中央政府？試問是統一呢，還是不統一呢？所以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字統一，實在不過少數知識階級的人們鬧的玩意兒，說的面子話。縱然他們彼此共喻，似乎得了文字統一的好處；也只算統一了上層階級，民衆實在被屏除在統一之外。說到民衆對於文字的應用，不但沒有統一，其去‘不統一’還遠得很，因為他們是一輩子運用不來的，率性不要了，還能說得上統一不統一的話嗎？只可惜二千年前的君相，正當文字還沒有統一而正需統一之時，坐失了創造拼音文字的機會，後來局面定了，文化逐漸發達，典範累代增加，漢字的勢力積重難返，縱然弄到這樣，‘似統一不統一’，也就無可奈何。而當初爲着要力求文字統一的緣故，白把語言統一這件事犧牲了二千年，‘賠了夫人又折兵’，真算冤枉極了！因此，二千年來‘言語異聲’，還是和秦以前一樣。廣東福建是鄰省，見面談話，如同外國人；潮汕和廣州更是同鄉，聽北方人演說，簡直要用兩個繙譯。彼此懂得英語，用英語來代國語；彼此都是讀書人，便用筆談來代口說。假使沒有明清以來的白話文學家把北方話創作了幾大部膾炙人口的小說流傳全國，至今百姓們怕還不能知道官話是甚麼東西；假使沒

有皮實京劇到處出演於舞台，恐怕百姓們便永遠聽不到官話是甚麼腔調。國民情感的不聯絡，村落的陋見，畛域的爭持，不能化除；害及政治，危及國家，大部由於語言的隔閡。所以三十年來，有識之士看了這種情形，又看了外國的榜樣，都倡言國語統一。我們再把從前的歷史和將來的文化細細推求，知道改良文字的機會又到了，再不要蹈二千年前李斯的覆轍，仍舊把語言和文字分成兩概；所以不能不推行注音字母，提倡拼音文字，用來謀實際上國語真正的統一。

所謂“不統一”的國語統一又怎麼講呢？國語統一，並不是要滅絕各地的方言，因為方言是事實上不能滅絕的，是有歷史關係的，而且在文學上也是很有價值的。用滅絕方言的手段來強迫國語的統一，這又是二千年前李斯丞相所幹的勾當，是終於沒有效果的。所謂國語，乃是全國人民用來表情達意的一種公共的語言，人人能說，却不是人人必須說，因為常言道得好，“官腔莫對同鄉打”。雖然不是人人必須說，却要人人能說，為的是大家都是中國人，總不應該見面時不會說中國話。這種公共的語言並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語言中之一種；也不就把這幾百年來小說劇曲所傳播的官話視為滿足，還得採用現代社會的一種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就是中華民國公共的語言，就是用來統一全國的國語。這也是自

然趨勢，用不着強迫的：因為交通上、文化上、學藝上、政治上，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樞，而標準的語言照例必和這幾項事情有關係，然後內容能豐富，可以兼採八方蒼萃的方言和外來語，可以加入成語和古詞類，然後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論理上精密的組織，可以添加藝術上優美的色彩，這彷彿是一種理想的語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環境和時代的要求，實已具有這種自然的趨勢，所以探定北京語為國語，可算資格相當。然而國語只是一種標準的方言，其他千差萬別非標準的方言，仍舊可以獨立存在，自由發展。這也有兩大理由：第一，教育上。全國受義務教育的兒童們，非教學國語不可；縱然僻陋的農村，不交通的市鎮，用不着說得漂亮的北京話，可是不能說也得能寫，能寫得出表示國語的拼音文字，能讀得懂一切國語的書。這便是‘統一’。至於一般平民，不能受義務教育的，大約還有四百兆的過半數。他們的生活前途，只在要求國民常識的輸入，增加國民情感的刺激，享受平民文藝的灌溉和慰安。我們要把這些材料供給他們，漢字是固有的工具，能運用的，便把注音字母補助他們去運用；不能運用的，也就不必一定要學習標準的國語，就把注音字母表示他們已經口滑耳熟的方言。只求他們眼界的光明，不求他們口耳的變易。這便是‘不統一’。這個‘不統一’也就和‘統一’有關，因為所標的語言雖不同，而標音的工具「注音字母」是一樣，工具練熟

了，是活的，既能標方言，便能讀國語；所以似相反而實相成。第二，文學上。國語的文學，是全國中小學一致採用的教材，是將來文學家可以努力建設的一條大路，也是叫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在文壇上攜手的一個唯一的介紹。這是‘統一的’。至於民間的歌謠，從三千年前的三百篇經過樂府、詩、詞、戲曲等等至於現在，實在是文學的中堅；雖大多數流傳至今和傳播很廣的都受了國語的洗禮，但如吳歌學之類，不但能給本地平民一種文藝上的灌溉和慰安，並且博得中外文學家的讚美和欣賞。我們也須從事於調查、整理，更與以相當的改革和提倡；既可以觀察民風，又可以改良民俗；不但關係於民族文學的精神，並可利用為平民教育的利器。歌謠之外，一切民間流傳的故事和傳說，也都一律照這樣辦。注音字母不設標音，便增加‘閩音字母’，在專門研究上還可以運用語音學上的音標；總求方言文學真象大明，精神活現。這便是‘不統一的’。這個‘不統一’也和‘統一’有關；因為國語文學的成功，便在吸收各種方言文學的優點，所以似相反而實相成。此外如國故學的證明古音，社會學的調查風俗，也都要在各方言中去找實際的材料，自不待言。總而言之，統一的國語，就是一種標準的方言；不統一的方言，就是許多游離的國語。各有用途，互相幫助，這就叫‘不統一’的國語統一。

所謂‘普及的’國語普及怎麼講呢？無論何國，‘民

德’‘民力’都是靠‘民智’作基礎的。古人也說過：‘愚民百萬，謂之無民’。可是要全國人民智而不愚，若單靠少數智者到處奔走，瘖口嚅音，耳提而面命之，乃是斯辦不到的事。所以灌輸常識，啓發民智，叫多數人對於所處的時代不至於太落伍，對於正當的人生觀不至於全然不知道，其唯一的工具就是‘文字’。文字的教育，第一要能普遍，要普遍便須簡易；第二要真有用，要有用便須活潑。要簡易，那繁雜凌亂的漢字便已根本不行；要活潑，那笨拙而不與語言合作的漢字更屬完全無效。所以近年來教育界的熱心家極力作平民識字的運動；這本是一個最扼要最急切的根本問題；可惜上了漢字的當！假使今後還不深悟漢字是二千年來積重難返的僵局，不對於牠加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革，不對於將來的文字教育建設一種長駕遠馭的規模，徒然因緣現狀，誤認漢字爲平民適用的工具，推行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平民的眼睛張開了，仍舊免不了是光瞎子。怎麼講呢？原來文字教育，是傳給民衆一種工具，叫他們自己能發廣求智識，激發情感的。若單教這種漢字，今天認三四個，明天再認五六個，無論一定期間的聽講是他們事實上萬難繼續的，卽令支持畢了業，試問我們的目的就叫他們認識幾塊店舖的招牌，記載幾筆日用的零賬，寫幾句口信，立幾張借據嗎？若文字教育的功效只能辦到這步地田，老實說，一切平民教育，義務教育，便那儘可一筆勾消。費這麼大的勁

兒辦辦教育，無論何國，效果斷不止於這麼一點區區。而且他們認不了招牌，記不了賬，寫不了信，立不了借據，他們自有解決的辦法，又何必勞慙的駕去‘代大匠斲’呢？文字教育最低的條件，就在使他們能發廣求智識，激發情感；這點若辦不到，文字教育就算無效，就不用提。現在淨靠漢字，是無論如何決辦不到的。即如北京平民輟工休息之時，到‘書茶館’裡去消遣，那都是‘以耳治’而不能‘以目治’的。試拿他們最愛的文學如包公案、小五義之類，去仔細考察他們的讀書力，僅認得幾十個字的，便完全看下去，算認得最多的，也還是咬文嚼字，模糊不清；此無他，漢字本身的不濟事而已。一般人讀書的心理作用只是‘聲入心通’，而漢字却要先記住許多許多繁雜凌亂的形體；‘聲入心通’的作用就在腦中先有自然的語言作基本，而漢字因單個的形體太繁，就不能不把語句組織弄成一種簡短習慣，不能活潑潑地表示那自然的語言。我們大家都是運用了幾十年漢字來作文章的人，所以感覺不到牠的毛病怎樣大。若真給平民設想，實在不必再勉強推行這種老廢物去苦他們，好在這種老廢物壓根兒就沒有普及的。據前年世界教育會議的報告，不識字的人數統計，英國百分之三，美國百分之五，法國百分之四，日本百分之六，中國却有百分之八十。中國雖說不上精密的調查，但文字教育總是最不普及的。讓一步說，寫得出自己姓名就算能識字的國民；可是用漢字

寫出來的姓名，至多三個字乃至四個字。儘管達到了看招牌、記賬等等的程度，對於識字教育應該辦到的條件，也還是差得狠遠。所以漢字在二千多年的歷史上，僅僅作了貴族富紳文人學士的專利品；一般小民只要能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就大可以在閉關時代過日子，求智識的事倒滿不在乎。現在的情勢既大大改觀，非極力開發民智以爲一切建設的基礎不可。漢字是本來沒有普及的工具，就勉強普及了也是老廢物，用力多而成功少的工具。我們所以決計根本改造，按着標準的國語，制定一種真正‘言文一致’的文字出來：凡受義務教育的，須於很短的時間內熟習這種‘國語字’；以後便可儘量讀書，看報，毫無困難，終身求識智，到老還有新機。再按着上段所講的‘統一’和‘不統一’兩種並行的辦法，隨地造出‘方言字’來，使一般平民也得從紙片上領略本地風光，達到求知的目的。能運用漢字的，這種‘國語字’或‘方言字’仍可和漢字合作，並可給漢字特別幫忙。有人怕方言字造成之後，中國文字便失了統一性，不如還是根據漢字的好。這可不然。因爲‘國語字’就是代漢字而起的一種統一的文字，能連形帶音一齊統一，比漢字的統一性更強；有了牠作文字統一的保障，還怕甚麼？漢字雖具有統一性，可是太缺乏普及性，只能讓牠自由自在，自生自滅；作根據是不行的。故我們爲潛發民智起見，爲灌輸文化起見，不能不回顧王照勞乃宣兩位在

二十年前所主張的辦法和江謙嚴復諸位在清末資政院所提出的舊案，極力提倡推行一種拼音的“國語字”，以謀實際上文字教育真正的普及。

所謂“不普及”的國語普及又怎麼講呢？國語普及，並不是要廢除傳統的漢字，猶之乎國語統一，並不是要滅絕各地的方言；因為漢字乃是學術上不應該廢除的，也和甲骨文、鐘鼎文、大篆、小篆、隸書等等文字一樣，是古來文化所附麗而流傳至今的。既作了中華民族的國民，自應了解本族祖先貽留的文化。現代的漢字，因為歷史和我們更切近，自然比那篆隸以上的文字更重要。不過大家須確切認定牠的地位：牠之所以更重要，乃是就歷史上的文化說的，不是勉強叫牠還要來肩挑現在文化的重擔，更不能叫牠挑着這個重擔到民間去。要把這個重擔挑到民間去，必須另雇年輕力壯的脚夫，這就是國語，這是要“普及的”。漢字着年碩德，養尊處優，我們國民只應供結牠的養老年金，聘作臨時的高等顧問。說到具體的辦法，中小學的教科是不能廢除歷史的，那就是教學漢字的機會；是不能不採選古代文豪詩聖的原文作品的，那就是教學漢字的機會；是不能不知道本國語言文字之源流變遷的，那尤其是正式教學漢字的機會。學生有時是必須參考圖書館裡的綫裝書的，那也更是練習運用漢字以及古文的機會。將來普及的國語文字雖通行，而學習漢字的機會還隨在皆是，而且年習的成績可斷定

比現在這般窮年累月，搬弄漢字的青年們還要高明得多。何以故呢？漢字和古文，是一定要從‘不普及’裏邊才能發展其特長的；牠們的致命傷，就在現代的人要逼追着牠們去‘普及’，結果，且不論民衆，就是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們，其白字連篇，文理不通的病象到處發現，在老前輩眼裡看來，真鬧成一個‘滿目瘡痍’。如果青年們從小學初期起，便把普及的國語文字練得純熟了，社會生活上應用的文字，明瞭正確，在中學時代早已不成問題；然後拿歷史的‘正法眼藏’來研究關係漢字的一切學問；學文科的便從此可以深探礦穴，發見寶藏；學理科的也就不難得到相當的國學常識。那麼，現在青年們所最苦痛的，老年人所最悲哀的，所謂白字連篇，文理不通等等沈疴，即不難根本療治。何以故呢？一般國民，本來就不必用這路的‘字’，又何‘白’之可言？本來就不需要這路的‘文’，又何‘通’之足道？這些原來是不要普及的東西！既不求多數人的普及，自有少數人的專精。不寫這條路的‘字’則已，一寫便不會‘白’；不作這條路的‘文’則已，一作便準可‘通’；這又是多麼痛快的事！再進一步說來，還有兩點要注意：第一，漢字與古文，原是形影不離的。七八年來白話文風行一時，這當然比古文容易普及些，而且容易進步些，在社會上文化上當然得到了相當的成績。然而真正的白話文學究竟成立了嗎？究竟將來有成立的希望嗎？

簡單一句話：在用漢字作普及的工具的時代，真正的白話文學簡直不能成立。現在所謂白話文學，只是從古文進一步的改良作品；必須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用拼音文字寫出來的，才是脫離古文另闢新時代的創造作品。因為漢字是和古文形影不離的，在牠們從前發展的道路上便是如此。惟有精練老到的古文足以發揮漢字的特長；惟有儀態萬方的漢字足以表示古文的優美。現在既改從白話中創造文學，却還要因襲向不合作，奇形異狀的漢字，這真是古人說的“柄鑿不相入”了。即如我寫的這篇文章，拖泥帶水，如此冗長；假使我能發出清脆的聲音，打起地道的京調，在演說台上宣講一遍，聽的人或許都可以聽到終篇。若要逐字逐句的看下去吧，除非是留心國語的人，或本來對於白話有口耳上當相練習，可以一氣看下去的人，一定要覺得這樣的繁詞長句，連篇累牘，真有點兒討厭；至於能識字的平民們，縱然完全識得這些字，更早已望而却視了。這個，我可要下一個公平的判斷：一半固然是文章作得壞；一半却要歸咎於漢字本身的不行，牠本來就不適宜於這種文體的，牠是向不會和語言合作的，牠是和古文形影不離的。在白話的說理文敘事文中，已經露出弱點；若用牠來寫演說詞，劇本等，看起來尤其覺得到處碍眼，讀起來更要覺得到處碍嘴。至於費紙費墨，哪有古文那麼辭約而義豐，潔淨而整齊呢？這就是近來白話文不能使人滿意的真正原因。漢字一天不解組歸

田，古文便時時運動復辟；漢字一天站在‘普及’的地位，白話文便時時要走向‘不普及’的迷途。所以要白話文普及，便須叫漢字不普及。這是一件要注意的事。第二，漢字與科學又是一套‘柄鑿不相入’的東西。無論理科或文科，近來都缺乏很好的繙譯品；治某種科學的專家，全靠精讀原書，從沒有倚賴譯本的；有科學上的發明，也得寫成外國話，向來就不作與拿本國文來著作的。於是有人大發感慨，回顧到嚴又陵先生，覺得他的貢獻真不錯。不錯確是不錯，但也要認清他的地位。他的譯品，包括了哲學、邏輯、社會、政法、經濟等科，已覺內容上有點兒汗漫；幸而他譯的分量還少，又沒有繼起的人，否則活像晉唐間把特殊的文體，例如四個字一組之類，來繙譯大批的佛經，一定也要弄成一種積重難返的危險。因為嚴先生那種‘達旨’的譯書法，只算替本國的古文擴張領域。假使以後譯科學專著的也要學他，一來就不必是自己專精而有把握的科目；二來可以在能徹底了解之處賣弄幾套舞文的手段，只要文章好，誰都辦得了；其流弊又活像桐城派之於宋學，糊里糊塗勦襲了一些，改頭換面，作為自己的文材，其實把宋儒的真相和他們的一點特長都湮沒了。果然如此，真正科學知識的輸入，便從此絕望；幸而並不如此。近來用白話繙譯科學專著的，除開那些荒唐不足道者之外，因為白話究竟無文可舞，沒法藏拙，不懂的就只能譯成一個不通；直譯的也就

等於按原文注出生字。這看來似乎是白話不濟事，其實是白話的長處，因為牠比古文來的老實些。古文的誤譯，還可以騙得上愛讀古文的人；白話的誤譯，却只能騙騙自己。再進一步說，對於由漢字寫成白話來譯科學專著的，也不妨警告他們一聲：且慢！這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有古文程度的，一定愛讀嚴譯的古文，有外國的程度的，一字去研究著作者的原本。通暢流利的白話文學作品還不免有些碍眼，何況用白話來組成謹嚴繁複的科學文句呢？仔細想來，仍舊是單個方塊的漢字在那兒作祟。不然，謹嚴繁複的科學文句，在腦子裡何以覺得那麼好，寫出來何以又覺得那麼不好呢？最好等到國語字成功之後，再大批的把科學專著介紹進來，那時也就自然而然地要跑進來的，爲的是彼此的臭味相投了。這時真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若一定要把漢字來強迫今後的科學專家作繙譯的工具，那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將漢字譯的科學書弄得模糊影響，就只好把漢字一脚踢開，率性用外國文作專門科學傳授發表的工具，這在目前已成爲事實；恐怕本國的文字，終於見不著‘養先生’的面，在科學界先‘亡’。可是本國的語言是不甘心與之偕亡的，趕緊造出‘國語字’來快占地盤吧：這又是一件要注意的事。總而言之：第一件是要請漢字從‘新文學界’退回去，就永遠地安分守己廝守着古文；第二件是明知道漢字對於‘科學界’闖不進去，就別把牠連推帶挽地死拉進去。

再統而言之：我們要國語普及，便須把漢字安置在一個極相當的地位，就是‘歷史’和‘古文學’，牠在這個範圍裡邊活動，是可以永遠存在的。牠這工具不能‘普及’；越普及得廣，越消滅得快。下不能普及於平民，上也不宜普及於牠範圍以外的各種學術。結束一句話：普及的工具，是統一的國語話、國語字、國語文；不普及的工具，是歷史上傳來的漢字和古文。離則雙美，合則兩傷；果能分工，便成合作，這就叫‘不普及’的國語普及。

總括這兩大宗旨，四種意義，並約舉其內容：

- | | | |
|---------|---|---|
| (1)國語統一 | { | <p>(γ) 統一——推行注音字母；傳習‘國語話和國語文’。</p> <p>(z) 不統一——添設閩音字母；調查方言，改良方言文學。</p> |
| (2)國語普及 | { | <p>(η) 普及——提倡‘國語字’，增加義務教育和平民教育的效率，即以提高民智。</p> <p>(c) 不普及——給漢字和古文以相當地位，解除普通教育和人才教育的困阨，即以保存古文化。</p> |

我們眼看着生民疾苦，國勢岌危，深有感於孟子之言，‘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蓄，終身不獲。’故認定上面所舉的兩綱、四目、八九件事，是‘有’關輕重的

緊急大事，是‘能’救危亡的根本要圖，所以大家來組織並提倡這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

公曆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見于國語週刊第廿九期——

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

林玉堂

莊君澤宣於本報副刊晨報副刊上論「解決中國言文問題的幾條途徑」，贊成用科學方法研究將來應取的拼音文字制度，而反對採用羅馬字制。我以為當此羅馬字運動方始鼓吹的時代，這種論調是有碍於此運動之前進，所以不得不抒個人的意見以與副刊讀者商榷其是非。

現在羅馬字制的討論已暫有一定明確的傾向了。那個傾向是什麼？就是根據趙元任式的制度去發揮改良（趙式見於國語月刊一卷七期「漢字改革號」之國語羅馬字的研究一文中）錢玄同先生曾經對我說：「國語羅馬字要不要表明聲調是一個問題，若是要呢，趙君用字母表聲的方法便是最好的方法。」最近有廈門大學周辨明君發刊的「中華國語音聲

(Phonotonic)字制]一小本，就是以趙式為根據而多加改良的一種。我們可說現在國語改用羅馬字運動已有積極的方針，有一定的辦法，不是旁皇莫決，糊糊空泛，茫無指歸的一種談論了。今莊君出而提倡於羅馬字之外別尋方法，要是莊君的訪說得對，我們固當去此以就彼，不再從事鼓吹羅馬字。但我們看了莊君的主張，實在覺得不對，就他的論文中所歷舉的幾條途徑，除去眩人耳目，淆亂問題，迷住讀者對此言文問題的心理以外，別無補益，所以我們不能不澈底的解除讀者的疑惑，以堅他們歡迎「羅馬字制」的決心。

莊君論文中指出幾條「文字制度的途徑」，作者生怕是走不通的。其中只有一條，我們尚不能具體反對，因為尚屬元氣未成，胎形未結，有風無影，摸不着，捉不住的東西，就是莊君自己似乎也未曾有明確觀念的用科學方法試驗新字的一個辦法。這一條辦法，於理論上似甚可能，而加以細察之下，實非於本問題事實上所能適用。故以下第一段「何必羅馬字」是設問的，欲對讀者闡明何以莊君所歷指的文字制度是無希望實行的，何以必要羅馬字；第二段「何不羅馬字」是作者反問的，因為我們所最感奇怪，所最要發問的，就是「既要拼音，何不用羅馬字？」

一，何必羅馬字？

莊君所舉文字制度，不是根據羅馬字而稍微改變形體相，約有四種，(一)藹斯伯森的非字母制，(二)培爾奧斯會脫的

表象制(或名機體制)，(三)速記術類，(四)尚未出現，依莊君幾個條件用科學方法去研究的。凡懂得前三種制度的人，這樣一說，便明白不應在討論普通應用文字問題上拉這三種在一起講。因為第一和第二只是發音學字制，是絕對不合通用的。第三速記術，與我們研究的問題性質相差甚遠；第四科學試驗方法，我們因為所見問題不同，也絕不敢贊成。請依次序詳述於下：

(一) 藹斯伯森的「非字母制」(Jespersen's Analphabetic System)，完全未曾夢想要做通行字母用的。用他來講發音學是最科學的，因為最詳明，最能幫助我們把發音位置分清楚，記清楚。至於不合實用，我只消舉兩個例：譬如德文短 i 音 (以羅馬字母大寫代替藹氏的希臘字母)寫做「A4bBeG4g」(這是說發 i 音時唇四開度在 b 地位，舌尖在 e 地位，舌面距上齦離開四度在 g 地位)德文 Sch 音寫做「A5aBVCIf」而英文 Sh 音寫做「B * 1GV」，這樣推想，一字母如此，若寫一字如英文 Shall 的音，可憐不可憐？

(二) 培爾的「看得見的話」(Bell's Visible Speech) 又名「世界字母」(Universal Alphabet)，雖有意為普通實用體制與藹氏異，而他的不合實用恐怕與藹氏的「非字母制」不相上下。因為他一字母所表明的不是一音，只是一發音時唇、牙、喉、齒的形狀與情境；他的根據是看發音機體的 (Organic) 不是耳辨的 (Acoustic) 見 (Sierm : Englische Philologie,

15S, 112), 人家普通不學發音學時, 誰高與去辨別發音機體的位置, 在平民教育上誰能使用? 這完全不成問題。就斯會脫自己改良應用「看得見的話」的人, 也說「科學表象的字母須是機體的, 普通人民應用的須一部分是耳辨的」(The Sound of English, P. 113); 又說, 「就是在發音學上也同時須有一種嚴格的羅馬字制 (Narrow Romic)」(Ibid. p. 117)。況且此種字母, 一來分音太細, 一來不易辨認, 把同一種的筆畫拿來轉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便要表明不同的聲音, 看時不易認得, 寫時極不便當, 輔音一切是圓鈎的, 元音一切用一豎筆, 同是一樣不易分辨的元音符號一百四十四種, 說精妙是精妙極了, 奈他不合實用何? 若說到此制拚中國國語, 現在這樣通行極壞的注音字母還勝過他萬萬倍。所以莊君稱此制說「我們要造字母, 這條途徑不可以忽略」, 我簡直是不懂他何所指。要之, 發音機體字 (Symbolic or Organic Alphabet) 與普通用的文字完全不同性質: 前者求邏輯之規則與明瞭, 後者必求看寫的便利與雅觀。

(三)速記術類——這比較的可以討論。若我們寫字都能像速記那樣快, 自然是極痛快一件事, 省去文人工夫時間不少。若是我們新文字唯一的目的是「快捷」二字, 還不如採取一種速記而改變他, 使他適應於國語, 如英國舊有之 Pitmanic, 美國新出之 Boyd (後者晚出, 勝於前者, 無粗細畫之分, 按斯會脫式未曾見社會實用, 而上說二式分音未嘗不夠精細,

如分 Singēr 與 Einger 之 ng 音)只是要叫全社會用他來做文字，我還不免懷疑，因為速記與發音學字制一樣的與普通文字不同性質：速記的唯一目的是速記（所以不免常有簡音之事）；普通文字於簡快之外還求明瞭、易別、齊整、雅觀、變體等等，這都是速記術所管不到的。

(四)用言文學、語音學、心理學的眼光試驗最易學、易記、易印、易寫的新字母，——我們以為新文字問題，不是用科學方法試驗研究為最合式的。我們所以與莊君不同意見，我推想是起點於所見問題的不同。莊君意見似是說將來中國的拼音文字要取其最科學、最經濟、用科學方法證出為最學得快、寫得快的，我們以為此等看法是把問題看得太機械式了。新文字三大要素恐怕是「經濟」、「美觀」及「文化關係」。此三大要素之中，兩個是無法試驗的。「經濟」二字不能了結重大的文字問題。文字的寫看一方面便利與否可用心理學的試驗證明出來，而文字他方面的關係，如「雅觀」「文化關係」却不是科學試驗室所能證決出來的，而倒是一樣不可忽略的。譬如「趙元任式」中有以 q 代 ng (以 Luq 代 Luhg) 一辦法，論發音與經濟都比從前的 ng 好，但恐怕因為與社會上所摸不着，科學所無法試驗的一種「美感」相碰而卒至於失敗，舊式之 ng 反保存，也未可知。又如「r」與「尸」(「希」與「時」之首音)之別，在發音上理論極對了，然而因為沒有互相誤認的機會，為實用起見，應否以一符號包含此兩音，此去取

酌奪之間又不是科學方法所能代斷，或是發音學家所能幫助我們的。我們明知北京讀「憂」「油」之音不同於「友」，「友」音又不同於「又」(用極粗略寫法表明出來，「憂」「油」爲 ju，「友」爲 iou，「又」爲 iow，但是實用上應分不應分，又不是科學方法所能指教的。我們又明知 ui 有陰陽平無上去，uei 有上去無陰陽平，而我們心理上却是把「灰、回、會」聯合起來。似此分音與心理相抵觸，分音與經濟相抵觸，經濟與雅觀相抵觸的地方甚多，其去取酌奪，較量輕重之間俱非科學試驗方法最爲合式。一言以蔽之，科學方法所能試驗的是經濟便捷而已，對於其他問題，科學是無大補助的。趙元任君見地高明，所以可稱爲把這問題看的透澈，看得實在，就是他不盡爲發音學及「便捷」兩字的奴隸，他於二十五條原則中有幾條正與莊君方針相反的，可以得見。例如趙君第四原則「犧牲理論上的規則」(此與「機體字」根本相反了)；第五原則「學習的時間不妨長些」(此與粗淺的便捷觀念不同了)；第六原則「不作精確研究的器具」(此卽把通用與科學文字問題分開)；第七原則「一國的文字不是專爲音韻家字典家底方便而設的」；第十二原則「一個字可以有兩種或幾種讀法」(與發音學字制原則相反)；第十五原則「從世界習慣」(關文化)；第二十原則「尚形」(關心理也關美感)；——這些都是極精確極知言的話(具見「國語月刊」一卷七期 PP. 102-112)，如讀者承認這些原則，必定不能有過大的期望於所謂科學方法的

試驗了。

若進一步，以新文字的文化關係而論，新文字須與世界文明國的文字接近，就試驗問題可以完全取消了。因為若要中西文接近除去採用羅馬字以外，還有什麼可待試驗？新字制應與文明國文字相近，甚至字母相同，可以使中西的智識界中間少了一層界壁，易相吸引，易通聲氣，却不是一件可輕忽的事，於彼於我盡屬有利。現在的中西人士交通必用英文是何故？豈不是我們心裏不敢希望外國人會寫中文信，作中文論？屬中國境內，叫我們去學他們的文，不叫他們來學我們的文，這豈是中國人的便宜，也豈是外國人的便宜？（老實說，德國人用心讀中國古文的人比中國肯學梵文的人多。）中國如有羅馬文字，我們也可希望外國教授在中國大學用中文演講。若中國有幸，我們還希望將來中國學者所發明與著述可以想得西方學者的深究。於智識界如此，於實業界也是如此，若採取羅馬字，可便於外人在華營商，便於華僑在外打電印書報，便於西洋關心遠東時事的商家、政治家、報館，商會研究中國的情形。既如此說，於羅馬字之外，更無事於用科學方法別求他種字了。

現在姑且讓一步論，不講文化關係，單論造字的手術，單論論新字所必要的條件，以看有無待科學方法研究最便利字制之必要。我們相信於此手術方面，還不一定是最經濟的為最好；既非以最經濟的為一定最好，就所謂科學試驗，已

失其主因，已失其立足地，而理想中所尋求的一種新字且不免演到與羅馬字一樣不方便一樣費事的境地。如此，所謂試驗，所謂研究，豈非白走一盞路，豈非白尋煩惱？

(a)要平行而由左往右的——這兩條件因為要使行文時用科學符號，引用西文或長篇，或片言隻字，以至於最平常要寫西洋數碼，不發生困難。平行引用漢字無碍，而直行引用西字有碍，所以平行是最公道的。如此推想，新字母能免除 i, m, n, u; e, c, g, a, d, 等等筆畫最順的符號不能？

(b)要印寫體正草體分別——此與莊君所說方針似相反，至於印寫體越接近越好是與莊君所持論相同。所要知道的，印與寫的字體不同是不能免的，印求清楚醒目，寫求筆順連貫，本應該有分辨；若求印寫同體，即於印寫兩個目的中必犧牲其一，還不如「學習的時間不妨長些」好。黎錦熙君已替注音符造正體與草書，這也在新字所必有的事，何況若要印寫正同，簡直可使用羅馬字的斜體 (Italics)，並不足以反對羅馬字。西人所以不願用斜體印書，猶中國人不願意天看石印書，喜歡鉛板字明瞭。又斜體在西文中有他種用處。此可見凡文字不能只有一體。

(c)要大小寫分別——A 與 a, B 與 b, 實為兩層記憶。我們又要問：大寫須有不須有？若不須有，簡直一律專用小寫，也不能反對羅馬字。人家所以倒底要兼用大小寫，又是心理學家所應當注意的一樁事實。凡文字為文化之表

示，不能不受吾人好美的心理所支配。如此看來，莊君理想中所尋求的印寫極近，學習極易，不費「兩重記憶」的新字，未必是合羣衆心理的。

(b)要音與形無關係——是要任意構造 (Arbitrary) 字母，不要表象發音機體的字母 (Symbolic or organce alphabet)。因為若采取機體字，(一)其字母之形體必為發音條理所限制，不能自由從雅觀、個性方面發揮；(二)其同類音之字母必定互相彷彿，不易辨認。莊君批評羅馬字，謂「音、形毫無關係」，明明是偏護表象字，每一類音給一個表象。實則音與形不應該有因果的關係。音與形有關係，必定是根據發音機體，位置(高、底)與情境(鬆、緊)而造字，此種字務求邏輯的規則，必管不到實用的便利；必如培爾、斯會脫之「機體字」，規則是極規則了，然而第一條不易認(不尙形)，第二條不易寫。此路既走不通，必仍歸到「任意，不相關的符號」，既同是任意不相關，何不用羅馬字，何必另制？

二，何不羅馬字？

他種新字制試驗所不能跑出的範圍，既如以上所說，我們不能不反問；何不直用羅馬字，何必於羅馬字之外自尋困難，而結果未必能勝過羅馬字多少，又頂少有一樣不及羅馬字的，就是與世界習慣相反，與人以多一種文字，叫人多費一番學習的工夫？我說這句話，並不是為西洋人設想的，倒是為我們國民設想的。今日二十六個羅馬字母，已不是外

國特有的文字，已是中國人日用必要着得的文字；學羅馬字，並不用另費工夫。不用說學生在學校學代數、幾何、化學及計科學時必要看見，不用說平常看報的人在報上看來看去必另看得厭熱，就是平常市面，那一條街的招牌匾額上沒有這二十六個羅馬字母？上海商人，自不認洋文士棧，商家以至於永安公司鋪面的伙計，那一個可以不懂這二十六個字母，看看電報，認認商標？若我們不要拼音文字，就不用講了，若要拼音，何不將這現成的二十六個字母拿來使用？所以特造新字母，並不是給西洋人費事，是給我們的國民費事。況且羅馬字母不是那一國的字母，以歷史而論，既非限於羅馬，更有希臘、腓尼基（依最近考查），並有埃及的貢獻在裏邊；以實際而論，已成為世界字母，決不是什麼「英文字母」「法文字母」「西班牙文字母」了。其勢力之雄大，我們只好承認，不能抵抗。

至於反對羅馬字的人，有的簡直是反對拼音文字，以為與漢字不能並立，這是個大差謬。蔡子民先生主張同時改用羅馬字又改革漢字，兩事並行不悖，我的意思以為極對的。羅馬字可以獨立使用，並且將來於日用上應該獨立使用是真的，但是如要與漢字並行的時候，無妨在每平行之末留一段空地，約本行三分之一，以為注寫漢字之用。所以於此一點，其作用並不亞於注音字母。

莊君所謂羅馬字母各區讀法不同，以至學習不同讀法諸

國之文時，英人自讀英音，法人讀法音。這種毛病發起於意象之交互聯絡 (cross association) 是有的；若是說，除去發音問題以外，這一點兒交互聯絡不能用小小的工夫勝過，是沒有的事。無論何—羅馬字制度，只要不自相矛盾 (inconsistent)，一概易學。

凡一事合理，並不須有許多迂遠附會的理由去鼓吹他，都是有少數極淺近、極正當、極自然而極有勢力的理由使他成功。我們現在把採用羅馬字的正大理由臚列於下以做本篇的結論：

- 一、羅馬字母是今日中國無論什麼人本來要懂的字母。
- 二、羅馬字母是實際上的世界字母。
- 三、羅馬字母是科學應用的字母。
- 四、羅馬字母是商務上應用的字母。
- 五、羅馬字母是歷史上經過幾番演化試驗的結果。
- 六、羅馬字是能使譯名問題自然決。
- 七、羅馬字便於行文中引用西文，采取西語。
- 八、羅馬字能幫助中外智識界相接近。
- 九、羅馬字能在國際交接上（政治的或商務的）增高中國文的位置。
- 十、羅馬字有在世界各國印刷的便利。
- 十一、羅馬字有現成的大寫、小寫、印體、寫體、花

體、斜體，不用重新演化出來。

十二，羅馬字有現成的電報字母、旗語、啞盲字母、打字機，不須另製。

因此，我們相信採用羅馬字是採用拼音文字最自然的一個解決。因此，我們相信凡去羅馬字而他求別種拼音文字的，是小題大做，是好作新奇，是自尋煩惱，是好討熱鬧，是舍大道而不由，而終久是勞而無功。

十二年九月一日。

林玉堂先生拿這篇文章的稿子給我看，我看了之後，覺得其中說明發音機體字及速記字均與實用的文字完全不同性質，不能併為一談；說明所謂用科學試驗方法來造新文字的無謂；說明採用羅馬字的十二條理由：都是極精當的議論。

我也是主張國語文字應該改用拼音的一個人。我在距今半年以前，雖不曾主張用諾斯伯森的「非字母制」和倍爾的「看得見的話」，但當時也被學理所迷，主張採用國際語音學會的「國際音標」，最近幾個月以來，我才覺悟學理的字母與實用的字母決決不可混為一物（不僅書寫上的關係，而且中國實在有用羅馬字的必要，說詳下），同時我又覺悟國語的聲調是不可不注意的。我現在完全與趙元任、周辨明、林玉堂三位先生同意，主張國語字母應該限於二十六個羅馬字母；國語羅馬字中應該有聲調的表示，而表示聲調應該用字母，不可用符號。趙、周、林諸先生所說的用羅馬字有許多好處，

固然不錯。但我們爲即使羅馬字沒有那些好處，而且牠只有莊澤宣先生所說的壞處——或者壞處還不止此——我們的國語文字還是非用羅馬字不可。我的理由，非常簡單，只有一個：便是林先生文中說的「新字制應與文明國文字相近，甚至字母相同，可以使中西的智識界中間少了一層界壁，易相吸引，易通聲氣。」

我確信現在一般人所謂「西方文化」，所謂「西洋學問」的便是現代全世界人類的文化，的學問；這文化，這學問，和我們活人的生活極有關係。因此，我以爲現在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學子）應該研究的學問便是現代世界的科學、哲學、文學（科學尤爲重要）。研究學問，專名術語是非常之重要的。這些專名術語在西文書中早已「約定俗成」，我們不僅應該認識而已，而且我們自己研究、講述、著書；也只應該直用原字，才不隔膜，才是正辦，斷斷無須「無事忙」、「瞎討好」，來鬧什麼「譯名問題」。專名術語以外，尋常語言，國語中有缺乏的，也大可用西文來補充，如 Inspiration（烟土披里純），Picnic（辟克匿克）之類。如此，則我們的國語中加入的西洋文字，爲數一定很多很多，說不定每句中間都有西洋字的加入；若加入的新國語（西洋字）儘管寫羅馬字，而固有的國語則寫「非羅馬字」，理論上雖然沒有什麼說不過去，可是事實上確有很大的障礙。卽如現在；因爲國語尙用漢字表示，大家對於國語中所無的字，無論專名術語或尋常

語言，總想把牠譯成漢字，卽不詳義，也要譯音。我的朋友周作人先生本來主張對於這類字直寫原文的，但倒底因爲爲漢字所障礙，以前所譯小說，人名地名寫原字的，後來仍舊改用譯音。近來只有「創造社」一派文學家的作品，常常在漢字中夾雜西字，但爲數還很少，這也還是受了漢字的障礙。其實不僅爲漢字如此，凡不同形式的文字夾雜寫在一起，因爲筆勢不同，形狀不同，寫看兩覺不便，便自然而然的會想把加入的文字改從固有的形式，才覺調和才覺便利，於是便鬧到什麼「譯名問題」上來了。

照原字的意義譯成中國字，譯得不確當固然不對，卽使問得極確當，也還是不對。因爲無論如何總是隔膜了一層。所以凡講究一點的書籍，雖有譯名，仍注原字。又，譯名之中的「音譯」，本不能算做翻譯，只不過將原字的形式變換而已；有些人講究一點，往往改「義譯」爲「音譯」，如「論理學」改爲「邏輯」(Logic)，「民治主義」改爲「德謨克拉西」(Democracy)，「過激黨」改爲「布爾什維克」(Bolsheviki)，「頹廢派」改爲「狄卡耽」(Decadent)，「抒情詩」改爲「賴列克」(Lyric)，「文藝復興」改爲「李奈桑斯」(Renaissance)，「無政府」改爲「安那其」(Anarchy)之類。注原字，譯原音，都是求與西字融合，免除隔膜，不過還是「未達一間」：既要注原字，則「義譯」的詞真是贅語，還要牠幹嗎？「音譯」雖用原音，但用漢字譯音，絕難正確。而且雖能略得原字之音，終於未見

原字之形，畢竟還是隔膜。——但是這不能苛責他們，國語既寫非羅馬字的漢字，則只能辦到如此地步，明知隔膜，也是無法。

好了！現在漢字革命軍的號吹起了！漢字革命的理由，固然是要改那「不象形字」（象形字的僵屍）為拼音字，要改那用萬變不同的筆畫搭成的字為用幾十個有定形的字母拼成的字，使國語文字易識、易記、易寫、成爲一種極便利適用的工具。但我覺得爲了要使中國人與世界的學問融合無間，而將國語文字的形式改得與西文的一樣，以便多多的加入西文，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正大的一個理由。我甘冒全國學究、遺老、遺少之大不韙來說幾句話 中國人應該研究世界的學問是天經地義。研究世界的學問必須讀原書，用原書中的專名術語是天經地義。這種專名術語都是用羅馬字組成的，爲數又是很多很多的，則中國需要與世界文化融合受而不再受隔膜的苦痛，除了用羅馬字母作國語字母，實在沒有更適宜的辦法。國語用了羅馬字母拼音，則西洋字的輸入，真如「水之就下」順便無比：「論理學」自然寫 Logic，決不會寫成 Luentliishio（依趙元任第一次改正的寫法，下同），「倫理學」也自然寫 Ethics，決不會寫成 Lwenliishio；「烟土披里純」更自然寫 inspiration 決不會寫成 Ienshrhpilichwen。

所以羅馬字無論怎樣不好，我們也只好采用牠；莊先生所舉的四種「非羅馬字」，依林先生所說，誠然都不適用，但

即使更有第五，第六……種很適用的「非羅馬字」，無論怎樣好，我們也只好不採用牠。何以故？因記載世界的文化的學問的書籍都是用羅馬字的文字寫成的故。

以上便是我主張國語文字必須用羅馬字的理由。

一九二三，九，七，錢玄同附記。

——見于 1932 年 9 月 12 日 北京晨報副刊——

國語羅馬字公布經過述略

黎錦熙

一 公布以前的略史

國語羅馬字者，且不必詳叙牠的遠古期，如明神宗萬曆間利瑪竇（Matteo Ricci）所定，遠在十七世紀初，其手蹟見程氏墨苑，凡四篇；民十六北平輔仁大學用通縣王氏鳴曉藏本影印，定名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又民十八北平文化學社再版之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也影入一冊，是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利瑪竇手寫的。明熹宗天啟六年（一六二五），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又編成西儒耳目資一書，中分三譜，其所定拼音法式，什八與利瑪竇相同；此書曾著錄於四庫全書總目的經部小學類存目二；上海東方圖書館藏有天啟原刻本稍殘，今歸國立北平圖書館，此外如廣東溫氏和巴黎倫敦羅馬三處國立的圖書館都藏有殘本。（以上明末利氏金氏兩家所定），當時音韻學者如方以智劉獻廷等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羅常培氏有耶穌會生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一文專論之，甚精詳；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又徐景賢氏有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註音考釋，見新月一卷七期。○直到清初，西洋教士用羅馬字母拼漢字音的書還不斷的出世，如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殷鐸誥的羅馬字拼音中庸之類（此書今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到了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把羅馬教皇公使送往澳門監禁，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把欽天監供職以外的西洋教士一律逐出京，送往澳門看管以後，這國語羅馬字運動的遠古期才告一段落。也不必細述牠的近古期，如清季海通以後，西洋教士又漸佈滿內地，他們用羅馬字母拼成的漢語方言聖經，在東南一帶印行的很不少。○盧翹章等創切音新字，就是受了他們的影響。○這已比遠古期進了一步，因為他們是把羅馬字母直拼語音，以利民衆。○至於仍將漢字註音的工作，則規定拼音法式的，當首推清道咸間駐華英公使威妥瑪（T. F. Wade），他著有語言自邇集；後來把好幾萬漢字註明官話和方音的，則以基氏（H. A. Giles）的華英大辭典爲最大。○另有書目，此不多列。○只就這二三十年來說這種運動：

(1)最急進的是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到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的新世紀週刊（巴黎出版），中有主張連漢字帶漢語一氣改革，而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替代的；如吳啟恆的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書「駁中國萬國新語說」後，新語問題之雜答，書森格園君「廢除漢文議」後，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論」後，都是對於這種主張的批評和駁論。○到民國七八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間，新青年復提起這個公案。如四卷二號錢玄同給陶孟和先生論Esperanto，四卷四號孫國璋論Esperanto，又五卷二號再論，又區聲白所論，五卷四號朱有陶反對Esperanto，五卷五號姚寄人論中國文字與Esperanto，又民八六卷一號區

聲自所論（題同上）；又六卷二號周祐所論；又黃凌霜 Esperanto 與現代思潮等。只因此種理想，太難實現，以後討論，遂不多見。

(2)其次是把一個一個的漢字來拚成羅馬字式文字。這就是明末和清季兩期西洋教士所幹的勾當，但在本國人總敢說是一種新文字。比較最早的一家，怕還要算盧翹章的切音新字，盧氏是福建同安縣人，住在廈門。十八歲，應試不售；二十一歲，便往新加坡專習英文；二十五歲，回廈門，幫着英國教士馬約翰編譯英華字典。那時漳泉一帶傳基督教的西人，已經利·羅馬字母創行一種「話音字」，用十五音（指聲母音）拚切土音土語，刊行聖經；盧氏就這種話音字，專心增改，歷十餘年，選定五十五個記號，製成一套羅馬字式的字母（橫行拚寫，兩音以上的詞都用「連號」聯起來），定名為『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那時纔是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甲午之戰未開呢。他這一套切音新字，總字母（韻母）并總韻脚（聲母）共五十五字：廈腔只用三十六字，漳加二字，泉加七字，共四十五字；其餘十字，乃屬各處之總腔。這種組織，當然是很不精密的。大約他對於他的鄉談（廈腔）考究較精，故當時他所編著的新字課本，名叫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者（廈門五崎頂倍文齋刊本），很能風行。只有戊戌年（一八九八）都察院代奏文中稱「福建廈門近時用盧翹章切音新法，祇須半載，便能持筆抒寫其所欲言」；又稱「旅閩西人亦多傳其學，稱為簡易」，就可知道他出書後幾年間，這種切音新字在社會上所收的效果了。但他後來應詔進呈御覽之本（現存國語統一籌委會的文獻館），改名中國切音字母。字母改用簡單點畫，頗似日本片假名，與光緒十八年所定羅馬字式大不同了。事在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到了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他印行的中國新字（廈門閩南

書局石印本)；也不再提及他原定的羅馬字式的字母了。但他未免在羅馬字母中變出一些怪字母來；其能純用二十六字母的，在光宣之交，有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但也有倒寫橫寫的；清光緒三十二年日本東京排印本）江亢虎的通字（用阿剌伯數碼表四聲）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改用符號表四聲；光緒三十二年排印本）等；民二（一九一三）教育部開讀音統一會時，八十個會員就略有「偏旁」「符號」「羅馬字母」三派之分（如江蘇代表楊曾誥，就是主張純用羅馬字母的；又如符號派中，如劉繼善吳敬恆邢烏及中國留義學生會所提方案，都是兼採羅馬字母，略加變通）後來如劉繼善的新纂新華字（仍以數碼標四聲，與江亢虎的方法同；又附以字母標字義；民國三年排印本，又五年北京福善堂排印單張）以至李澄祥的全球五音字母（民十爪哇振興公司石印本），層見疊出，都屬此類。至於開始討論國語羅馬字這個問題的文章，則有民七（一九一八）的新青年（如五卷六號孫少荆的羅馬字與新青年）民八（一九一九）的新潮（如一卷三號傅斯年的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以及時事新報的學燈等；「五四運動」以後，討論的漸漸地更多了。

(3)又進一步，才就漢語中聯綿的詞類，按着文法的條理，連結爲複合詞，不以單字單音爲限，於是創造中國拼音文字的第一大障礙——同音異義的字太多——算扶破了。這種討論，其文章大都薈萃於民十一（一九二二）到民十二（一九二三）的國語月刊，中有漢字改革號字母研究號兩個專刊，其他各報紙雜誌中加入討論的也不少。舉其要目；討論詞類連書的，有

黎錦熙的高元國音學序（教育雜誌十四卷三號）；和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解釋國語羅馬字諸問題的；有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研究（漢革號）和新文字運動的討論（國語月刊第三卷字母研究號）；又有林玉堂的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北京晨報副刊民十二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盛自然的對於改用國語羅馬字的討論（字研號）；嵩山的論國語羅馬字（語絲五十九期）；張學載的國音及羅馬字發音對照表之研究（學藝七卷九號至八卷三號，此文雖晚出，但未見公布案時所作）。至於實地編造羅馬字拼音制度的，在漢字改革號中，載有錢玄同式甲乙兩種，趙元任式一種（又字母研究號中，有林玉堂趙式羅馬字改其芻議一文）；周辨明有中華國語音聲字制一種（排印本，林文慶序），民十四（一九二五）許錫五有新文字制表一種（排印本）雖取母對音標調諸法各不相同，而拚字時必用「詞類連書」之法，則已一致。

(4)說到政府方面，則教育部的國語統一籌備會當民十二（一九二三）開第五次常年大會時，這問題也就成了議案，如會員錢玄同所提——

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案

二十六個羅馬字母，現在已成為世界通用的字母。英，法，意等文字本用羅馬字母組成的不待論。德文雖別用 Gothic 字母，但他們的科學派的學者大都喜用羅馬字母。俄文也別有牠的字母，但是牠的詞兒若行諸國外，就非用羅馬字母拚音不可。其他如印度文，如日本文，都各有牠們自己的字母，但行諸國外，也非用羅馬字母拚

音不可。而日本現在新派學者且主張根本廢棄漢字及假名，改用羅馬字拼日本語音，認為日本將來的新文字。

看以上所舉的例，可知自己固有字母的都有兼用羅馬字母的傾向，這就可見羅馬字母已成爲世界通用的字母了。我們現在要做到國音統一和教育普及，都非靠注音字母不可；所以我們主張應該竭力將牠推行，認牠爲目下識字辨音者適用工具，決不學那喜唱高調而不負責任的人們的口吻來抹殺牠，推翻牠，可是我們與德國的科學派的學者有同樣的意見：就是我們固然願意用注音字母，但同時我們又主張應該兼用羅馬字母，將羅馬字母作爲國音字母的第二式。我們以爲「國語羅馬字」製成以後，至少有下列這幾種用處：

- (v) 可以適用「羅馬字母打字機」和「羅馬字母鉛字」印國語的文章。
- (x) 對於向來用羅馬字母拼合的中國人名，地名，拼音不對的可以更正，拼法紛歧的可以劃一。將來中國的外交部，郵務局，電報局，鐵路等處可以不再用外國人所拼的聲音不準確的中國人名，地名等等。
- (n) 國語文中遇着不能「音譯」的外國詞兒，可以直將原字寫入，不必再用不準確的「音譯」。
- (c) 便於書寫。

所以我們希望本會組織一個「國語羅馬字委員會」，對

於字母應該怎樣配置，聲韻應該怎樣拚合，聲調應該怎樣表示等等，除由會員悉心研究外，更徵集各方面的意見，定出一種正確使用的「國語羅馬字」來。

提案人：錢玄同。連署人：黎錦熙，黎錦暉，汪怡。

同時會員黎錦暉提出「請教育部通令全國學校使用新文字案」，也主張組織委員會，公議一種羅馬字母的拚法制度，定名為「中華國語字母」；又有中華教育改進社移送議決社員葉虛谷所提「審定一種羅馬字拼音制度，請教育部正式公佈，與注音字母同時推行案」到會。會中遂於八月二十九日併案議決，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照章由主席指定會員錢玄同黎錦熙黎錦暉趙元任周辨明林玉堂（後改語堂），汪怡葉虛谷易作霖朱文熊張遠蔭十一人為委員。——從這年以後，國語統一籌備會再不能開大會了，因為鬧窮，復古，打仗，一直鬧到民十七（一九二八）。但這個委員會裏的幾個人，却在這蛰伏時期中，作了一番很沉悶細緻的工作，就是把各家的意見統一起來，制定了現行的這一套「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二 第一次公布

教育部的國語統一籌備會既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十一個委員只有七個在北京，七個中又有五個是「數人會」的分子。「數人會」本是北京的幾個研究音韻學者的

聯歡會，兼作討論學理的聚談；會名「數人」也沒有甚麼深意，但當時却有人給了一個解釋：「魏著作謂法言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見陸法言切韻序）。這幾個委員就利用了這個機會來議定國語羅馬字。不料從事雖祇「數人」，而「則定」殊不易易，公布文中有云，「計開會二十餘次，參稽試驗，稿凡九易」，這話不能撒謊，謹鈔上一個日譜，以資證明：

民十四（一九二五）九月二十六日 劉復發起「數人會」於趙元任家；到者錢玄同黎錦熙汪怡。

十月十七日 第二次會於趙家；正式成立；劉復主席；林語堂亦到；凡六人。（議決事件從略）

十一月十五日 第三次會於擲英館；黎錦熙主席；時劉復已回南；餘人都是統一會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的委員；遂先開譯國語羅馬字。

二十一日 第四次會於趙家；臨時會。

二十八日 第五次會於林家；林語堂主席；議定諸韻母。

十二月十二日 第六次會於大陸館；趙元任主席；臨時會。

十九日 第七次會於汪家；汪怡主席；大體決定。

二十日 第八次會於森隆館；趙元任主席；臨時會；略有修改。

二十三日 第九次會於大陸館；錢玄同主席；趙元任提議人修改。

二十五日 第十次會於森隆館；趙元任主席；未決。

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二日 第十一次會於趙家；大體復決定。

九日 第十二次會於春明館；黎錦熙主席；因「B」「D」「G」對「ㄅ」「ㄉ」「ㄍ」問題辯論久不定；最後用票決；四票通過；

但聲明係爲簡易使用起見。

二十三日 第十三次會於趙家，議決 x v 用法。

三十日 第十四次會於長美軒，汪怡主席，討論教學法。

二月九日 第十五次會於趙家，議決「и」「<」「т」對照列表法。

五月二日 第十六次會於森隆館，黎錦熙主席，實用以拚朝代入地書名；時劉復北還。

三十日 第十七次會於行健會，汪怡主席，校定中華教育改進社所印

趙元任著英文本（此書六月二十一日出版）。

七月二十日 第十八次會於春明館，商論本會會員周辨明從廈門大學寄來之意見書（英文），由趙元任與黎錦熙答覆。

二十一日 第十九次會於長美軒談論「連號」用法。

二十七日 第二十次會於清華園，趙元任主席，談話會。

三十一日 第二十一次會於大陸館，談話會。

九月六日 第二十二次會於木佛寺，談話會。

以上從民十四（一九二五）九月到民十五（一九二六）九月，恰好一年，總共開會二十二次，同時彼此友朋通信，大都試用這國語羅馬字；外間意見，隨時提出，共同商決；最後大小各種問題都有了相當的解決，於是排定稿本，定名爲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提出於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統一會乃根據民十二（一九二三）第五次大會的議決案，特於九月十一日召集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議決通過：於二十日函部請即公布。十月間，專門司已將指令稿擬好，但教育當局

(時總長爲任可澄)終於沒有畫行，延至十一月九日，統一會祇得準照部中編審處佈告審定圖書之例，先行公布，其文如下：

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通告

本會於民國十二年開第五次大會時，據中華教育改進社函送國語字母組議決案一件，大意稱本社爲促進本國教育，增加國際諒解，以應時代需求計，承認國語拼音用羅馬字母之便利與必要，應取外人在華及本國學者所制定之各種拼音制度比較審查，採取衆長，融合爲一種羅馬字母拼音標準制，呈請教育部公布，與注音字母同時推行等因。比經大會議決：照章組織羅馬字母拼音研究委員會，詳加研討。

該委員會成立迄今，已逾兩載，其間蒐羅材料，調查實況，凡現行制之缺點，新定制之較量，專家意見，則廣事徵求；國外學者，亦通函討論，計開會二十餘次，參稽試驗，稿凡九易，乃於本年九月十四日召集全體委員，正式通過。先將重要各表稍綴注釋，約舉條例，印成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一小冊。

查羅馬字母比照華音，始於明末；如萬曆間西洋教士金尼閣，即著有西儒耳目資一書，四庫著錄，已存其目。其後二百年間，閉關爲治，此種需要，不逮曩時。鴉

片戰後，海禁大開，迄於今茲，交通日密，稅關，郵局，公牘，報章，人名地名，必經西譯，於是留華西人競事規定，華音字典層出不窮；然其拚切法式迄未畫一，其流行較廣者，惟前駐華英使威妥瑪 (T. F. Wade) 氏所定之威氏式 (wade's system) 及今郵電所用之郵政式，(Postal system)，彙編詞書，各成巨製，而學校，教會，鐵路，報章，仍多自爲風氣。夫本國方音，隨地而異，故香港譯成 Hongkong (讀若烘共)，周姓歧作 (how (讀若抽)，Tseu (讀若趨)，此則或因習慣已久，或緣國語未通，果能標準國音，自可歸於一致。

惟字母拚切根本法式，若復彼此殊術，益以爲術至疏，似今情形，良多流弊，例如四聲界限不明，則山西與陝西莫辨；平聲陰陽相混，則唐山與湯山無殊；以 l (音勒) 拚 i (音衣)，黎 李 可成同姓；將 ang (音戩) 綴 ch (音齒)，昌 章竟是一名，威妥瑪 諸人亦感及此，故或將符號以辨發音，或用數碼以表聲調；然書寫既苦繁蕪，印刷尤多障礙。至近人新製諸案，則多利用二十六字母中之不常用者，或參入國際音標，以資識別；然其不便，與前相等，而音節間橫出異文，耳目俱困，尤難適用。

邇來東西文化，互爲灌輸，西文著述，稱名愈廣，人地而外，專名術語，亦多音譯，則此事之關係重要，又不但日常生活，國際交通諸事而已。

且羅馬字母，世界通用，辨認拚切，已成國民常識之一。自注音字母公布以來，全國小學固已通行，而略識西文之中流人士，與中等以上學生，以及通都大邑服務工商各界者，則多未免倦於補習；誠得國定之國語羅馬字母與之對照而為其別體，則藉所素習之工具，進而研習國音，可以不學而能，有無師自通之樂。是於國語統一前途尤多裨益。

本會既以大會鄭重之議決，復經委員會兩年來努力之研究，根據學理，斟酌事實，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此後增修國音字典，即依校訂之國語標準音拚成羅馬字，添記於注音字母之後；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羅馬字時，即以此種拼音法式為標準，以昭劃一而便通行。特此布告。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九日

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

【附注】此次公布的拼音法式全文，見黎錦熙國語羅馬字國語模範讀本首冊（中華書局出版），此處從略。

這算第一次公布。這一兩年間，關於國語羅馬字的讀物，如黎錦熙的國語模範讀本首冊，是民十五（一九二六）十二月編成的，但延至民十七（一九二八）二月才出版；趙元任的最後五分鐘，是民十六（一九二七）七月改譯成的，但延至民

十九（一九三〇）四月才出版。關於宣傳的文章，則有民十六（一九二七）二月新生週刊的國語羅馬字運動特刊，這是一卷八期，中有錢玄同的歷史的漢字改革論，Gwoyeu Romatzyh的字母和聲調拼法條例，關於Gwoyeu Romatzyh字母的選用及其他，黎錦熙的Gwoyeu Romatzyh讀物實例並關於文學的評論，趙永霖的國語羅馬字與漢字，李鎮惡的中國文字底世界化和我的今後應有的工作，尹彤舞的關於國語拼音字。在這特刊以前，如語絲一〇二期有周作人的國語羅馬字；新教育評論二卷一期有黎錦熙「國語羅馬字」；新生一卷二期有錢玄同爲什麼要提倡國語羅馬字；都是共十五的宣傳文字。民十六除這特刊外，還有南英學生季刊（二月分）徐一朋的改造漢字方案；學藝八卷五號有阮志明國語羅馬字的五聲符號；幻洲半月刊二卷八期同力的中國新文字問題等。這都是國語界在「蟄伏期」內大膽的主張和貢獻。

三 第二次公布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六月，國民革命軍統一南北，首都奠於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國語羅馬字拼音當爲Beeipyng）。十四日，市黨部遷入舊教育部。七月十二日，中華民國大學院電請錢玄同黎錦熙爲國語統一會籌備員，仍以舊教育部東院爲會址。於是一面電請並正式呈請大學院公布國語羅馬字，一面即於七月三十一日印成國音字母單張，將注音字母（定名第一式）與國語羅馬字（定名第二式）對照爲表，佈發全國。九月二十六日，大學院公佈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即前兩年（民十

五；一九二六）統一會所議決並自行公布之原案也。大學院佈告如左：

中華民國大學院第十七號佈告

爲佈告事：查國語統一籌備會製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兩年以來，精心研究，已多方試驗，期於美善；其致力之勤劬，用意之周到，至堪嘉尚。茲經本院提出大學委員會討論，認爲該項羅馬字拼音法式，足以喚起研究全國語音學者之注意，並發表意見，互相參證；且可作爲國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實於統一國語有甚大之助力。特予公布，俾利推廣而收宏效。此佈。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廿六日， 院長蔡元培。

佈告的後面，綴以民十五（一九二六）國語統一籌備會之原佈告；次爲拼音法式（雖用民十五原案，但字母的排列法及說明法略有不同；如聲母中加 Δ 對 z；結合韻母 - x Δ【對ong】挪在單韻母 Δ【對eng】後；又 u Δ【對iong】挪在 i Δ【對ing】後）；附一單字音全表。（全文見趙元任最後五分鐘頁四〇至五二；此處從略。）現在爲求兩式對照明便，聲調說明簡賅，照錄最近修正的國音字母單張如左。

國音字母單張 民二十（一·三一）一月訂正

ㄅ B 博	ㄆ P 發	ㄇ M 莫	ㄈ F 佛	ㄏ V 覆(蘇音)
ㄉ D 德	ㄊ T 特	ㄋ N 訥	ㄌ L 勒	

ㄍ G 格	ㄎ K 客	ㄥ NG 韻(蘇音)	ㄏ H 赫
ㄐ J 基	ㄑ CH 欺	ㄍ GN 厓(蘇音)	ㄒ SH 希
ㄓ J 知	ㄔ CH 痴	ㄑ SH 詩	ㄇ R 日
ㄗ TZ 資	ㄗ TS 雌	ㄨ S 思	【以上聲母】
ㄚ A 前	ㄛ O 窩(等音)	ㄜ E 弟	ㄝ E 窩(蘇音)
ㄞ AI 哀	ㄟ EI 呢衣	ㄠ AU 熬	ㄡ OU 歐
ㄢ AN 安	ㄣ EN 恩	ㄨ ANG 昂	ㄨ ENG 噲
ㄉ EL 兒		(ㄨ ㄞ ㄑ ㄇ ㄗ ㄞ ㄨ ㄢ 用第 二式時加 Y 作韻母。)	

ㄐ I 衣	ㄒ U 烏	ㄐ IU 迂	【以上韻母】
ㄐ Y IA 鴉	ㄐ IE IC 暗	ㄐ IE 耶	ㄐ IAI 崖 ㄐ IAU 腰
ㄐ IX IOU 幽	ㄐ IAN 烟	ㄐ IN 因	ㄐ IANG 央 ㄐ IING 英
ㄐ XY UA 蛙	ㄐ XE UO 窩	ㄐ XU AI 歪	ㄐ XU EI 威 ㄐ XU AN 灣
ㄐ XU UEN 溫	ㄐ XU UANG 汪	ㄐ XU UENG 翁 ONG 翁(蘇音)	ㄐ XU IUE 日
ㄐ IU AN 淵	ㄐ IU EN 風	ㄐ IU IONG 雍	【以上結合韻母】

【說明】

國音字母有二式：第一式名「注音符號」，即ㄅ、ㄆ、ㄇ等，是七年十一月廿三日教育部公布的（舊名注音字母）十九年四月九日國民政府令改為今名；第二式名「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即BPM等，是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大學院公布的。

所注漢字，應照北平音讀。加口的七個字「啞」與字母的

音不很密合，其他六字則北平沒有相當的字可注。

第一式，用符號來表示聲調：陰平聲和輕聲無號，陽平聲用「/」，上聲用「∨」，去聲用「\」，入聲用「·」；直行記在末一音的上面右角，橫行記在末一音的上面中間。

第二式，改變拚法來表示聲調：——

陰平聲——用基本形式，如 hua 花，u 烏；但 聲(m, v, r, l, ng, gn, r 都是濁聲)的字，則在聲母的後面加h，如 m^hau 貓，rheng 拐。

陽平聲——(1)韻母(ong韻在內)的字，在元音的後面加r，如 char 茶，aur 熬，shern 神，torng 同；但 i 和 u 兩韻，則在韻母的前面加 y 和 w，如 yi 宜，hwu 胡，iu 韻改拚為 yu，如 shyu 徐。(2)結合韻母(ong韻除外)的字，改韻頭的 i 和 u 為 y 和 w 如 yang 羊，twan 團 shyong 雄。(3)濁聲的字用基本形式，如 mau 毛，reng 仍。

上聲——(1)韻母中只有一個元音字母的，把牠雙寫，如 guu 古，leeng 冷。(2)韻母中有兩個或三個元音字母的，改其中的 i 和 u 為 e 和 o (韻頭和韻尾都有 i 和 u 的，改頭不改尾)，如 hae 海，dean 點，goa 寡，sheu 許，cheau 巧；但 ie, ei, uo, ou 四韻，則不改 i 和 u 而把其中的 e 和 o 雙寫，如 meei 美，guoo 果。(3)結合韻母獨用時，在他的前面加 y 和 w，如 yea 雅，yiin 尹，wuu

五，yeu 雨，但 ieē 和 uoo 兩韻，則改韻頭的 i 和 u 爲 y 和 w，如 yee 也，woo 我。

去聲——(1)改韻尾的 i, u (iu 韻除外)，n, ng, l, 爲 y, w, nn, ng, ll，如 tzay 在，dow 豆，bann 半，jenq 正，ell 二。(2)此外各韻 (iu 韻在內)，都在韻母的後面加 h，如 shyh 世，dih 地，liuh 慮，pah 怕。(3)結合韻母獨用時，改韻頭的 i 和 u 爲 y 和 w，如 yaw 要，wey 衛，yuh 遇；但 ih, inn, inq, uh 四韻，則在牠的前面加 y 和 w，如 yih 意，yinq 映，wuh 誤。

入聲——(1)在基本形式的後面加 q，如 eq 厄，jiaq 甲。(2)結合韻母獨用時，改韻頭的 i 和 u 爲 y 和 w 如 yaq 鴨，yueq 月；但 iq 和 uq 兩韻，則在牠的前加 y 和 w，如 yiq 一，wuq 物。

輕聲——用基本形式；但「子」字省作 tz。

【附記一】現在的標準國音，對於入聲各字規定兩種讀法：甲 照北平音把牠讀爲陰平，陽平，上，去各聲○（乙）仍舊讀入聲○如用甲種讀法，則第一式的入聲符號第二式的入聲改拚各例都不用不着○

【附記二】ㄝ ㄥ ㄨ 這三個聲母，現在標準國音中不用，但引用方言或譯外國音時仍有用○

這是第二次的正式公布。公布後，到現在已有兩年多，說明拚法的表件書冊或字彙等有下列的幾種：

國音字母單張 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印行（非賣品）；民十七（一

九二八（七月初印兩大張，民十八（一九二九）二月改併重印單張（五月函送各省教育廳），民二十（一九三一）一月訂正加說明三版（又印入年歷分送）。

趙元任國語羅馬字常用字表 國語籌委會出版，民十九（一九三〇）

六月由北平文化學社印行；再版改由上海商務館印行。

趙元任國語羅馬字與威妥瑪式拚法對照表 國語籌委會國語旬刊

第一卷第五期專號；又單行本，民十八（一九二九）九月由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孫文青國語羅馬字單音字全表 民十八（一九二九）一月，河南教育

廳印行。

齊鐵根國語羅馬字 商務館 民十九（一九三〇）十二月印行。

陸衣言國語羅馬字使用法 中華書局 民十九五月印行。

黎維嶽國語羅馬字 世界書局 民十九十一月印行。

蕭家霖國語羅馬字入門 國語羅馬字促進會 民二十八月印行。

國音常用字彙 國語籌委會編，商務館 民二十（一九三一）一月印行。

（此書乃標準國音之定本；每音後有國語羅馬字拚法；故亦附列於此；將來一切國語羅馬字之字彙等；都要以此書為標準。）

讀物太少了，下列的前兩種本是民十五六編成的，但出版在民十七以後，也就重寫一遍：

黎錦熙國語羅馬國語模範讀本首冊 中華書局 民十七（一九二八）二

月出版，民十九（一九三〇）十月訂正四版。（此書未附詞彙，國音聲調簡表；民十五 國語統一籌備會公布國語羅馬字拚音法式全文。）

趙元任國語羅馬字最後五分鐘中華書局民十八（一九二九）四月出版
對話戲談著

（這書是漢國對照的；前有漢國對照的長序，民十七大學院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全文；末附北平語調的研究。這書的英文原本是 A. A. Milne: The Camberley Triangle.）

趙元任國語羅馬走在鏡子裏商務印書館印○這書是漢國英三體對照的，
字童話

英文原本就是 Lewis Carroll (C. L. Dodgson):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按民二十一（一九三二）上海一二八之役，被日軍燬了)

定期刊物似乎只有這一種：

國語羅馬字週刊中國大辭典編纂處蕭家霖主編，民十八（一九二九）

九月四日發刊，民十九（一九三〇）九月因印刷不便停刊，共出五十期。

但如中央日報副刊也曾於民十七（一九二八）七月六日出有國語羅馬字運動專號，河南教育雜誌於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出有中國新文字問題專號。因為民十七那一年，國民政府既統一南北，一切革新，而土耳其國會議決廢止阿剌伯字母，改用羅馬字母，規定以十五年為預備期，十五年後，舊文字一律廢除，這個消息也傳到中國來了。見民十七七月十二日申報及十八日中央日報；後來北平京報又載有土耳其政府規定一九二九年元旦全國人民不論男女老少都須入課堂學習新字母的消息；東方雜誌廿六卷第二號也載有土耳其文字革新圖五副；第八號又有哲生土耳其何以要決意採用新字母一文。所以新文字運動遙接前六年（民十一漢字改革號出版的前後）而再起，如彭學沛的廢止中國字用拼音文字（見民十七六月現代評論第三週年紀念增刊）；梁雲松的漢字廢除與中國革命（見民十七

七月廿九日中央日報)；楊端六的改革漢字的一個提議（民十七八月現代評論一九四期）等，而京報副刊鼓吹的文章更多，詳目見杜子勤的中國新文字問題月譜（見國語籌委會國語旬刊一卷九期），此不瑣敘。這些文章，大都發表在大學院公布國語羅馬字以前；公布以後，却「龍飛」了！十二月，教育部（民十七之秋，大學院仍改稱教育部）規定「北平」的拚音爲「Peiping」（讀爲「悲兵」或「餅餅」），和公布的國語羅馬字拚音法式不合，錢玄同黎錦熙兩人即發函教育當局提出抗議：

夢麟部長仁兄執事：

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平各報登有大部給北平大學的一個電報，「北平大學覽：簡電悉。「北平」譯定爲Peiping，特復，教育部感。」這個拚法，是很錯誤的。查漢字用羅馬字譯音，以前異常紛歧，這有兩種原因：（一）以前因爲沒有國定的標準音，所以譯音的人隨便照着方法去拚。（二）同譯一音，彼此所用字母也很紛歧，或依英，或依法，或依德，還有不懂拚法而任意亂拚的，非驢非馬，亂七八糟，極五花八門之奇觀。這種紛歧的狀態，是很不應該有的；必須把牠統一，才是正辦。民國二年，教育部讀音統一會製定「注音字母」以後，即審定標準國音，編爲「國音字典」；九年，由教育部把牠公佈，第一種紛歧解決了。十五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又製「國語羅馬字拚音法式」，於本年九月二十六日由大學院

公佈，從此第二種紛歧也解決了。查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標音的分別既不厭精詳，拚切的形式尤務求平易，信可謂斟酌盡善，毫髮無憾之法式。這種法式既由全國最高教育機關公布，則已成國定的正式拚法。自公布以後，凡漢字音譯，都應該以此為準，尤其是國家的機關，更應該遵守弗畔，以資表率。

羅馬字拼音的統一，本會是唯一的負指導責任的機關。從前的舊譯，應該由本會為之改訂；今後的新譯，應該由本會為之審定。查「北平」一詞，照國定的正式拚法應該是 Beeipyng，今作 Peiping，則誤成「胚媽」兩音了。或疑大部此次所拚，係用威妥瑪制，這話大概是猜錯了：大部是現在國府的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若說不用大學院公布的優良制，而反用外國私人所擬的粗劣制，似乎無此情理。況且即使照威妥瑪制，「北平」還應該拚作 Peip'ing 若作 Peiping，則成為「悲兵」了。威制雖粗劣，對於「伯正魄」兩音尚有分別；今一律用 P，則粗劣更過於威制了。以堂堂國立大學之名稱，而譯音的字竟弄到這樣的不正確，實在是很不應該的。

還有一層：以前中國無論公私各機關，都喜歡於中文名稱之外另譯一英文名稱，這是一件很奇怪，很不合理的事。咱們中國自己的機關，為什麼要加上外國文字？若說為便利外國人起見，那麼，何以他們外國的機關不加上

中國文字？退一萬步說，若一定要便利外國人，則各國文字都該加入；難道英美人才配便利，而其他的外國人就不配便利嗎？這種到處寫英文的惡習，乃自從南京條約以來屈伏於大英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所造成的，實在是中國民族的大恥辱。在以前媚外辱國的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當國的時代，有此種現象，是不足怪的；現在大家已經站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一定應該遵守中山先生的遺教，「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種惡習，非把牠痛加滴除不可！市儈，買辦，不足責；國家的機關，萬萬不可再蹈此等惡習！至於羅馬字母，在學術上，文化上，早成為世界公用的字母；流俗稱為「英文字母」，實在是大笑話。漢字有一個大缺點，就是有形無聲（雖然大多數於古是形聲字），給他加上一個音標，實為今後之要務，而用世界公用的羅馬字母，製定中國國民的讀法拚法，把本國的名稱寫成拚音文字的形式，其事尤為切要，此與另譯英文名稱，用意全然相反。執事今掌邦教，「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等地方，幸留意焉！

國語統一會譯備員錢玄同黎錦熙。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自此以後，雖有國語羅馬字週刊辦了一年，南京的民衆週刊也有好幾篇宣傳的文章，但影響並不大。學藝九卷六號有黎維嶽讀「廢止中國字，用拚音文字」起的話，語絲五卷二十期有周建人我對於國語羅馬字母拚音的意見，其他便很少了。至於傳習情形，國語統一

籌備委員會（民十七年底，國語統一會奉教育部令改今名）的國音字母講習所曾有第一式專班，民十九（一九三〇）亦曾專設暑期講習班，外如南京特務委員彭林仙等，亦多設班傳習；各大學師範國音學課程中亦偶及之，而能熟練準確的也很少。

四 結 論

總而言之：國語羅馬字這種東西，本來是不滿意於清道威間英國公使所定的威氏制，而又想把現在人們從口袋裏掏出來的名片所謂「英文字母」拚的姓名，加以改良劃一，叫那種「五花八門」「亂七八糟」的程度減少一點兒；但其意義漸漸地嚴重而擴大起來，因為牠一方面可以「學術化」，如調查方音，標記古音等工作很用得着牠；一方面又近於「革命化」，所以常與「漢字改革」「建設中國新文字」等問題聯帶運動，高唱入雲。我的意見，以為單「宣傳」是無用的，因為「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再「討論」也是「費話」，因為一切討論的話，「前人已先我而言之矣」，不但「數人會」已是艱苦備嘗，就看民十二（一九二三）前後討論的文章，還有甚麼討論沒有討論過？重要的大約選在下列的這部書裏，可以覽觀：

文字歷史觀與革命論（李中吳編，北平文化學社發行）。

那麼，要怎樣才好呢？現在是準備期，只有一條路，多出讀物；將來到實行期，那自然有辦法的！怕甚麼？引了

我在國語羅馬字週刊發表的國漢對照的短文 一百年也可以作結：

I bac-nian yee keeyii

一百年也可以

Yeou ren wenn wo : Gwoyeu Romatzyh dwotzan keeyii tongshyng ? Woo shuo : ruguoo daytih Hann-tzyh, t'zong deei wuubae nian how. Jeh sh ige liisheangde jong-shuh, inwey Yiguu shiansheng, yiiwei jyy-yaw ibae nian, erl Wu Jyhhuei Shiansheng t'serng-jing shuo yaw ichian-nian.

有人問我：國語羅馬字多啲可以通行？我說：如果代替漢字，總得五百年後。這是一個理想的中數，因為疑古先生以為祇要一百年；而吳稚暉先生曾經說要一千年。

Ibac-nian yee keeyii, tzay shao ideal yee keeyii jiw kann woomende nuulih ; nuulih bian shu, chu, baw, fanyih sanchian nian lai de jiwjih, fanyih shyhjieh de mingjuh : chupiin yueh duo, tongshyng yueh kuay, tsyyway bye wu miaw-faa.

一百年也可以，再少一點兒也可以，就看我們的努力；努力編書，出報，翻譯三千年來的舊籍，翻譯世界

的名著：出品越多，通行越快，此外別無妙法。

Jearu bu nuulih ne? Wuubae-nian how, Jonggwo yee yaw gaeyonq pin-in wentzyh de, nah sh tzyhran erl ran, rutornq jea guu jong-dling wen mannde bianncherng shiannshyngde kaeshu, shyngshu, tsaoshu pohtiitzyh' iyanq. Buguoh biijeau nah "yeou yihshyh de" gaeger, yaw nonq de luannchibatzau ideal.

假知不努力呢？五百年後，中國也要改用拼音文字的，那自然而然，如同甲骨鐘鼎文慢慢地變成現行的楷書，行書，草書，破體字一樣，不過比較那「有意識的」改革，要弄得亂七八糟一點兒。

Shyhjian ichieh dou sh shann biann de, ige mintzwu de yeuyan wentzyh youchyi shann biann, nii bu yaw te biann, te yee biann, jeh sh dah yuantzer.

世界一切都是善變的，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尤其善變，你不要牠變，牠也變，這是大原則。

Ren jy suooyii kee guey jee, jiow tzay jydaw moou-shyh yaw biann, jiow yuhshian jiashanq ideal "yeou yihshyh de" biann. "Ibae-nian yee keeyii", jeh jiawtzuoh "shian tian erl tian fwu wei"; "wuubae-nian how, jonggwo yee yaw gaeyonq pin-in wentzyh de", jeh jiawtzuoh "how tian erl fenq

tian-shyr”(dou sh Yihjing liitou de huah).

人之所以可貴者，就在知道某事要變，就預先加上一點兒「有意識的」變。「一百年也可以」，這叫做「先天而天弗違」；「五百年後，中國也要改用拼音文字的」，這叫做「後天而奉天時」（都是易經裏頭的話）。

【附記】這篇本來是拙著國語運動史綱中間的幾部分，抽出來組成一文，讓大家知道這件事的經過。其中有似乎太瑣細的（如會議日譜），但都不過提綱；要知其詳，還得往國語文獻館去參考（如會議日譜每次的記錄更玲細了；文中概未抄入）。總之；這是我們現代的切己的文獻；也得好好地留意保存整理，隨時編述成史，到五百年後，可以減少考證家許多麻煩和錯誤也。二十年（一九三一）八月，作者記。

關於 GWOYEU ROMATZYH

字母的選用及其他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九日國語統一籌備會公布的(Gwoyeu Romatzyh(以下簡稱為 G. R.)),是那會中的羅馬字母拼音研究委員會所製定的。我是委員會中一份子，對於選用字母這件事知之甚悉，現在借新生出 G. R. 特號的機會，來把牠說明一下(有些字母如 m, s, a, o 等等，都是無須解說的，就略去不提)。

(一) 聲 母

b, d, g 與 p, t, k 用 b, d, g 三母表 ㄅ, ㄉ, ㄍ 三音，頗有人懷疑，說這是用濁音字母表清音，于音理不合。其實這種懷疑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現在引趙元任先生的話來作說明：

〔用 b, d, g 等字母寫 ㄅ, ㄆ, ㄍ 等音, 在音理上乍看像有以濁母寫清音的嫌疑; 但在歐洲用字母的歷史與現在用字母的習慣上, b, d 等字母 (本稱 medial, 並無「帶音」或「濁音」之意) 其實有兩種性質: (a) 帶音, (b) 用力較軟弱。近年來語音學者碰巧把第一種性質作為 b, d 等字母的定義, 這種定義雖然沒有不對, 但並非天經地義, 且在實際用字母的時候 (當文字性質的) 有些不便的地方。北方人說 beandow (扁豆), 與德國南方說 baden 一樣: 就是重讀的 b, 不帶音而軟, (語音符號 [b]); 在字中的 d, 帶音, 也軟 (語音符號 [d])。這種音在德文也用 medial 字母, 在中文有何不可?〕

這是 G. R. 用 b, d, g 表 ㄅ ㄆ ㄍ 的理由。若不用 b, d, g 自然用 p, t, k 了。ㄅ, ㄆ, ㄍ 用了 p, t, k 則 ㄆ, ㄆ, ㄇ 非作 p', t', k', 即作 ph, th, kh。前式早經 Wade 用過, 極不適用, 因為這個「,」號很容易遺落, 也很容易裝錯 (反裝); 在過去的事實上, 往往索性不去用牠, 於是 ㄅ 等與 ㄆ 等兩類的音便混淆無別了。若用後式, 也太笨重。要是沒有別的簡便方法, 自然這個笨重方法也未嘗不可對付着用用; 可是用 b, d, g 表 ㄅ, ㄆ, ㄍ, 既不背于音理, 又可使 p, t, k 專作表 ㄆ, ㄆ, ㄇ 之用, 不必加符號或字母, 比較的自然要簡便些, 所以 G. R. 就用了這個方法。精密的說, 國語中並非沒有濁音的 b, d, g, 凡複音詞的中音或末音, 往往讀得輕些, 軟些 (不一定是「輕聲」),

這些輕而且軟的音，若聲母是 ㄅ , ㄆ , ㄇ ，常要變成濁音，如上文所舉「扁豆」的「豆」字即其一例，所以國語的 b , d , g 可以說是兼清濁兩用的。此外還有一件好處：國語的習慣， ㄅ , ㄆ , ㄇ 與 ㄨ , ㄨ , ㄩ 疆界分畫得狠嚴，不容稍稍含混，用兩類字母來區別牠們，更是極適宜的。

h 國語的 r ，比德語的 ch (如 ach) 要進去些，比英語的 h 要出來些；因為德 ch 在舌根，英 h 在聲門，而 r 則在舌根後部也。 r 的地位既與 h 相差不遠，以前用羅馬字母拼國音的如 Wade 制等都用 h 表 r ，早已成了習慣，所以現在也使用了牠。

j , ch , sh , r 國語的 ㄐ , ㄑ , ㄒ 與英語的 j , ch , sh 狠相近，所以用 j , ch , sh 來表 ㄐ , ㄑ , ㄒ 。至于 ㄓ , ㄒ , ㄙ ，其音本與 ㄐ , ㄑ , ㄒ 不同： ㄐ , ㄑ , ㄒ 是平舌音，把舌尖放平，抵及齒齦； ㄓ , ㄒ , ㄙ 是捲舌音，把舌尖上捲，抵及硬腭。讀 ㄓ , ㄒ , ㄙ 時，舌尖的狀態頗像英語的 r ，若拚作 jr , chr , shr ，在聲音上是狠對的；不過這樣的拚法，未免冗長可厭。好在國語的 ㄐ , ㄑ , ㄒ 只有齊齒和撮口，而 ㄓ , ㄒ , ㄙ 只有開口和合口，兩類用同一的聲母，是絕不會發生混淆之弊的；所以 G. R. 對於 ㄓ , ㄒ , ㄙ 也用 j , ch , sh 來表牠們，以期簡易便寫。若在分別標記這兩類之音時， ㄐ , ㄑ , ㄒ 即作 j , ch , sh ，而 ㄓ , ㄒ , ㄙ 應作 jr , chr , shr 。即 ㄙ 的濁音，也是捲舌音，與英語的 r 最為相近，故即用 r 表之。(英 j 是濁音，G. R. 援 b , d , g 之例，也讀為清音；

精密的說，有時也是濁音，理由見上。）

tz, ts ts, 英語讀 ʒ; tz, 德語讀 ʒ。從音理上說，P 的後一音是不出音的 z, ʒ 的後一音是狠清楚的 s; G. R. 卽根據此點，以 tz 表 P, 以 ts 表 ʒ。

(二) 韻母

y 注音字母沒有給「知蚩時日」和「資雌思」七個音製韻母，就用 ʒ, ʒ, ʒ, ʒ 和 P, ʒ, Δ 七個聲母單獨注音。注音字母本非文字的字母，爲簡便計，這樣隨便對付，原無不可。G. R. 則不然，牠是文字的字母，若將「知」等七個音寫作 j, ch, sh, r 和 tz, ts, s, 實在不成樣子。從音理上說，這七個音都是有元音的：「知蚩時日」的是比聲母 r (ʒ) 略降的元音，「資雌思」的是比聲母 z (Δ 的濁音) 略降的元音。粗略的記音，可卽借 r 和 z 兩個聲母作元音用；但此法僅適用於記音，若逕將這七個音拚作 jr, chr, shr, rr 和 tzz, tsz, sz, 則也不合于羅馬字拚法的習慣。好在這兩個元音各有其相拚的聲母，r 僅與 ʒ, ʒ, ʒ, ʒ 相拚，z 僅與 P, ʒ, Δ 相拚；用同一的韻母，是絕不會發生混淆之弊的。G. R. 卽利用此點，用 y 來兼表這兩個元音。y 在習慣上多與 i 同讀；國語的「知」等和「資」等兩類字，歷史上本與 i 韻字同類，用 y 表之，甚爲相宜。

iu 以前的舊拚法如 Wade 制等，表 u 韻用德文字母 ü。這個加符號的辦法，書寫既容易遺落，排印時也要發生困

難；在過去的事實上，往往把「迂於語玉」和「憂油有幼」都寫作 *yu*，這當然是極不應該的。還有一層，G. R. 規定單元音的上聲雙寫元音，若 *u* 作 *ü*，則「語」應作 *yüü* 四個點子已經夠討厭了，「允許」寫作 *yüünshüü*，竟有八個點子，這如何使得！所以 G. R. 將 *u* 用結合法作 *iu*；*u* 是前元音 *i* 之兼圓唇者，以 *i* 表前元音，以 *u* 表圓唇。（法國人拚中國音，*u* 就是這樣的拚。）

e 用 *e* 表 ϵ ，是羅馬字母的普通讀法；用 *e* 表 z ，是法文的讀法。國語的 ϵ 韻只有齊齒和撮口， z 韻只有開口，所以兩類雖用同一的韻母，絕不會發生混淆之弊的。結合韻母中之 γ 是「 $\epsilon\gamma$ 」，附聲韻母中之 γ 和 χ 是「 $z\gamma$ 」和「 $z\chi$ 」；但國語沒有「 $z\gamma$ 」，「 $z\chi$ 」和「 $\epsilon\chi$ 」諸韻，故儘可一律用 *e*，不必另加符號。若在分別標記這兩類之音時，可用法文的辦法， z 即用 *e*， ϵ 加符號作 \acute{e} 。

au 以前的舊拚法如 Wade 制等， ϵ 拚作 *ao*，這也未始不可通，因為 ϵ 的後一音，實際上是在 *u* 與 *o* 之間的一個元音，國際音標作「*U*」。現在因為（1） ν 和 γ 的第二音都用 *i*， ϵ 和 χ 的第二音都用 *u*，較為整齊易記（ χ 的第二音也是「*U*」， ν 和 γ 的第二音也是在 *i* 和 *e* 之間的一個元音，國際音標作「*I*」）；（2）G. R. 對於上聲字中的 *u* 改作 *o*，*ao* 這個拚法要專留作上聲之用：故基本形式作 *au*。

el 國語的 ϵ ；是讀 z 的時候，把舌尖向上，略作捲勢。

而成的，可以稱爲「*l*化韻母」，或「舌尖韻母」，或「捲舌韻母」。以前大都拚作 *er*；現在因爲用 *r* 作陽平的符號「俄，娥，餓，蛾，鵝，訛」等字應拚作 *er*，故 *l* 韻改用 *l* 來表示「舌尖化」之意；*l* 也是舌尖聲母，用牠與用 *r* 是一樣的。

uo 以前的舊拚法對於 *xɛ* 韻甚爲紛歧：*xɛ* 單用者及與 *ɛ*，*ɤ*，*ɾ* 相拚者作 *uo*；與 *ɿ*，*ʒ*，*ɲ*，*ɕ*，*ʈ*，*ʨ*，*ʃ*，*ʂ*，*ʐ*，*ʑ*，*ʌ* 相拚者作 *o*；與 *ɚ*，*ɝ*，*ɞ* 相拚者亦作 *o*，而與 *ɹ* 相拚者獨又作 *uo*。其實國語中壓根兒就沒有 *o* 這韻母，「窩，鍋，闊，火，波，坡，摩，佛，多，駝，挪，羅，左，錯，所，卓，截，若，說」都是 *uo*，故 G.R. 一律拚作 *uo*（按：現在 G.R. 拚法，聲母是 *b*，*p*，*m*，*f* 就省作 *ɔ*）。

iou，*uei*，*uen* 這 *iɤ*，*xɿ*，*xɿ* 三韻，以前的舊拚法也狠紛歧，大致是這樣：

- (1) 前拚聲母者，將中間一音省去，作 *iu*，*ui*，*un*。
- (2) 但 *xɿ* 韻與 *ɛ*，*ɤ* 兩聲相拚者，不省，仍作 *uei*。
- (3) 韻母單用者，*xɿ* 韻和 *xɿ* 韻不省，*iɤ* 韻省（也有不省的）。

其實這三韻的中一音都是有的，不過因爲聲母和聲調的影響，有幾個音讀起來覺的這中一音不狠顯著罷了。例如 *diou*（丟）*liou*（流）中的 *ɿ* 很顯著，而 *jiou*（鳩）*chiou*（秋）中的便不很顯著，*guèi*（規）*kuei*（虧）中的 *e* 很顯著，而 *tzoèi*（嘴）*shèi*（水）中的 *e* 便不很顯著；又如 *liow*（六）中的 *o* 比

liou (流) 中的更顯著, yeou (有) 中的 o 比 you (油) 中的更顯著; koen (綱) soen (筭) 中的 e 比 kuen (坤) suen (孫) 中的更顯著之類是也。總而言之, 這些都是明暗之異, 並非有無之殊, 故 G. R. 一律不省。

ian 這韻以前都拚作 ien。從音理上說, 牠的中一音, 也不是 a, 也不是 e, 乃是在 a 與 e 之間的一個元音, 國際音標作「æ」, 所以用 a 用 e 都說得通。不過用 a 較爲整齊易記; 因爲 ㄉ, ㄌ, ㄒ, ㄌ, 四韻, 北音中早就認爲一類, 五方元音把牠們合爲「天」韻, 注音字母也把牠們合爲 ㄉ 韻, 則 G. R. 把牠們合爲 an 韻本是很順理成章的。若于 an 系以外孤另另的立一個 ien 韻, 聲音既並不比作 ian 更爲密合, 而這形式又容易被誤認爲 en 的齊齒呼, 所以 G. R. 不用這拚法。

ueng, ong, iong 國音讀「翁, 滂, 甕」等是 eng 的合口呼; 但讀「東, 通, 農, 隆, 公, 空, 紅, 中, 充, 戎, 宗, 聰, 松」等字則另爲一韻, 其中的元音是國際音標的「U」。「U」音在 u 與 o 之間, 用 u 用 o 都說得通。以前的拚法大都用 u; G. R. 因爲若作 ung, 則牠的齊齒呼作 iung, 容易把其中的 iu 誤認作 u, 故拚作“ong。iong 是 ong”的齊齒呼, 注音字母誤合 ueng 和 ong 爲一韻, 一律作 ㄨ, 於是又誤以 eng 的撮口呼當 ong 的齊齒呼, 遂以 ㄨ 表 iong 韻, 齊齒既誤爲撮口, o 又誤爲 e, 這是一個錯, G. R. 現在把牠改正了。

(三) 聲 調

mh, nh, lh, rh m, n, l, r 都是濁音聲母。國語中的清音聲母字多讀陰平，讀陽平的甚少；濁音聲母字多讀陽平，讀陰平的甚少。故 G. R. 規定：凡清音聲母，陰平用基本形式而陽平改變拈法；凡濁音聲母，陽平用基本形式而陰平則於聲母的後面加 h。

r, h 在元音後面的 r 和 h，西文中常有不讀音的，如 ar 讀 ʔ, oh 讀 z 之類。G. R. 卽利用此法，以 r 作陽平的符號，h 作去聲的符號（聲母 m, n, l, r, 的字陰平加 h，也是因爲 h 可以不讀音而作符號用的緣故。）

aa, ee 等 兩個同樣的韻母寫在一塊兒只讀一個音，這是西文中常有的。G. R. 卽利用此法，單元音的上聲都雙寫元音。

e, o e, 英文多讀爲 i；o, 英文中也有讀 u 的，如 do, to 等。G. R. 卽利用此法，把上聲字中非主要元音的 i 和 u 改作 e 和 o。u 本是單元音，因爲基本形式用結合法作 iu, 故上聲亦援 i 改 e 例把牠改作 eu。法文的 eu, 就讀圓唇之 e (卽 è)；e, o, eu 都是半高元音，國語的 i, u, iu 都是高元音，上聲一律改用半高元音，倒也是狠整齊的。還有一種說法，原來是國語複合元音中的 i·u, iu 無論在前在後，一律都是國際音標的。[I, U, Y]。這 [I, U, Y] 三音正在 i, u, iu 與 e, o, eu 之間，用 i, u, iu 或 e, o, eu 都說得通，所以在基本

形式中用 i, u, iu, 而上聲改用 e, o, eu 以示區別。不過這樣說法，有一點兒小小的漏洞，便是 u 韻的上聲如「雨，羽，語，禹，與，宇」等字，卻還是 u，不是「Y」，而韻母也作 eu，這是說不通的。所以這種說法，雖然也有道理，然不如前說之沒有毛病。i 和 e 相複合的 ie 和 ei 兩韻，u 和 o 相複合的 uo 和 ou 兩韻，則不能適用此法，故援單元音例，雙寫主要元音 e 和 o 作 iee, eei, uoo, oou。

nn, ll 兩個同樣的聲母寫在一塊兒只讀一個音，這也是西文中常有的。G. R. 卽利用此法，將去聲韻尾的 n 和 l 雙寫作 nn 和 ll。

nq 若援 nn 和 ll 的例，去聲韻尾的 ng 應該寫作 nng 或 ngg，但這樣拚寫未免太冗長可厭。ng 是舌根阻的鼻聲，因為羅馬字母中缺少這個聲母，所以英德文用結合法作 ng；其所以用 n 和 g 結合者，乃是以 n 表鼻聲，以 g 表舌根阻。G. R. 卽師此意，將 ng 的去聲改作 nq，因 q 亦舌根阻也。

y, w 國語中凡韻母單用的字，起首都不是讀純粹的元音的，都有輕微的摩擦作用。所以從音理上說，國語中沒有讀純粹元音的字；凡韻母單用的，開口字起首都有 hh 聲，(h 的濁音)，齊齒字起首都有 y 聲，合口字起首都有 w 聲，撮口字起首都有 yw 聲(韻母 u 拚作 iu，則與牠同地位的聲母亦可援例拚作 yw)。例如「安，言，宛，願」實際的讀音是 hhan, yian, wuan, ywiuan。但這是理論上的話；實用的字母當然

無須這樣麻煩，一律照韻母基本形式寫作 an, ian, uan, iuan, 可也，或把齊齒合口和撮口的字改韻頭的 i 和 u 爲 y 和 w，以示其有摩擦作用，不是純粹元音，作 yan, wan, yuan, 亦可也（開口字則決不用加 hh，因爲寫兩個 h，既太冗長，且 hhan 這樣一個拼音，很容易叫人把 hh 看作 h 而誤讀爲「酣」）。因爲兩種拈法都可以用得，所以 G. R. 卽兼取之以區別陰平和陽平：凡陰平字，韻頭用 i, u, iu；凡陽平字，韻頭用 y, w, yu。惟 i 和 u 兩韻自身，陰平固可單作 i 和 u，陽平却不能單作 y 和 w，理由是（1）單獨一個 w 作韻母用，羅馬字母中無此習慣，（2）y 作韻母用是有的，但 G. R. 已經拿牠作爲 ɥ, ɣ, ɸ, ɹ, 和 ɻ, ɿ, ʌ 的韻母了，所以這兩韻的陽平拈作 yi 和 wu。（in 和 ing 兩韻中的元音，只有一個 i，照 i 改 yi 例，這兩韻應該作 yin 和 ying。因爲國音中沒有 ɥ, ɸ 等的元音 y 與 n, ng 相拈的韻母，故這兩韻也援他韻之例，改 i 爲 y，作 yn 和 yng，以趨約易。）

上聲和去聲，前無聲母的也用 y 和 w 表之，這樣，在分音上看起來要清楚些。上聲字已將韻頭的 i 和 u 改作 e 和 o，故再在牠前面加 y 和 w；那不改韻頭的 ii, iin, iing 和 uu 四韻，其自身僅 i 和 u 兩個元音，也只能前加 y 和 w；但 iee 和 uoo 兩韻却大可省略些，改韻頭的 i 和 u 爲 y 和 w 而作 yee 和 woo。去聲字本未改韻頭，故可將韻頭的 i 和 u 改作 y 和 w；但 ih, inn, inq 和 uh 四韻，其自身僅 i 和 u

兩個元音，只能前加 y 和 w。

照上文所說，G. R. 對於 y 和 w 兩母只認為 i 和 u 的變形。陽平既利用牠們來改變韻頭，則去聲亦可利用牠們來改變韻尾，故 ai, ei, au, ou 諸韻，去聲即改作 ay, ey, aw, ow 等以示區別。

(四) 其他

注音字母中 π , π , r 三母，G. R. 中不列。因為國音完全以北京音為標準，這是十四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中所議決的。現在增修國音字典，即本此意以改注音；故製作 G. R. 也本此意以列字母。北京音沒有 r 和 r ，凡舊國音字典中用 π 拚的音，北京都單用韻母；用 r 拚的音，北京都用 γ 。至於 π ，北京音倒不是沒有，合口諸韻母在單用時，其起首之 w 多有變為 v 的（不過這個 v 比英法的 v 用力較輕些，吐氣較少些），例如「蛙，爲，穩，望」，讀 va, uei, uen, vanq 而不讀 wa, wei, wen, wanq。但「烏」「我」則不變，仍讀 wu, wo，而不讀 vu, voo。還有，前拚聲母的都不變。那變了的，有時候又因為和別的音相連的影響而復原的。若一一照音去拚，不但過於瑣屑，而且這樣一辦，在聲調拚法上要生出許多麻煩來，學習和記憶，都要感到極大的不便，所以 G. R. 還是一律用 u 或 w 而不用 v。

因為二十六字母中的 v 和 x 兩母，G. R. 不拿牠們來拚音（國語中加入的外國語和方言除外，因為屬於這兩類的都

應該照牠們的原字寫，照牠們的原音讀。不適用 G, R. 的拼音條例)，故即利用牠們來做疊字的符號：疊字可以用 x 替代，如 Chingchingdi (輕輕的) 可寫作 chingxdi, chorngchorngdyedye (重重疊疊) 可寫作 chorngxdyex；疊兩個字的可以用 xv 替代，如 laujiah laujiah (勞駕勞駕) 可寫作 laujiah xv。

凡動詞及象聲之詞，都用基本形式。有些極常用的字，其讀音因上下文的影響而不一律的，如「不」字「一」字之類，亦可用基本形式，以趨簡易，且可畫一。關於此事及類乎此事者尙當另行詳細規定。

幾個字母拚在一塊兒，有些可以合讀爲一個音，也可以分讀爲兩個音：列如 shian，可以讀一個音爲「先」，也可以讀兩個音爲「西安」；yai 可以讀一個音爲「崖」，也可以讀兩個音爲「牙醫」。凡這類拚音，中間若無連號分開，都應讀一個音，所以 shian 和 yai 一定要讀「先」和「崖」；若「西安」和「牙醫」則一定要用連號分開作 Shi-au 和 ya-i。又如 yihann 可以有「議案」和「遺憾」兩讀，fanann 可以有「翻案」和「發難」兩讀，chauran 可以有「潮安」和「超然」兩讀，那沒有連號的一定要讀「議案」、「翻案」和「潮安」，而「遺憾」、「發難」和「超然」則一定要用連號分開作 yi-hann, fa-nann 和 chau-ran。因爲 G, R. 規定，凡一個詞，應該照 G, R. 中有的拚法儘長裡讀下去。shian 雖然可以有「先」和「西安」兩

讀，可是這樣排列的五個字母拚在一起，G. R. 是有這拚法的，那麼，儘長裏讀下去，自然要讀到 n 才是到了盡頭，所以這拚法一定要讀「先」。yihann 從 y 儘長裡讀下去，自然要讀到 h 才是到了盡頭，所以一定要讀「議案」。(若把第一音儘長裏讀到盡頭，而這下面的幾個字母不成爲 G. R. 的一個拚法的，當然不適用這條規定。例如 nanguay，第一音儘長讀到盡頭，應該到 g，但這下面的 uay，在 G. R. 中僅是一個韻母，前面若無聲母，是不成爲一個拚法的；所以這個詞不能照 nang-uay 這樣分開，應該看牠的全體，儘長裏讀，照 nan-guay 這樣分開爲「難怪」二音。)

一九二七，二，六，寫完。

附 錄
國語羅馬字音節分韻表

a

Y a 啊	ar 嘎	aa	ah 阿
ㄅY ba 巴	bar 拔	baa 把	bah 罷
ㄆY pa 趴	par 爬	paa ○	pah 怕
ㄇY mba 媽	ma 麻	maa 馬	mah 罵
ㄉY fa 發	far 罰	faa 法	fah 法(國)
ㄊY da 搭	dar 達	daa 打	dah 大
ㄋY ta 他	tar ○	taa 塔	tah 獭
ㄌY nha ○	na 拿	naa 哪	nah 那
ㄍY lha 拉	la 刺	laa 喇	lah 辣
ㄎY ga 咎(見)	gar 嘎	gaa 左(雜子)	gah (嘎)他
ㄑY ka 咖	kar 卡	kaa 卡	kah 喀
ㄒY ha 哈	har 蝦(蟆)	haa 哈(巴狗)	hah 呷
ㄓY ja 渣	jar 闌	jaa 賤	jah 詐
ㄔY cha 差	char 茶	chaa 賒	chah 岔
ㄕY sha 殺	shar 陰	shaa 傻	shah 煞
ㄖY tza 叻	tzar 雜	tzaa ○	tzah ○
ㄗY tsa 擦	tsar ○	tsaa 礫(牀兒)	tsah ○
ㄘY sa 仁	sar 糝(山東)	saa 洒	sah 颯
ㄙY la 鴉	ya 牙	yea 雅	yah 亞
ㄨY lhia ○	lia ○	lea 倆	liah ○
ㄩY jia 家	jya ○	jea 賈	jiah 嫁
ㄨY chía 搯	chya 卡	chea 卡	chiah 洽

TIY shia 蝦	shya 霞	shea ○	shiah 下
XY ua 蛙	wa 娃	woa 瓦	wah 襪
《XY gua 瓜	gwa ○	goa 寡	guah 褂
ㄅXY kua 誇	kwa ○	koa 佻	kuah 胯
ㄆXY hua 花	hwa 華	hoa ○	huah 話
ㄇXY jua 抓	jwa ○	joa 爪	juah ○
ㄏXY chua 歛	chwa ○	choa ○	chuah ○
ㄏXY shua 刷	shwa ○	shoa 耍	shuah ○

ai

ㄞ ai 哀	air 呆	ae 矮	ay 愛
ㄟ bai 罍	bair 白	bae 擺	bay 拜
ㄟ pai 拍	pair 牌	pae 排(子車)	pày 派
ㄟ mhai ○	mai 埋	mae 買	may 賣
ㄟ dai 獸	dair ○	dae 歹	day 待
ㄟ tai 胎	tair 台	tae ○	tay 太
ㄟ nhai ○	nai ○	nae 乃	nay 耐
ㄟ lhai ○	lai 來	lae ○	lay 賴
《ㄟ gai 該	gair ○	gae 改	gay 蓋
ㄟ kai 開	kair ○	kae 楷	kay 儻
ㄟ hai 哈	hair 孩	hae 海	hay 害
ㄟ jai 齋	jair 宅	jae 窄	jay 債
ㄟ chai 釵	chair 柴	chae 冊	chay 螫
ㄟ shai 篩	shair ○	shae 色	shay 晒
ㄟ tzai 災	tzair ○	tzae 宰	tzay 在
ㄟ tsai 猜	tsair 才	tsae 採	tsay 菜
ㄟ sai 腮	sa'r ○	'sae ○	say 賽

ㄟ	iai ○	yai 崖	yeai ○	yay ○
ㄨㄞ	uai 歪	wai ○	woai 歪	way 外
ㄍㄨㄞ	guai 乖	gwai ○	goai 拐	guay 怪
ㄎㄨㄞ	kuai ○	kwai ㊄	koai 歪	kuay 快
ㄏㄨㄞ	huai ○	hwai 懷	hoai ○	huay 壞
ㄐㄨㄞ	juai 拽	jwai ○	joai 踉	juay 拽
ㄑㄨㄞ	chuai 搥	chwai 搥	choai 搥	chuay 搥
ㄑㄨㄞ	shuai 擗	shwai ○	shoai 甩	shuay 帥

an

ㄢ	an 安	arn ○	aan 俺	ann 岸
ㄅㄢ	ban 班	barn ○	bean 板	ban 拌
ㄆㄢ	pan 潘	parn 盤	paan ○	pann 判
ㄇㄢ	mhan 顛	man 瞞	maan 滿	mann 慢
ㄉㄢ	fan 翻	farn 煩	faan 反	fann 飯
ㄊㄢ	dan 單	darn ○	daan 胆	dann 蛋
ㄊㄢ	tan 攤	tarñ 痰	taan 毯	tann 炭
ㄋㄢ	nhan ○	nan 男	naan 蝻	nann 難
ㄌㄢ	lhan ○	lan 欄	laan 懶	lann 爛
ㄍㄢ	gan 干	garn ○	gaan 趕	gann 幹
ㄎㄢ	kan 刊	karn ○	kaan 砍	kann 看
ㄏㄢ	han 酣	harn 含	haan 喊	hann 汗
ㄐㄢ	jan 占	jarn ○	jaan 展	jann 站
ㄑㄢ	chan 搥	charñ 蟬	chaan 產	chann 讖
ㄑㄢ	shan 山	sharn ○	shaan 陝	shann 扇
ㄒㄢ	rhan ○	ran 然	raan 染	rann ○
ㄑㄢ	tzan 簪	tzarn 咱	tzaan 攢	tzann 贊

ㄊㄢ	tsan 參	tsarn 蚕	tsaan 慘	tsann 燦
ㄊㄢ	san 三	sarn ○	saan 傘	sann 散
ㄩㄢ	ian 烟	yan 嚴	yeann 演	yann 硯
ㄅㄩㄢ	bian 邊	byan ○	bean 扁	biann 變
ㄆㄩㄢ	pian 偏	pyan 便(宜)	pean 騙	piann 片
ㄇㄩㄢ	mhan 搵(透)	mian 棉	mean 免	miann 面
ㄉㄩㄢ	dian 顛	dyan ○	dean 點	diann 店
ㄊㄩㄢ	tian 天	tyan 田	tean 忝	tiann 搵
ㄋㄩㄢ	nhian 薦	nian 年	nean 攆	niann 念
ㄌㄩㄢ	lhian ○	lian 連	lean 臉	liann 練
ㄐㄩㄢ	jian 兼	jyan ○	jean 減	jiann 見
ㄑㄩㄢ	chian 牽	chyan 鉗	chean 遣	chiann 欠
ㄒㄩㄢ	hian 掀	shyan 閒	shean 險	shiann 現
ㄩㄢ	uan 彎	wan 完	woan 碗	wann 萬
ㄉㄨㄢ	duan 端	dwan ○	doan 短	duann 斷
ㄊㄨㄢ	tuan 湍	twan 團	toan 墮	tuann 冢
ㄋㄨㄢ	nhuan ○	nuan ○	noan 暖	nuann ○
ㄌㄨㄢ	lhuan ○	luan 鸞	loan 卵	luann 亂
ㄍㄨㄢ	guan 官	gwan ○	goan 管	guann 慣
ㄎㄨㄢ	kuan 寬	kwan ○	koan 款	kuann ○
ㄏㄨㄢ	huan 歡	hwan 還	hoan 緩	huann 換
ㄐㄨㄢ	juan 專	jwan ○	joan 轉	juann 傳
ㄑㄨㄢ	chuan 穿	chwan 船	choan 喘	chuann 串
ㄒㄨㄢ	shuan 栓	shwan ○	shoan ○	shuann 澗
ㄣㄨㄢ	rhuan ○	ruan 孺	roan 軟	ruann ○
ㄊㄨㄢ	tznan 鑽	tzwan ○	tzoan 纂	tzuann 賺

ㄒㄩㄢˊ	'sian 揅	tswan 攢	tscan ○	tsuann 竄
ㄨㄢˊ	suan 酸	swan ○	scan ○	suann 算
ㄩㄢˊ	iuān 冤	yuan 圓	yeuan 遠	yuann 院
ㄌㄩㄢˊ	lhuan ○	liuan 擘	leuan 變	liuann ○
ㄐㄩㄢˊ	jiuan 捐	iyuan ○	jeuan 捲	jiuann 眷
ㄑㄩㄢˊ	chiuan 圈	chyuan 拳	cheuan 犬	chiuann 勸
ㄒㄩㄢˊ	shuan 軒	shyuan 玄	sheuan 選	shiuann 炫

ang

ㄤ	ang 臆	arng 昂	aang ○	anq 盎
ㄅㄤ	bang 幫	barng ○	baang 綁	banq 棒
ㄆㄤ	pang 兵	parng 旁	paang 榜	panq 胖
ㄇㄤ	mhang ○	mang 忙	maang 莽	marq ○
ㄉㄤ	fang 方	farng 房	faang 仿	fanq 放
ㄊㄤ	dang 當	darng ○	daang 擋	danq 當
ㄊㄤ	tang 湯	tarng 堂	taang 躺	tanq 燙
ㄓㄤ	nhang ○	nang 囊	naang 囊	nanq 囊
ㄌㄤ	lhang ○	lang 郎	laang 朗	larq 浪
ㄍㄤ	gang 剛	garng ○	gaang 港	ganq 槓
ㄎㄤ	kang 康	karng 扛	kaang 慷	kanq 抗
ㄏㄤ	hang 夯	harng 杭	haang ○	hanq ○
ㄗㄤ	jang 張	jarng ○	jaang 掌	janq 滄
ㄘㄤ	chang 昌	charng 長	chaang 廊	chanq 唱
ㄑㄤ	shang 商	sharng ○	shaang 賞	shanq 上
ㄖㄤ	rhang ○	rang 穰	raang 嚷	ranq 讓
ㄆㄤ	tzang 儻	tzarng ○	tzaang ○	tzanq 葬
ㄑㄤ	tsang 倉	tsarng 藏	tsaang ○	tsanq ○

ㄨㄤ	sang 喪	sarng ○	saang 噤	sanq 喪(失)
ㄩㄤ	iang 央	yang 羊	yeang 養	yang 樣
ㄣㄩㄤ	nhiang ○	niang 娘	neang ○	nianq 釀
ㄩㄤ	jiang 姜	jyang ○	jeang 講	jianq 降
ㄑㄩㄤ	chiang 腔	chyang 強	cheang(勉)強	chianq 噲
ㄒㄩㄤ	shiang 香	shyang降(服)	sheang 嚮	shianq 向
ㄨㄤ	uang 汪	wang 王	woang 枉	wanq 旺
ㄓㄨㄤ	juang 莊	jwang ○	joang 莢	juanq 壯
ㄔㄨㄤ	chuang 窗	chwang 牀	choang 闖	chuanq 創
ㄕㄨㄤ	shuang 雙	shwang ○	shoang 爽	shuanq 雙(生)

au

ㄞ	au 凹	aur 放	ao 襖	aw 奧
ㄨㄞ	bau 包	baur 薄	bao 飽	baw 抱
ㄨㄞ	pau 拋	paur 袍	pa 跑	paw 炮
ㄇㄞ	mhau 貓	mau 毛	mao 卯	maw 帽
ㄉㄞ	dau 刀	daur ○	dao 島	daw 到
ㄊㄞ	tau 掏	taur 桃	tao 套	aw 套
ㄋㄞ	nhau 撓	nau 撓	nao 腦	naw 鬧
ㄌㄞ	lhau 撈	lau 勞	lao 老	law 滂
ㄍㄞ	gau 高	gaur ○	gao 稿	gaw 告
ㄎㄞ	kau 尻	kaur ○	kao 考	kaw 靠
ㄏㄞ	hau 蒿	haur 豪	hao 好	haw 號
ㄐㄞ	jau 招	jaur 着	jao 找	jaw 照
ㄑㄞ	chau 抄	chaur 潮	chao 吵	chaw 鈔(票)
ㄒㄞ	shau 梢	shaur 勺	shao 少	shaw 紹
ㄩㄞ	rhau ○	rau 饒	rao 擾	raw 繞

ㄖㄨㄥˊ	tzau 精	tzaur 鑿	tzao 早	tzaw 造
ㄗㄨㄥˊ	tsau 操	tsaur 曹	tsao 草	tsaw 糙
ㄙㄨㄥˊ	sau 臊	saur ○	sao 掃	saw (害)臊
ㄣㄨㄥˊ	iau 腰	yau 搖	yeau 咬	yaw 要
ㄅㄨㄥˊ	biau 標	byau ○	beau 表	biaw 鱧
ㄆㄨㄥˊ	piau 飄	pyau 嫖	peau 殍	piaw 票
ㄇㄨㄥˊ	mhiau ○	miau 苗	meau 秒	miaw 廟
ㄉㄨㄥˊ	diau 刁	dyau ○	deau 屛	diaw 吊
ㄊㄨㄥˊ	tiau 挑	tyau 條	teau 挑	tiaw 跳
ㄋㄨㄥˊ	nhiau ○	niau ○	neau 鳥	niaw 尿
ㄌㄨㄥˊ	ihiau 撩(起)	liau 撩	leau 隙	iaw 料
ㄐㄨㄥˊ	jiu 交	jyau 嚼	jeau 絞	iaw 叫
ㄑㄨㄥˊ	chiau 敲	chyau 橋	cheau 巧	chiaw 俏
ㄒㄨㄥˊ	shiau 嗒	shyau 學	sheau 曉	shiaw 校

e

ㄝ	e 痲	er 訛	ee 惡(心)	eh 餓
ㄉㄝ	de 的	der 德	dee ○	deh ○
ㄊㄝ	te 它	ter ○	tee	teh 特
ㄋㄝ	ne 呐	ne ○	nee ○	neh 訥
ㄌㄝ	lhe 勅	le ○	lee ○	leh 樂
ㄍㄝ	ge 歌	ger 格	gee 葛	geh 個
ㄎㄝ	ke 科	ker 咳	kee 可	keh 課
ㄏㄝ	he 喝	her 和	hee ○	heh 賀
ㄐㄝ	je 遮	jer 折	jee 者	jeh 這
ㄑㄝ	che 車	cher ○	chee 扯	cheh 撤
ㄒㄝ	she 奢	sher 蛇	shee 捨	sheh 設

日ㄝ	rhe ○	re ○	ree 惹	reh 熱
ㄈㄝ	tze ○	tzer 則	tzee 怎(麼)	tzeh 仄
ㄗㄝ	tse ○	tser ○	tsee ○	tseh 測
ㄙㄝ	se ○	ser ○	see ○	seh 澀
ㄩㄝ	ie 耶(穌)	ye 爺	yee 也	yeh 夜
ㄩㄝ	bie 罷	bye 別	biee 瘧	bieh 篋
ㄨㄝ	pie 撇(開)	pye ○	piee 撇	pieh ○
ㄇㄝ	mhie 畔	mie ○	miee ○	mieh 滅
ㄉㄝ	die 爹	dye 疊	diee ○	dieh ○
ㄊㄝ	tie 貼	tye ○	tiee 鐵	tieh 帖
ㄋㄝ	nhie 捏	nie ○	niee ○	nieh 聶
ㄌㄝ	lhie 咧	lie 咧	liee 咧(開)	lieh 列
ㄐㄝ	jie 街	jye 潔	jiee 解	jieh 介
<ㄑㄝ	chie 切(斷)	chye 茄	chiee 且	chieh 怯
ㄒㄝ	shie 歇	shye 鞋	shiee 寫	shieh 械
ㄩㄝ	ue 約	ype ○	yeue ○	yueh 月
ㄗㄝ	nhue ○	niue ○	neue ○	niueh 虐
ㄌㄝ	lhue ○	liue ○	leue ○	liueh 略
ㄐㄝ	jiue 厥	jiue 決	jeue 蹶	jiueh ○
<ㄌㄝ	chiue 缺	chyue 穰	cheue ○	chiueh 確
ㄒㄝ	shiuue 靴	shyue 學	sheue 雪	shiuueh 穴

ei

ㄟ	ei ○	eir ○	eei ○	ey 欸
ㄟ	kei 杯	beir 白(山東)	beei 北	bey 貝
ㄟ	pei 胚	peir 培	peei ○	pey 配
ㄟ	n hei ○	mei 梅	meei 每	mey 妹

ㄈㄢ	fei 非	feir 肥	feei 匪	fey 費
ㄉㄢ	dei 得(山東)	deir ○	deei 得	doy ○
ㄓㄢ	nhei ○	nei ○	neei 餒	ney 內
ㄌㄢ	lhei 勒	lei 雷	leei 累	ley 累
ㄍㄢ	gei ○	geir ○	geei 給	gay ○
ㄏㄢ	hei 黑	heir ○	heei 黑(豆)	hey ○
ㄐㄢ	jei ○	jeir	jeei ○	jey 這(單數)
ㄑㄢ	shei ○	sheir 誰	sheei ○	shey ○
ㄗㄢ	tzei ○	tzeir 賊	tzeei ○	tzey ○
ㄘㄢ	sei 塞	seir ○	seei ○	sey ○
ㄨㄢ	wei 威	weir 唯	weei 偉	wey 胃
ㄉㄨㄢ	duei 堆	dwei ○	doei ○	duey 對
ㄊㄨㄢ	tuei 推	twei 頹	toei 腿	tuey 退
ㄍㄨㄢ	guei 歸	gwei ○	goei 鬼	guey 貴
ㄑㄨㄢ	kuei 虧	kwei 葵	koiei 傀	kuey 愧
ㄏㄨㄢ	huei 灰	hwei 回	hoei 毀	huey 會
ㄐㄨㄢ	juei 追	jwei ○	joei ○	juey 綴
ㄒㄨㄢ	chuei 吹	chwei 槌	chcei ○	chuey (鼓)吹
ㄑㄨㄢ	shuei ○	shwei 誰	shoei 水	shuey 睡
ㄉㄨㄢ	rhuei ○	ruai 蕤	roei 蕊	ruai 瑞
ㄑㄨㄢ	tzuei 堆	tzwei ○	tzoei 嘴	tzuey 罪
ㄗㄨㄢ	tsuei 催	tswei ○	tsoei 璀	tsuey 脆
ㄘㄨㄢ	suei 雖	swei 隨	soei 髓	suey 歲

ei

ㄟ ei ○

eri 而

eeri 耳

eiri 二

en

ㄥ	en 恩	ern ○	een ○	enn 摠
ㄅ	ben 奔	bern ○	been 本	benn 笨
ㄆ	pen 噴	pern 盆	peen ○	penn 噴
ㄇ	mhen 閤	men 門	meen ○	menn 閤
ㄏ	fen 分	fern 墳	feen 粉	fenn 份
ㄨ	nhen ○	nen ○	neen ○	nenn 嫩
ㄍ	gen 根	gern 根	geen ○	genn 艮
ㄎ	ken ○	kern ○	keen 肯	kenn 袞
ㄏ	hen ○	hern 痕	heen 很	henn 恨
ㄐ	jen 真	jern ○	jeen 枕	jenn 振
ㄑ	chen 琛	chern 沉	cheen 疹	chenn 趁
ㄑ	shen 伸	shern 神	sheen 審	shenn 慎
ㄒ	rhen ○	ren 人	reen 忍	renn 認
ㄑ	tzen 簪	tzern ○	tzean 怎	tzenn 譚
ㄑ	tsen 參(差)	tsern 岑	tseen ○	tsenn ○
ㄑ	sen 森	sern ○	seen ○	senn ○
ㄑ	uen 溫	wen 文	woen 吻	wenn 問
ㄑ	duen 敦	dwen ○	doen 蕩	duen 頓
ㄑ	tuen 屯	twen 屯	toen 忖	tuenn 褪
ㄑ	lhuen 倫	luen 倫	loen ○	luenn 論
ㄑ	guen ○	gwen ○	goen 滾	guenn 棍
ㄑ	kuen 昆	kwen ○	koen 緬	kuenn 困
ㄑ	huen 昏	hwun 魂	hoen 混(亂)	huenn 混
ㄑ	jiən 肺	jwen ○	joen 準	juenn ○
ㄑ	chuen 春	chwen 純	choen 蠢	chuenn ○

ㄆㄨㄥˋ	shuen ○	shwen ○	shoen 吮	shuenn 順
ㄅㄨㄥˋ	rhuen ○	ruen ○	roen ○	ruenn 閩
ㄆㄨㄥˊ	tzuen 遵	tzwen ○	tzoen 擲	tzuenn 俊
ㄘㄨㄥˋ	tsuen 村	tswen 存	tsoen 付	tsuenn 寸
ㄉㄨㄥˋ	suen 孫	swen ○	soen 損	suenn 遜

eng

ㄨㄥ	eng 翰	erng ○	eeng ○	eng ○
ㄅㄨㄥ	beng 崩	berng 甬	beeng 繡	benq 躡
ㄆㄨㄥ	peng 烹	perng 朋	peeng 捧	penq 碰
ㄇㄨㄥ	mheng 曠(曠)	meng 濛	meeng 猛	manq 夢
ㄈㄨㄥ	feng 風	ferng 逢	feeng ○	fenq 奉
ㄉㄨㄥ	deng 燈	derng ○	deeng 等	denq 凳
ㄊㄨㄥ	teng 琴	terng 疼	teeng ○	tenq ○
ㄋㄨㄥ	nheng ○	neng 能	neeng ○	nenq 弄
ㄌㄨㄥ	lheng ○	leng 楞	leeng 冷	lenq 陵
ㄍㄨㄥ	geng 庚	gerng ○	geeng 梗	genq 更
ㄎㄨㄥ	keng 坑	kerng ○	keeng 肯	kenq ○
ㄏㄨㄥ	heng 噤	herng 橫	heeng ○	henq 橫
ㄨㄥ	jeng 蒸	jerng ○	jeeng 整	jenq 正
ㄐㄨㄥ	cheng 稱	cherng 成	cheeng 逞	chenq 秤
ㄑㄨㄥ	sheng 升	sherng 繩	sheeng 省	shenq 剩
ㄒㄨㄥ	rheng 扔	renq 仍	reeng 扔	renq ○
ㄗㄨㄥ	tzeng 增	tzerng ○	tzeeng ○	tzenq 贈
ㄘㄨㄥ	tseng 噲	tserng 層	tseeng ○	tsenq 贈
ㄉㄨㄥ	seng 僧	serng ○	seeng ○	senq ○
ㄨㄥ	ueng 翁	weng ○	woeng ○	wenq 瓊

l	i 衣	yi 移	yii 椅	yih 意
ㄌ	li 逼	byi 鼻	bii 比	bih 避
ㄨㄛ	pi 批	pyi 皮	pii 疋	pih 譬
ㄇ	mhi 味	mi 迷	mji 米	mih 蜜
ㄉ	di 低	dvi 敵	dii 抵	dih 地
ㄊ	ti 梯	tyi 題	tii 體	tih 替
ㄋ	nhi ○	ni 泥	nii 你	nih 膩
ㄌ	lhi ○	li 離	lii 裏	lih 利
ㄨㄛ	ji 鷄	jvi 急	jii 幾	jih 寄
<	chi 欺	chvi 奇	chii 起	chih 氣
ㄊ	shi 希	shvi 習	shii 喜	shih 戲
in				
ㄌ	in 因	yn 銀	yiin 引	yinn 印
ㄌ	bin 賓	bvn ○	biin 稟	binn 鬢
ㄨㄛ	pin 拚	pvn 貧	piin 品	pinn 牝
ㄇ	mhin ○	min 民	miin 敏	minn ○
ㄋ	nhin ○	nin 愆	niin ○	ninn ○
ㄌ	lhin ○	lin 林	liin 廩	linn 吝
ㄨㄛ	jin 金	jvn ○	jiiin 緊	jinn 近
<	chin 侵	chvn 勤	chiin 寢	chinn 唸
ㄊ	shin 欣	shvn 尋	shiin 佻	shinn 信
ing				
ㄌ	ing 英	yng 營	yiing 影	yinq 硬
ㄌ	bing 兵	byng ○	biing 餅	bing 並
ㄨㄛ	ping 乒	pyng 平	piing ○	ping 聘

ㄇㄩㄥ	mhing ○	ming 名	ㄇㄩㄥ	茗	ㄇㄩㄥ	命
ㄉㄩㄥ	ding 丁	dyng ○	ㄉㄩㄥ	頂	ㄉㄩㄥ	定
ㄊㄩㄥ	ting 聽	tyng 停	ㄊㄩㄥ	挺	ㄊㄩㄥ	聽
ㄋㄩㄥ	nhing ○	ning 甯	ㄋㄩㄥ	搯	ㄋㄩㄥ	候
ㄌㄩㄥ	lhing 鈴	ling 鈴	ㄌㄩㄥ	領	ㄌㄩㄥ	令
ㄐㄩㄥ	jing 經	j yng ○	ㄐㄩㄥ	景	ㄐㄩㄥ	鏡
ㄑㄩㄥ	ching 輕	chyng 晴	ㄑㄩㄥ	頃	ㄑㄩㄥ	慶
ㄒㄩㄥ	shing 興	shyng 行	ㄒㄩㄥ	醒	ㄒㄩㄥ	序

iu

ㄩ	iu 迂	yu 魚	ㄩ	雨	yuh 玉
ㄩ	nhiu ○	niu ○	ㄩ	女	niuh 鯉
ㄩ	lhui ○	liu 驢	ㄩ	旅	liuh 慮
ㄩ	jiu 居	jyu 局	ㄩ	舉	jiuh 句
ㄩ	chui 區	chyu 劬	ㄩ	取	chiuh 去
ㄩ	shiu 虛	shyu 徐	ㄩ	許	shiuh 序

iun

ㄩ	iun 氫	yun 云	ㄩ	允	yunn 韻
ㄩ	lhun ○	liun 淋(濕)	ㄩ	○	liunn ○
ㄩ	jiun 均	jyun ○	ㄩ	窘	jiunn 郡
ㄩ	chun 遂	chyun 羣	ㄩ	○	chiunn ○
ㄩ	shun 薰	shyun 尋	ㄩ	○	shiunn 訓

ㄨ	o 喔	or 哦	oo 噯	oh ○
ㄨ	bo 玻	bor 伯	boo 跛	boh 播
ㄨ	po 坡	por 婆	poo 叵	poh 破
ㄨ	mho 模	mo 磨	moo 抹	moh 磨

ㄈㄛ	fo ○	for 佛	foo ○	foh ○
ㄐㄛ	io (喔) 唷	yo ○	yeo ○	yoh 藥(山東)
ㄨㄛ	uo 窩	wo ○	woo 我	woh 臥
ㄉㄨㄛ	duo 多	dwo 奪	duoo 躲	duoh 惰
ㄊㄨㄛ	tuo 拖	two 駝	tuoo 妥	tuoh 唾
ㄋㄨㄛ	nhuo ○	nuo 挪	nuoo ○	nuoh 糯
ㄌㄨㄛ	lhuo 囉	luo 螺	luoo 裸	luoh 絡
ㄍㄨㄛ	guo 鍋	gwo 國	guoo 果	guoh 過
ㄎㄨㄛ	kuo ○	kwo ○	kuoo ○	kuoh 闊
ㄏㄨㄛ	huo 豁	hwo 活	huoo 火	huoh 貨
ㄐㄨㄛ	juo 桌	jwo 酌	juoo ○	juoh ○
ㄑㄨㄛ	chuo 戮	chwo ○	chuoo ○	chuoh 綽
ㄕㄨㄛ	shuo 說	shwo ○	shuoo ○	shuoh 朔
ㄌㄨㄛ	rhuo ○	ruo 揆(移)	ruoo ○	ruoh 若
ㄊㄨㄛ	tzuo 噉	tzwo 昨	tzuoo 左	tzuoh 坐
ㄊㄨㄛ	tsuo 搓	tswo 嗟	tsuoo 勝	tsuoh 錯
ㄊㄨㄛ	suo 唆	swo 索(性)	suoo 瑣	suoh ○

ong

ㄉㄨㄥ	dong 東	dorng ○	doong 懂	dong 動
ㄊㄨㄥ	tong 通	torng 同	toong 統	tong 痛
ㄋㄨㄥ	nhong ○	nong 農	noong ○	nonq 弄
ㄌㄨㄥ	lhong ○	long 龍	loong 攜	lonq 弄
ㄍㄨㄥ	gong 公	gorng ○	goong 拱	gonq 共
ㄎㄨㄥ	kong 空	korng ○	koong 恐	konq 空
ㄏㄨㄥ	hong 轟	horng 紅	hoong 哄	honq 闕
ㄐㄨㄥ	jong 中	jorng ○	joong 種	jonq 種

ㄗㄨㄥ	chong 冲	chong 虫	chocng 寵	chong 銃
ㄨㄥ	rhong ○	rong 容	roong 宄	rong ○
ㄩㄥ	iong 雍	yong 庸	yeong 勇	yong 用
ㄩㄥ	jiong 桐	jiyong ○	jeong 窘	jieng
<ㄩㄥ	chiong 穹	chyong 窮	cheong ○	chiong ○
ㄊㄩㄥ	shiong 兄	shiyong 雄	sheong ○	shiong 兇

OU

ㄨ	ou 歐	our ○	oou 藕	ow 漚
ㄨ	pou ○	pour 掬	poou 剖	pow ○
ㄨ	mhou ○	mou 謀	moou 某	mow 袤
ㄨ	fou ○	four 苜	foou 否	fow ○
ㄨ	dou 都	dour ○	doou 斗	dow 豆
ㄨ	tou 偷	tour 頭	toou ○	tow 透
ㄨ	nhou ○	nou ○	noou ○	now 耨
ㄨ	lhau 樓	lou 樓	loou 樓	low 漏
ㄨ	gou 鈞	gour ○	gcou 狗	gow 夠
ㄨ	kou 握	kour ○	koou 口	kow 扣
ㄨ	hou 駒	hour 猴	hoou 吼	how 後
ㄨ	jou 周	jour 軸	joou 肘	jow 咒
ㄨ	chou 抽	chour 愁	choou 醜	chow 臭
ㄨ	shou 收	shour 熟	shoou 手	show 受
ㄨ	rhou ○	rou 揉	roou 糝	row 肉
ㄨ	tzou 鄒	tzour ○	tzooou 走	tzow 揍
ㄨ	tsou ○	tsour ○	tsouu ○	tsow 湊
ㄨ	sou 搜	sour ○	soou 撒	sow 嗽
ㄨ	iou 憂	you 油	yeou 有	yow 又

ㄉㄧㄡˊ	diou 丟	dyou ○	deou ○	diow ○
ㄋㄧㄡˊ	niou 妞	niou 牛	neou 扭	niow 謬
ㄌㄧㄡˊ	liou 溜	liou 留	leou 柳	liow 六
ㄐㄧㄡˊ	jiou 糾	jyou ○	jeou 九	jiow 舊
ㄑㄧㄡˊ	chiou 蚯	chyou 求	cheou 糗	chiow ○
ㄕㄧㄡˊ	shiou 休	shyou ○	sheou 朽	shiw 袖

u

ㄨ	u 烏	wu 吾	wuu 五	wuh 務
ㄅㄨˊ	bu 不	bwu 醜	bau 補	buh 布
ㄅㄨˊ	pu 鋪	pwu 葡	puu 譜	puh 舖
ㄇㄨˊ	mhu ○	mu 模(樣)	muu 母	muh 墓
ㄈㄨˊ	fu 夫	fwu 服	fuu 府	fuh 付
ㄉㄨˊ	du 督	dwu 毒	duu 賭	duh 渡
ㄊㄨˊ	tu 禿	twu 圖	tuu 土	tuh 吐
ㄋㄨˊ	nhu ○	nu 奴	nuu 努	nuh 怒
ㄌㄨˊ	lhu(哩)嚙	lu 爐	luu 魯	luh 路
ㄍㄨˊ	gu 姑	gwu ○	guu 古	guh 故
ㄎㄨˊ	ku 枯	kwu ○	kuu 苦	kuh 庫
ㄏㄨˊ	hu 呼	hwu 糊	hau 虎	huh 戶
ㄐㄨˊ	ju 豬	jwu 竹	jau 主	juh 住
ㄑㄨˊ	chu 初	chwu 除	chuu 楚	chuh 處
ㄕㄨˊ	shu 書	shwu 贖	shuu 暑	shuh 數
ㄉㄨˊ	rhu ○	ru 如	ruu 乳	ruh 入
ㄉㄨˊ	tzu 租	tzwu 族	tzuu 組	tzuh ○
ㄊㄨˊ	tsu 粗	tswu 狙	tsuu ○	tsuh 醋
ㄊㄨˊ	su 蘇	swu 俗	suu ○	uh 糊

y

ㄩ jy 知

ㄚ chy 吃

ㄛ shy 詩

ㄜ rhy ○

ㄝ tzy 資

ㄞ tsy 雌

ㄟ sy 絲

jyr 直

chyr 池

shyr 十

ry ○

tzyr ○

tsyr 詞

syr ○

jyy 只

chyy 齒

shyy 使

ryy ○

tzyy 籽

tsyy 此

syy 死

jyy 治

chyh 翅

shyh 事

ryh 日

tzyh 字

tsyh 次

syh 四

參考書目

漢字改革論文選——蕭迪忱編，三角，

濟南山東省民教館出版。

國音常用字彙——國語統一會編，六角，

商務出版。

國語模範讀本——黎錦熙編，三角，中華出版

最後五分鐘——趙元任譯，七角，中華出版

國語羅馬字疑問解答——王玉川寫，一角，

濟南山東省民教館發售。

新文字先鋒隊——五分，濟南省民教館出版

新文字拼音表——王玉川編，在印刷中。

民衆國語課本——蕭迪忱編，在印刷中。

初版：民國 廿四年 十一月

選者：蕭 迪忱

定價：實售 大洋 二角

發行：濟南 省民教館 發行處

印刷：濟南 同生 印刷局

